

隨 佛 行道

第四輯



隨佛禪師著
Bhikkhu Vūpasama

隨佛禪師簡介

隨佛禪師 Bhikkhu Vipassana 為華人，出家於優婆塞師承分別說系銅鉢部緬甸僧團，為緬甸傳承雷迪大師禪法之 Baddanta Zagara Bhiwuntha 長老的弟子。現為中華、美國、馬來西亞、澳洲、歐洲原始佛教會導師、臺灣內覺禪林及紐約、馬來西亞等地之中道禪林導師，相近共學為奉守原始佛法的「中道僧團」。

禪師對於佛教教法的探究與實踐，主要是「依佛教最古老之經法傳承，還原釋迦佛陀教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之原貌。」自 2008 年起已還原、重現隱沒近二千三百年之「依六處分位」的「十二因緣法」、「十二因緣觀」之九種禪法、「修七覺分，次第成就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之「一乘菩提道」。

禪師弘法化眾唯以經教、禪法，不定居一處，既不食魚、肉，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錢財，也無有「專為僧人管理金錢供養、買辦事宜的『淨人』」。

目前著作、出版與即將出版：

- 《原隨佛陀的人》2005
- 《不食肉與慈心之道》2005
- 《相應菩提道次第》2008
- 《嫉妒的覺知與止息》2011
- 《原始佛教之證悟及開展》2012
-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畫》2014
- 《正覺人生的規劃與落實》2014
- 《十二因緣法經法原說略講》2014
- 《淨土真義》2014
- 《突破困難的智慧與方法》2014
- 《原始佛教之界定》2014
- 《七覺分統攝佛教一代聖教》2015
- 《相應菩提道次第綱要》2015
- 《三昧念佛彌陀禪》2015
- 《三昧念佛彌陀禪儀軌》2016
- 《隨佛行道》第 1~3 輯 2016~2019
- 《阿育王變造佛教之史探》上 2017
- 《十二因緣之原說與奧義》上 2018

隨
佛
行
道

第四輯



隨佛禪師著
Bhikkhu Vūpasama

隨佛禪師簡介

隨佛禪師（Ven. Bhikkhu Vūpasama Thera）為華人，出生於臺灣，自 1972 年開始修學佛法，信奉大乘菩薩道，懷抱出家利世的志向。1985 年遠離現實的佛教圈，轉念做居家護法弟子，專注於經營事業。1989 年農曆正月 22 日，自行領悟了佛法的真實義，捨棄一切宗派學說，開始公開弘揚「因緣法」。隨後，出家於緬甸僧團，剃度師是承續雷迪大師（Ven. Ledi Sayadaw C.E. 1846~1923）禪法及道場系統，仰光 Nagahlinggu kalaywatawya Monastic Education Centra 僧院住持、緬甸僧伽會秘書長、榮譽會長的 Ven. Baddanta Jāgrābhivamsa 大長老。

1996 年起，隨佛禪師在臺灣創立「依經，不依論」的中道僧團及內覺禪林，堅決守持「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也無有「為僧人收受、管理金錢供養的淨人」，過著不定居一處的遊化生活。

2002 年，隨佛禪師受到印順導師針對印度初期佛教的研究啟發，傾力探究「第一次經律結集」集成之



〈七事修多羅〉的真實內容，目的是「從佛教傳承的最古老教義中，探尋 釋迦佛陀的真實教法，致力於經法、禪法及道次第之原說的還原、闡揚與實踐」。

隨佛禪師深入探究印度史獻及現代佛教學術研究成果，並對照南、北三藏典籍，根據「依史探教，去論歸經，依經治經，以事證經」的準則，終於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整治還原了「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之〈七事修多羅〉的原說。自此，隱沒已長達 2280 年的 釋迦佛陀原說教法，終於再次的顯現在人間。

隨佛禪師還原〈七事修多羅〉的真實內容，重新整治、還原了「五陰、六處、生死繫縛、苦、輪迴、解脫、涅槃」的定義與內容，並重建「因緣法、因緣觀、四聖諦、四念處、八正道、七解脫、五根、五力、四神足」的原貌與修證次第，回歸 釋迦佛陀的親說教法。依此，現今佛教得以重新立足於「緣起」的直觀認識論，修正「無常、苦、空、無我」的否定認知法，徹底去除阿育王時代至今的教法訛誤，回歸原始佛教的傳承。

原始佛教的教法、禪法、修證道次第、聖者典範的

定義及內容，根本性的不同於阿育王以後的印度部派佛教，也不同於現今的南傳佛教，更不同於公元前後創新發展的「大乘菩薩道」。

自 2006 起，隨佛禪師以各地華人為基礎，建立奉行原始佛教、堅持「不受取金錢戒」的中道僧團，並陸續在臺灣、美國、馬來西亞、澳洲、歐洲、印度創辦「原始佛教會」，戮力在世界各地推展「原始佛教復興運動」。

隨佛禪師推展的「原始佛教復興運動」，主要有三項要點：

一、回歸「緣起」的認識論與「四聖諦」的解脫教說，提倡「緣起四諦為本」的人間佛教。

二、承續 佛陀的利世精神，推展「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煩惱」的人間佛教。

三、傳揚「此時、此處、此生為重」的佛法，達成「正道生活與人間解脫通貫無礙」的人間佛教。

2018 年，隨佛長老不僅迎奉 1898 年於迦毘羅衛城之比普羅瓦佛塔考古出土的 釋迦佛陀真身遺骨入臺永住，也為華人社會建立了「原始佛教比丘、比丘尼的法脈傳承」。

隨佛長老強調：原始佛教是 釋迦佛陀的佛教，釋迦佛陀的佛教是人間佛教，藉由「原始佛教」的推展與落實，可以為逐漸式微的華人佛教，注入澎湃、昌盛的生命力。

如《增壹阿含》〈等見品〉（三經）：「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來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達。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

傾力當前的可及、可行

人多懷有理想、期待，

理想、期待的內容，

多是現前無有、不可及，

卻寄望未來可有、可及。

當期待於未來，

未來又不可確知，

當前必是患得、患失，

處在焦慮、徬徨的煎熬。

若要臆想、期待未來，

不如盡力於現在，

專注於現前可及、可行，

必能所做成辦，

踏實、充實的開展今天。

當有美好的今天，

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才是務實活在現在的人生。

當思：

射中期待的靶心是多有困難，

總會患得患失、苦樂交煎；

傾力當前的可及、可行，

即可百發百中。

活著必需日日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唯有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及困境，

過生活，開展人生，才成為可能。

未來！畢竟無法事前確知。

任何對未來的推度、估算，

終究只是假設，

無法確立真正的信心及勝算。

面對未來！

無人有真正的信心及勝算，

也無法依靠信心與勝算。

若要解決問題，

必須先有困境如何發生、如何滅的智見，

即可智見轉變、解除困境的因緣，

正是解決困境、開展人生的正道。

縱使具足正道的智見，

實踐正道之後，

未來將會如何……

畢竟無法事前全然確知，

無法依靠信心、勝算，

作為實踐正道的動力。

決心！

具足正道智見之後，

有用的是決心，

戮力實踐正道、解決問題，

朝向開展人生、度越煩惱的決心，

佛法稱為正志。

正見後的決心，

正見後的正志，
是實踐的推動力。

當思：

跨越困境，開展人生，
不是依靠信心與勝算，
是有困境如何起、滅的智見，
傾力於度越之道的決心。



目次

6 作者簡介

11 卷首：傾力當前的可及、可行

壹・人際關係

27 一時的心情 VS. 長久的信賴

33 不要將自己的灑脫建築在別人的負擔上

35 你會合理化別人對你的傷害行為嗎？

39 什麼財富值得我們用生命去追求？

43 耕耘身邊的善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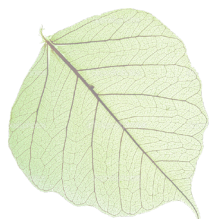
45 經營美好生命的入手處

貳・身心困境

51 虛榮的虛妄

53 信念 vs 心情





- 55 走出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
- 59 如何跨越情感障礙？
- 61 「原諒」是感情狀態，不是道德表現
- 63 切勿自卑
- 65 平懷看待 不需期待
- 67 活著要做什麼？
- 71 隨佛長老給中道青年團學人的慈悲關懷
- 75 珍惜、善用生活中的「有」

參・人間法語

- 83 視人生為學習，必離得失憂苦
- 85 傾力當前而解脫當前
- 87 有務實實際、傾力現前的決心
- 89 解脫！原本即是解決問題
- 91 因緣智慧的正确努力
- 95 修行不是特定活動，是日常生活
- 97 生活當盡力，不用有壓力

- 101 做現在勝過做自己
103 念當前的好
105 跨越困境，開展人生

肆・學法與修行

- 111 「心念」佛教微電影比賽
隨佛長老獲邀頒獎致詞之內容
113 隨佛禪師對太極門師徒之講話
117 在生活中綻放智慧的光芒
高雄音樂會長老致詞
129 如何將原始佛法用在生活
對法工之訓勉
135 誠實的面對現實、面對自己
143 「迎奉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大典」
隨佛禪師致詞內容
147 天堂與地獄何在？



- 153 人生之成功、痛苦與感動
- 161 正確認識佛法，人生才能受益
- 163 世界很大！
- 165 中道的生活
- 169 努力在今天，不擔憂明天

伍・人間行道

- 175 因緣與業
- 187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
- 193 原始佛法對宗教信仰的看法與立場
- 197 看清平等與差別的智慧，
何來糾結、貪婪、苦惱？
- 215 影響發生的世間，
只有可能性，而無有確定性
- 219 出家生活的挑戰
- 221 僧團的意義與可貴

231 佛陀、阿羅漢對於經驗的人、事，
是否沒有好壞、香臭、美醜等覺知及感受？

241 從美國大選看：
人類日漸遺忘的謙虛、警策與自制

陸• 回首漫長與艱難的光明路

249 菩薩道、猶豫、報應、諸天示應

311 卷尾：善用「當前的有」

附錄

- 314 護佛真身，護佛舍利，建佛塔寺，永住台灣
- 319 護持功德
- 320 非營利組織 關懷兒童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 322 中道僧團簡介
- 323 原始佛教會簡介
- 324 聯絡各地共修處
- 328 提供法寶流通據點
- 329 原始佛教會網路資訊
- 330 參與護法方式



人 際 關 係



一時的心情 VS. 長久的信賴

心情是一時！

多數只是一時的感覺，

不要當作事實及長久的真實。

我們必須知道一件簡單的事：

如果生活相處的人，

是心地不好的人，

是品德不好的人，

是對人不懷好意的人。

不論這人對我們有多麼的好，

我們要與這人一起生活嗎？

這個心地不好的人，

不論對我們是如何的好。

我們要相信他嗎？

反過來：

如果共同生活相處的人，

是心地良好的人，

是品德良好的人，

是對人心懷善意的人。

即使這個人與我們相處，

有時會發生一些不愉快，

我們要與這個人一起生活嗎？

人與人相處，

長期生活在一起，

一定會有不愉快的經驗。

這都是正常的事！

最重要的事，

不是生活有時會不開心！

是互相之間有沒有善意？

如果彼此之間沒有善意，

一定不要在一起！

如果彼此有善意，

可以努力相處、生活。

我們會發現：

愛他！

有時會氣他，

有時會拒絕、阻止他，

有時會罵他，

有時會討厭他的一些言語及作法。

不過，

不論如何氣他、拒絕他、討厭他，

心裏還是愛他！

不論是夫妻、親子、師徒、朋友……

相愛的人會互相生氣，

相愛的人也會互相拒絕。

相愛、相互保護的人，

有時也會相互討厭。

這都是正常事！

我們不要為了生活瑣事，

在生氣中以為對方不愛我，

在討厭中以為自己不愛他。

情緒會蒙蔽理智，

也會讓自己做出錯誤的判斷。

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

是情緒可能讓我們離開愛我們的人，

讓我們遠離關懷、呵護我們的人，

讓彼此友善、相愛的人走上遺憾的路！

心情，必需體諒！

情緒，不值得相信！！！！

千萬要記得：

若是一群良好的人，

是互相都有善意的人，

也是互相照顧、保護的人。

這事很重要，

絕對不要放棄！

世上有數不清的人，

不停的尋找這份幸福。

當我們放棄，

有人隨即將這份幸福擁入懷抱！！！

加油！！！



不要將自己的灑脫 建築在別人的負擔上

師父很慶幸此生能夠回歸 佛陀的正法，親自品嚐到法的真滋味。所以好言勸諸位法友：「好好的珍惜生命，不要浪費人生。」從小，師父就是個對生命很認真的人，不會隨隨便便、嘻嘻哈哈，也不喜歡浪費時間與人講廢話。

人生是一個掙扎的過程，活著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人生的過程裏，本來就該認真面對、全力以赴，沒有這種認識的人，肯定是個糊塗人。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對生命認真的態度，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以致於活得一點都不灑脫。師父告訴你：你可以活得這麼灑脫，是因為你身邊有一群沒辦法灑脫的人幫著你。師父說的是？還是不是？若不是你身邊有一群生活很不輕鬆的人陪著你、護著你，你真的以為你活著可以輕鬆？你未免太幼稚了！人生本來就不是簡單事，所以，不要將自己的灑脫、

輕鬆，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與負擔上面。

生命要自己承擔，人生要自己負責，不論是修行或者是做人做事，這都是基本的生活態度。

諸位法友，你想要貢獻社會嗎？想要奉獻生命給其他的生命嗎？很好！不要讓自己成為別人的負擔，這就是你的第一份貢獻，就是生活本該有的態度。所以，諸位法友，你想修行嗎？先認真的生活再說吧！

※ 本文擷取自隨佛禪師講述《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部分內容。



你會合理化別人對你的 傷害行為嗎？

與人相處，我們自己的心理要先健康，需知道：人家對我們好是情份，人家對我們普通是正常和本份；並且要了解：一個人不可能做到愛天下人，可以做到的是「對人保有善意」。要愛天下人，這不是正常的事，但對人保持善意是高尚的事。不去想你做不到的事，去做你可以做到的事，這樣子學佛就不會覺得困難，反之，肯定超困難。

再者，佛教喜歡講“天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其實這句話很不正常，理由何在呢？有人做了不當及不義的事對你造成傷害，你沒有勇氣去抗拒，反而阿Q式的告訴自己：「這是我前輩子欠他的，他傷害我是應該的」，把傷害你的人合理化了。

都已經被對方傷害了，不僅提不起勇氣拒絕對方的傷害，還自我合理化說：「他欠我錢不還、他惡性倒債，這是在向我討前世的債，我沒辦法跟他要。」

甚至於不只自我合理化，還自認為這樣很高貴、很有修行，因為不與人計較。殊不知其實這是扭曲、不健康的心理。

更何況，傷害你的那個人根本不認為自己不對，也不覺得需要被你原諒，但是你卻一廂情願的說「我原諒他」，你這樣的原諒，他一點都不會感動，他只會輕視你、繼續欺負你。想想：如果傷害我們的人，不覺得自己有甚麼不當，也未曾請求原諒，這不正代表：他不認同也不需要被原諒，不是嗎？在此情況之下，我們並不需要原諒對方，因為沒有人能夠原諒一個沒有錯的人，對嗎？

不論對方是否認錯、悔過，我們都必須讓自己的人生更好。如何做呢？方法有兩種：一、如果可能，讓對方付出應當承擔的責任與代價。這不是為了報復，而是避免姑息養奸；二、如果沒辦法，盡快開始經營新的人事、環境、工作，讓新生活美好、自己更好。這絕對好過流連在舊傷痛裏。當我們被人推倒在地之後，最重要的事，不是抱怨、報復甚至傷害對方，也

不是要求對方認錯及原諒對方；此時最重要、最好的事，絕對是從地上站起來。

我們不必原諒不願認錯的人，也不須忘記傷害我們的人；但我們必須學會放過自己，不要因為不甘心，便一直活在舊傷痛中，反而放棄美好的今天。切記！最重要、最可貴的人與事，絕對不是那個傷害我們的人與事，應當是如何讓今天過得更好、讓自己更好。對嗎？

人生的智慧之一，是許多問題不用解決也可以，因為有其他更重要、更有用的事要做。

※2019年8月22日，隨佛禪師於臺北中道禪院週四課程的開示



什麼財富 值得我們用生命去追求？

什麼財富值得我們用「生命」去追求？是錢嗎？房子嗎？妻兒嗎？這些固然很重要，但不至於得抵上寶貴的生命；那到底什麼才是真正值得我們用生命去追求的財富呢？

我們活了一輩子，常常忘了許多重要的事情。我們常選擇性的忘記「我們身邊的人都會死、我們也會死」這件重要的事。我們花太多時間想「所要的事情」，以及現在「所享受的事情」，直到某些事情在我們眼前發生了，才又被提醒、記起這件遺忘的事。

然而，諸位是否發現，在被提醒的那一刻，即使我們禁不住的害怕，擔心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同時，卻也湧現出一股想要伸出援手幫忙的力量。同情心與同理心讓我們能夠感同身受，並且激發出自己生命的力量，使我們克服恐懼，面對困難與危險。這種寶貴的生命力量不是伴隨著欲望，而是出自

於對生命感同身受的體會。

諸位，我們每天努力工作賺錢，但是你並沒有獨享財富，而是買房、買車，照顧親人和朋友，不停的分享財富給所有我們在乎的人，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到底在乎什麼？其實，自始至終我們只在乎一件事情，即是「證明自己生命的價值，以及表現出對生命的熱愛」。

值得我們用生命去追求的財富，絕對不是有形的物質，也不是權勢地位，那正是生命本身。我們盡一生的生命，努力一輩子想要賺取的財富即是生命本身。金錢與權勢都只是個途徑，我們是藉由這些途徑關懷周邊的生命，感受到生命的愛及自己生命的價值。我們可以忘記身邊的人會死，可以忘記自己也會死，其實那並不重要，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會死。最重要的是「在死亡之前，盡全力關懷我們周邊的生命」。

事實上，不管你有沒有信仰宗教，你已經在做這件事了。你每天努力工作，分享所賺到的財富給父母、朋友、妻兒，偶爾你生起同情心，也分享給其他的鯨

寡孤獨或宗教、社會的公益團體。你一直都關懷著生命，只是有時候會忘記「生命會死」，所以你得趁大家還活著，認真做這件事，做我們本來就在做的事。

※2016 年中秋夜，隨佛長老在吉林聖佛寺為僧眾、法友以及附近鄉親們開示。



耕耘身邊的善緣

因緣法的生法，使人明白一件事：出生不是開始，死亡不是結束。

對因緣法的生法如實知見的人，了解：這輩子的出生不是開始，這一生的死亡不是結束，生命不是臨時攤位。有這樣的真知灼見時，對於生命，將能產生一種堅定的信仰，不致於有所謂臨時擺攤的心態：反正明天就撤攤了，今天能訛就訛、能騙就騙。必定不會如此，而是會珍惜與所有生命的善緣。

因為即使因緣再怎麼改變，彼時的他我已不是此時的他我，不能稱為「我遇到你、你遇到我」，但因緣還是會交錯。因此，多耕耘善緣，不要有無謂的糾結，要學會尊重生命、珍惜人生！

修學佛法，知見與信仰並行不悖，兩者同等重要，唯有如此，才能經得起逆境的壓迫考驗與恐懼；也經得

起順境的歡愉與誘惑。切記！切記！

※2020 年 11 月 8 日，隨佛長老於臺北中道禪院〈週日共修〉的開示。



經營美好生命的入手處

經營美好生命的入手處，就在：「傾力現前，不求完美，事事可善」十二個字上。

傾力現前——即於現前，盡力而為。面對現前需要處理的事，想著該如何做才能利多弊少，讓自己得利，別人也得利？

為什麼自他都要得利呢？比方說：一棵樹，樹根捉住土壤，水土不流失就能鞏固樹根；而樹的根系越廣大，根邊的土壤越穩固，這棵樹就會長得越好。每個人和其人際關係，好比是樹的根系和樹根抓住的土一般，人際關係越廣，機會就越多。我們與周圍人們之間，互相得利的關係越安定，雙方的人生才能越開展。

是故，「自利利他」乃是在務實的態度與作為之中，達到人生最高效率的一種方法，這與道德或宗教的宏旨無關。相信做生意的人最能了解，公司和客戶雙方

都必須有利可圖，因此在金錢和利益的分配上，必須雙方都能夠接受，生意方能做成。商場經營是如此，生命經營也是如此，懂得經營生命績效的人，肯定會讓雙方都能得利。因此，「自利利他」即是發展人生效率達至最大及最穩固利益的行為準則。

經營美好的生命，除了傾力現前、自利利他之外，另外還要懂得「不求完美」。眼前需要處理的事，已盡力處理了；但必須心知肚明：即使盡力處理這件事，它仍不可能完美、必會有所不足，也必定會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只要大致可以接受即可。因此，盡力做該做的事，但不需求完美。

人與人之間相處，若能明白「不求完美」，整個人會豁然開朗，轉活了！舉凡那些「這裏不足、那裏不足，這裏不合我的意、那裏不合我的意，這個不值得我要……」等等，終於不再是問題和困擾；轉變成「這裏雖然差一點，那裏雖然不足一點，但我還可以接受，值得我好好珍惜。」如此，日子肯定好過多了。

比如說，有些人找對象，一定要找到自己滿意的

人，對方的家世、學歷、外貌都要符合一定的條件，最好是嫁個豪門或者娶到千金小姐。然而，很多人不能了解的情境是：當你遇到這樣的一個對象之後，你在他面前會很容易自卑，最後變成你對他很滿意，但卻對自己不滿意；或者是他對我非常滿意，我對他不滿意。請問：這樣的日子你要過嗎？而且這種關係鐵定不會長久！因此，人必須學會：雖然互相對對方不滿意，但在必要的地方能互相接納。這樣就夠了。

當我們傾力現前、不求完美時，將會發現：人生事事皆不錯，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好幸福。所以，經營美好生命的要訣，在這十二個字：傾力現前，不求完美，事事可善。

※2020年7月11日，隨佛長老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原始佛教》系列講座單元一〈重啟聖教〉的開示。



身 心 困 境



虛榮的虛妄

人們的生活安定之後，不再滿足於「只是活著」，還需要自我的延伸，因此告訴自己：活著還不夠，還必須活得比其他人的好。而這正是虛榮。

簡單一句話，虛榮就是「我比你好」，基督教視此種心態為人類的原罪之一。

佛法講因緣緣生，緣生法都是獨一無二，沒有重複性。因緣不斷流轉，世間沒有相同的兩件事物，即使勉強比較，也不能全然代表。

例如這顆西瓜比那顆重，不能代表這顆西瓜比那顆好，重量不能代表西瓜的所有特性；再如此花比彼花美，即便真是如此，也不能表示此花比彼花好。諸法因緣生，沒有勝、等、劣的問題。

從因緣的事實來看，虛榮是不必要的。人們大都

喜愛得到讚美、害怕遭人批評，然而，在修行上，人不能虛榮，也不必害怕不如人、害怕被人否定，因為再美好的事物，都會遭人評價。評價只是看法，並非真實，就隨人說去吧！不必因為他人的評價，便讓自己的生命很糾結。你只能憑著良知，盡力而為。

一盆花擺在那裏，從某一個角度欣賞最美，其他的角度便不太好，不美的角度鐵定比美的角度更多。所以，你勿需活在「害怕不如人、害怕被人否定」的糾結當中。如果你不能看透這層道理，終其一生，你將為虛榮所困。

※2017年2月12日，隨佛禪師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佛法即禪法》的開示。



信念 vs 心情

人在年輕的時候，總有很多的理想，面對事情時，往往很在乎是否符合自己的理想，為此，不免心情亦很多！但是，愈成熟的人，愈不會依心情來看待生活。

生活，不僅需要信念，也需要務實、實際的作為。必須認真看待人生怎麼走，不能任憑心情左右。雖然人生沒有不變的事情，但若心情起伏過大，終究是不舒服。

「信念」讓人生過得像季節，「心情」則會讓人生過得像天氣。跨越人生靠的是「信念的堅持」，雖然信念如季節般會有變化，但可以調適；心情是天天都有，每日、每週、每月都不同，若遷就心情，則生活將如同「天氣」般變幻不定，且無所適從。

雖然「季節」有變化，但可以調適，跨越人生靠的即是「信念的堅持」。心情是天天都有，每月、每週都不同，遷就心情則生活如同「天氣」。

不管雨下多大，有多涼快，都不可把當前的夏天，誤當為秋天，否則會脫節現實。心情難免有，但不必太當真；反之，信念則是要堅持下去。

內心能夠安定，人生路才走得下去！

我們需要走什麼路？若要度過人生，重要的是「方向」，不是固定不移的路。生活總是難以預期及多變，只有堅持信念及方向，走過的路，即是朝向光明的路。

人要有信念——朝向光明的信念！如同樹在生長過程中，必會經歷陽光，也會經歷風雨，但只要往光明的方向生長就好。

師父祝福大家天天朝向光明。

※2016 年春，隨佛禪師為上海青年法工群開示。



走出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

每個人都有故事，成長過程不一定順遂，有些人因此會抱怨，認為自己現在這個樣子，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草原上，一陣風吹起，隨著風起，花的種子、草的種子、樹的種子，隨風飄蕩，直到風止了，種子落下，不論落在何處，就在落下的地方，開始發芽生長。這就像我們，我們不能選擇父母，不能選擇出生的家庭和環境。

這些植物開始成長，有的養份充足，有的陽光充足，有的養份、陽光、水份都不足，但是他們都努力的讓自己生長，從種子慢慢的發芽、長苗，好不容易的接觸到陽光，不停的向上生長——生長在陽光底下。

但你必須明白，當你長到一個階段，開始長出葉

子迎向陽光的時候，從那刻開始，你要不要往陽光處生長，那就是你的事，你就不能再怪那陣風了。明白嗎？也就是說，當我們知道，成長經歷可能讓我們產生了性格障礙、想法障礙或是其他的什麼障礙時，你自己得要懂得調整，就這麼回事！那是你的事了，不要怪誰。

有的人因為小時候缺少什麼，然後窮此一生就一直找、一直找——在找彌補。他不明白的是，小時候所缺的，不一定是成年後人生的必要。十八歲前缺少的，不見得是十八歲後的必要，那麼是要彌補什麼呢？他全然不知。當一個人不停的在找內心想要的彌補，他人生往後的歲月，就等於不斷的在重複歷史的傷痛，也因此讓自己形成了所謂的性格障礙，情感上一直在傷痛處跳針。

就像那棵樹苗，迎向陽光生長，你也要認真的朝陽光生長，不再回顧過去，這即是佛法所說的「提起，才能放下！」把今天的努力，用來作為明天的基礎，人生才能開展；反之，把今天所有的努力，用來彌補過去的不足，人生不會更好。

每一個人過去都有不足，成年以後，如果不斷的用今天去彌補過去的不足，事實上，那是一種感情上的不獨立或者不健康，才需要不停的彌補感情上的空洞。我們要了解，當一個人抱著彌補自己的心態，就表示他一直認定自己不健全，反之，當一個人改變想法，不再覺得自己需要彌補什麼，從那一刻起，那個人就健全了。

你的今天，不是忙著彌補過去，而是做好今天，準備迎接明天，這樣你肯定不會覺得缺少甚麼。從沒有缺少甚麼的今天開始，絕對好過我今天總是欠五百萬，是吧？每個人的每個今天，都覺得自己從零開始，稍微做一點就能加分；反之，今天是用來彌補過去，你的今天總是在負債。每天都是負債的心理，這樣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健全。※

※2020年7月9日，隨佛長老於臺北中道禪院開示。



如何跨越情感障礙？

「因過往經驗造成的情感障礙，該如何跨越呢？」
這個問題，心理學家有他們的專業和方法，師父的看法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個人在童年成長階段，經歷了某些經驗，之後只要一「沒有什麼」或「有什麼」，即會感到焦慮不安，在心裡形成一種深刻的印記；長大之後，他還是重複那個模式，遇到「有什麼」或「沒有什麼」即不安。五、六歲遭遇那樣的經驗，因為年幼、不懂事，有那樣的反應，可以被理解；但是長大之後，還是同樣的反應，就未免太糟了。

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招數！現在就要「越故意」☒☒「我倒是要看看「沒有這個」或「有這個」我會不會死？」結果當然沒死，人還是好好的，幾次下來，人將如一尾活龍，重新活過來！

所謂的童年創傷經驗，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你就膽子大一點，試試看會怎麼樣。所有的成長都一樣，無非就是「你不要跑，你去做，就成長了！」否則，講再多也沒有用。

要幫助一個人跨越情感障礙，或許前面一小段時間，是需要溫暖、溫和的勸發和引導；接下來，就要施出鐵腕手段。人生苦短，實在不能一遇障礙就跳針。

※2020年7月9日，隨佛長老於臺北中道禪院週四課程的開示。



「原諒」是感情狀態， 不是道德表現

「傷心」和「怨恨」都是感情受創的反應；「原諒」也是感情的一種表現，它是在情感的創傷平復之後，所表現出來的感情狀態。然而不幸的是，許多人將原諒當作是道德的表現，站在道德的角度，輕率地要求受害者：「你真的要原諒他」、「你不要不原諒他」，造成受害者心理上的二度傷害。

社會上經常出現這類例子，受害者身心承受巨大的傷痛，某些團體卻自認超然，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呼籲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應該原諒加害者。事實上，這根本弄錯焦點問題了！

將仇恨當作不道德，將原諒當作道德，如同是把西瓜當冬瓜，基本上是認知的嚴重扭曲，其結果是：一個情感受到傷害的人，你指責他不道德；要求一個感情受創的人，必須瞬間呈現感情平復的狀態，以符合道德。這不是很荒謬嗎？

想想看，受害者失去至親，是何等的傷痛！他們的傷心和憤恨，都是人之常情；可是卻被指責為不道德，認為他們不應該恨，心中有恨就代表不道德。這都是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評價和要求的結果。

我們不宜勉強別人「原諒」，原不原諒是感情問題，俗話不是說「感情不能勉強」嗎？當一個人感情的創傷比較平復了，你問他：「這件事情你還恨嗎？」他說：「我釋懷了，不恨了。」那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當初感情的激盪和緩淡化，他已經可以原諒了。這是情感的度越，只能自然的呈現，別人勉強不來的。

※2020年7月11日，隨佛長老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重啟聖教〉講座之開示。



切勿自卑

如果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毫無用處、什麼都不是，是一個做不了什麼事的人，或者認為自己是一個卑微的人，這不是謙虛，而是自暴自棄。

我們不偉大，也不需要偉大；我們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我們只是有優點而已。同樣的，我們不是卑賤，只是有缺點、有不足而已。平懷看待自己，有優點、有缺點，有現在的能、有現在的不能。蓋任何的能都是「現在能」，而不是「一輩子能」；所有的不能，只是「現在不能」，而不是「一生都不能」。只要能這樣看待自己，我們就是一個健全的人。能健全的看待自己，就會在現在做一個健全的、端正的人，勇敢的面對生活。

一個人的自信，不全是來自於勝任經驗。人只要過得踏實，不需要勝任經驗，也能夠很有自信。所以不要整天想著成功，成功不是生命的必要，最重要的是踏實。一個人只要踏實，他不需要成功，就可以活得很好。

如何方能活得踏實？請問：你有認真活在現在嗎？今天的能，傾今天之力去能；今天的不能，就只是今天不能，不代表明天我們一樣不能。每天傾力而為，活在此時此刻，內心自然就踏實了。

有些人一開始做事，就先告訴自己：「這個我不行，那個我做不到」，試都還沒試過，就覺得自己不行，這是典型的沒自信。如果你曾經在某件事情上失敗過，努力了卻做不到，你說「我不行」，這是正常的反應。但是你要知道：過去的你是不行，那現在行不行呢？你要努力了再說，也許今天跟昨天不一樣。

我們不需要偉大，只要今天有今天的優點，今天能就好了，而且我們在別人面前一定有所不能，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自己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會有所不能，這很正常，不要自己糾結，如是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正常的人。然後你就有信心，可以努力做你可以做的，再重新找回自己，因你有健全的自信，然後努力於你的今天，不要自暴自棄，你一定能夠脫胎換骨。

※2016年10月8日隨佛禪師在吉林聖佛寺的開示。



平懷看待 不需期待

現實的人間，是不免於愚痴、貪欲、瞋恚不斷的顯現。

對愚痴、貪欲、瞋恚時時呈現的人間，可以「期待」什麼？

可以期待在沙漠中看到一株玫瑰？或許，在沙漠可能看到玫瑰，但大多不會是「期待下看到的經驗」。如果有此期待，一定會有失望；如果無有此期待，一定不會有失望或驚喜。

先不談解脫，我們是要失落的人生？或是要驚喜的人生？這可由自己選擇。

若「不期待」現實世界是如何，必不會覺得世界是不如「期待」。反之，若因為覺得不如「期待」，必會因失落而感到疲憊、厭倦；因為不如「期待」，所以我

們捨棄、遠離。在此情形下，不管如何的厭棄、遠離、棄捨，實際是未曾離開「期待」，也不會真正遠離「失落及苦惱」半步。

若「不期待」現實世界是如何，自能在人間的順境、逆境，既能盡力當前，也能平懷看待的不厭倦、不放逸！因為不期待，所以不會為了「合乎期待」而生喜樂，也不會為了「不合乎期待」，而心生憂懼。

如何在生活取捨？不隨期待、欲求而取捨！只隨智見當前緣起，盡力做現在能做的事。如何放下？已沒這個問題。因為隨正念、隨正見，盡在當前的行正道，已經「提起正道」而「放下偏執」了！如此，即無有如何放下的問題。

※2013 年 2 月 28 日臺北中道禪院周年法慶隨佛長老開示。



活著要做什麼？

「活著要做什麼？」有些年輕人真的有此疑惑，不知道自己活著要做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社會教育、宗教信仰、家庭背景都會給你一套答案，甚至你研讀的一堆學說也會給你答案。就在接觸的眾多答案中，你讓自己有了「我要做什麼」的答案。你的心中有個答案浮現，你認為自己該做什麼，但是要做的時候，卻覺得動能不足、電力不夠，內心有猶豫，好像做不下去。理智上認定是這個答案，感情上卻不認同。

到底活著要做什麼？真的不清楚！事實上，不要去想這個問題，這不是你的問題，這會讓你掉進深坑，你不妨去想另一個問題，請問：你是不是活著？

沒錯，我們是活著，活在今天、活在現在、活在此處，這是事實！這跟什麼宗教、社會、家庭都沒有關

係。現在，就在此因緣，有沒有你活在此處、此因緣下的問題？有沒有活在這個因緣底下你需要開展的生活空間？解決問題、開展生活空間的當中有很多人事的糾結，要不要處理？

活著就做這三件事：解決問題、開展生活、處理內心的糾結煩惱。不用去想「我活著要做什麼？」你就做這三件事，處理這三件事，不是因為信仰或意識形態的關係，是因為這就是現實。

至於要做到什麼程度？盡力去做，用現有的條件與資源盡力去做！要解決問題，但問題不一定都得解決；要開展人生，但沒有說一定要開展到什麼程度；要處理煩惱，但不一定要處理到都沒煩惱。這個答案，不是來自於別人，而是你自己面對自己的明白。

與其問「活著要做什麼」？倒不如問「活在今天的必要是什麼」？當你這麼做，你將會活得很踏實。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努力之後的結果如何，是根本沒有機會努力。一個認真的人，他的生命肯定是辛勞

的，這種辛勞絕不是勞碌，是認真於生命，願意了解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狀況。修行是修正看待自己的方式，與改變對待別人的態度，你的思惟會決定你的反應，該爭取的事要認真的經營、努力與把握，如果努力了不能成，那也沒遺憾了。

※2017年6月20日，隨佛禪師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週二課程的開示。



隨佛長老給中道青年團學人的 慈悲關懷

你們是青年學人，針對你們的狀況，師父要提醒你們三件事：

第一件事：不論你是結婚或是單身都好，你對自己的人生要有強烈的責任意識，這一點非常重要。責任也是一個人自覺的一部分，一個人有充分的自覺，便會很有責任感，而第一份責任即是對自己的責任，能自我要求：「我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若能這樣想，表示他是有自覺意識的人，此人的責任感一定會很強。

有自覺意識的人必定會問自己：「我這一生是為了什麼而活著？我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底下？我必須面對什麼？必須做的是什麼？不能逃避的是什麼？」其實佛法教的也是這些，這是身為「人」對自己的自覺意識。

人只要活著就有許多責任，每天眼睛睜開就必須

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需求，面對人我之間的相處與往來、合作與競爭。每個人都要活，都得設法生存下來，然而機會不一定都有，我們必須努力去爭取適合自己的機會。萬一這個機會沒拿到，你得趕緊調整自己，再去爭取另一個機會，就像水一樣，水一路向下流，遇到阻礙的時候，就另外找出路。我們活著就是每天認真的扛起自己的責任，把自己照顧好，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

第二件事：真在落實責任的時候，你一定要了解：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能力學了就有，能力學不完），而是要懂得隨機應變。

很多人做事情的時候，總是三心二意，做這個又想著那個，或者擔憂未來會如何。依現在的選擇去猜想未來若干年後的事，是自找麻煩；用過去或現在的經驗去推測未來的事，是自找死路。你想想看，用已知推測未知，所得到的會是已知還是未知？人類的心理模式是害怕面對未知的恐懼，因此人們很容易陷入思想迷徑，用已知去度量未來，藉此安撫內心的不安和恐懼。這也導致了越有想法與能力的人，越不想失敗；越不想失敗

的人，反而越不知道做什麼，只要想到未來可能失敗，就做不下去。形同陷入一個打陀螺的狀態。

你有自覺的責任感，可是當你要做的時候，卻陷入這種困境，你該怎麼辦呢？你要懂得隨機應變。我們不必在現在去推想將來，我們要做的是隨機應變。隨機應變的意思是：現在碰到有什麼困難，要隨機應變去努力解決問題；現在碰到有什麼好的機會，要隨機應變去把握、去珍惜、去努力，這即是「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比預知將來更有意義、更重要，隨機應變才實際可及。我今天必要做什麼，我今天就做。明天呢？我也會隨機應變！任何情況都得隨機應變，每次都是視狀況調整做法。

一個人不要愛上自己的意見，就好像生意人不要愛上自己的投資。大時局不適合的時候，你還抱著它，這便是你自己有問題。原先的想法或投資策略是配合當時的舊情況，新的情況不再是這樣，之前的想法或策略不再合用，我們便得跟著調整改變，讓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妥善的棋，這樣你就贏了。堅持走同一步棋，說

好聽點是你這個人很堅持，但事實上是你固執己見，不合時宜。千萬不要愛上自己的想法，實際做事時不可以這個樣子。

第三件事：人生最美好的不是成敗得失，而是在奮鬥過程當中經歷的樂趣。活著的每一天我們需要什麼？少不了要喝水、吃飯、睡覺，以及柴米油鹽醬醋茶、與人互動往來、與人合作或競爭，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生活元素。當我們在經營這些「需要」的時候便是在「做事」，但是大部分的人習慣把「做事」當作「工作」。「做事」與「工作」是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一種是把做事當做「工作」、把跟人往來當做「應酬」；一種是認為「做事」就像睡覺一樣，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跟人往來也像喝水一樣，是每天必要的一部分。請問哪一種想法會讓你活得比較快樂一點？肯定是後者；哪一種比較合乎實際？也是後者。

每天都有少不了的需要，都有必須去處理的事，如果我們把「做事」當做「工作」，你便會覺得自己每天都躲不開工作，每一天都跟做牛做馬一樣，就變成一

輩子必須工作到死，你的內心基本上就是做勞工的心態。或者，把跟人交往當做應酬，覺得人活著都要虛假演戲、說謊騙人，覺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為你這樣的想法，所以活得很累，讓你一輩子離不開「工作和應酬」。若能換個方式想，我們做事便是做事，並非做勞工的心態，我們就是很認真活在自己生命道路上的人。

把「做事」當做「工作」看待，還會帶給你許多負面的影響，你會煩惱工作的得失成敗、薪水是多是少；萬一工作不順利，難免覺得很挫折、鬱悶，如此下來，你生活的力量不可能源源不斷。雖然你會碰到各式各樣的人，但是因為心態是應酬，你只想碰到對你有用、能幫助你成功的人，如果不是，慢慢你對人也沒興趣了。若你受困於這樣的想法，將明明是活著自然該做的事，變成一輩子要工作和應酬，不免陷在成敗得失和人的恩怨糾葛之中，失去生命的動力。

若我們不把「做事」當做是「工作」，你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心境。什麼心境呢？我的人生不論做什麼都是一種學習，而且是一種情趣。不論做事或者跟人交

往，都是在解決人生活著的需要與責任。做事基本上是一種樂趣，無論面對的是順境還是逆境；跟人交往不是應酬，那是生活中的情趣，有了這些人陪伴，生活才有意思！如此一來，不管你怎麼過，你都能過得很起勁！

人的一生實在不能用成敗得失富貴貧賤來評價幸福。幸福的人生沒辦法用成敗得失富貴貧賤來評價，成敗得失不能取得幸福，當你們明白這件事情，單身、結婚、有沒有小孩，不過就是生活的過程。

這三件事很寶貴，你腦筋轉過來，那這輩子你就會很有力量，就能開始過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2018年9月22日中秋前夕，隨佛長老於北投內覺禪林對中道青年團青年們的開示。



珍惜、善用生活中的「有」

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才是現實、才是重點。但是，大部分的人整天在想「無」，想著自己的「沒有」，活在一大堆的心情中，經常煎熬自己。不僅不重視現在「有」什麼，也不知道：現在「有甚麼」才是實際的重點。

不管我們現在是幾歲，剩下的時間，只在睜眼（白天）與閉眼（睡著）之間了。過不了多久，這一生可能就結束了。況且，每個人都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有人能例外。

重點及可貴之處是：在短短的幾十年人生中，若有任何機會，都應該好好珍惜、掌握與努力。因為，人生最重要的是過程，經歷了什麼才最真實。珍惜在今天，努力之後，即不會有遺憾。

可惜，人們往往是：「有」的時候不知要珍惜，

對於「無」，卻是「心有千千結」。尤其是在人與人的相處上，我們花太多的時間在抱怨「無」、期待「無」能變「有」！反之，花太少的時間珍惜「有」、感謝「有」，並且面對當前實際的「有」。人生有太多的問題與煩惱，都是在此。我們應該多看現前的「有」，多善用當前的「有」，走出「無」的繫縛及煎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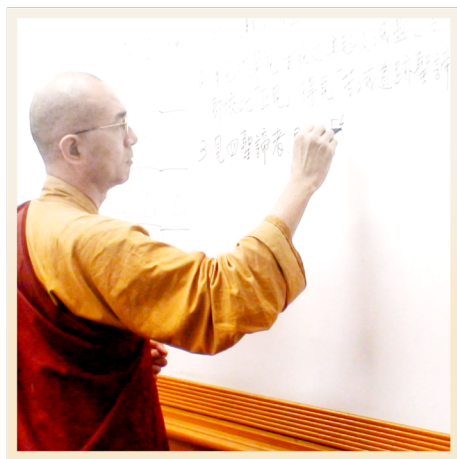
世上有些人共住在一起，雙方的內心都很苦悶，互動疏淡的過一輩子。反之，世上另有些人，沒有共同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卻彼此真誠對待、歡喜一生。

其實，一心想在茫茫人海中，尋找與自己合得來的生活伴侶，似同於是向「未知」尋找。靜靜想，人生只有短短數十載，向「未知」尋找，不如從身邊已在一起生活的人著手。彼此真誠對待，相互珍惜與關心。

不論賺錢的理想及目的是什麼？最終，人們將會發現：自己最在乎的事，只是私人的生活品質。賺錢的目的，實際不是為了錢，而是想與在乎的人分享，藉此豐富及提昇生活的品質。

試想，如果我們買蛋糕回家，卻沒有人願意捧場，
肯定會覺得很沒意思，不是嗎？

※ 本文節錄自《正法之光》第 45 期第 62 頁



人 间 法 语



人間法語 1：

視人生為學習，必離得失憂苦

人生數十寒暑，不論如何的努力，
都免不了有順、有逆、有禍、有福的生活，
即使此生如何的喜樂，或是苦難，
我們終究是要親自走過此生。

既然不論此生是何等遭遇，終是要走過。
若處處計量得失，必為得失憂惱，一生不得平安；
若視人生為學習，必離得失憂苦，
時時智長、日日光明。

千喜萬難，順逆禍福，
終究要走過此生；
若以學習心態度過，
勝於得失心境面對。





人間法語 2：

傾力當前而解脫當前

美好人生的階段，生活順遂的經歷，
種種世人稱羨不已的「機運及成就」。

如果是視為人生的目的，
則處在不定的現實生活，
必定無法免除成敗得失的競逐，輸贏苦樂的煎熬！

若是視為人生的短瞬過程，
認為一切終究會過去，不值得努力，
則必定脫節現實生活，雖生似死！

如果視為當前人生因緣的妥善運用，
懂得生活過程的重點，是傾力當前的學習：
令善法緣生、不善法緣滅，遠離緣生法的貪愛及厭離。
即可傾力當前而解脫當前，息苦當前而生活光輝！

如此，既不陷入輸贏、成敗、得失及苦樂，
也不會徒知一切終會過去，何用認真？
不自覺的偏向避世歧途，一生虛耗無用。

行者當自問：

水鏡連天，平帆過渡，
是目的？是過程？
或是機緣的運用？





人間法語 3：

有務實實際、傾力現前的決心

世間是因緣生，

當前！是過去歷史、當前身語意、現在人事物等，

三類因緣的影響而表現出來。

世間是緣生法，即不可能恆常，也無法主宰及持有。

未來也是緣生法，既尚未發生，也尚未決定。

面對現在，不可能有掌握一切變數的勝算及信心，

面對未來，是不可能確知未來，

也無法有萬全的準備，更不可能有絕對的勝算、信心。

若要傾力現在、開展未來，

是無法依靠萬全準備、勝券在握的信心；

只能有務實實際、傾力現前的決心！

信心！

不足以傾力現在、開展未來，

決心！

讓人能戮力實踐、昌盛現前。

.





人間法語 4：

解脫！原本即是解決問題

活在現前，
即必須面對「活在現前」的困難與問題，
更要解決「活在現前」的困難與問題。

活在現前的超越，
是解決活在現前的問題及困難；
重在輸贏的超越，
是增加活著的問題及困難。

真正可貴的超越，
是超越活著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困難，
同時超越輸贏心理的問題及障礙。

如是超越，是可以平安及息苦的超越，
也是活在現前的超越、度越於苦的解脫。

解脫！原本即是解決問題。





人間法語 5：

因緣智慧的正確努力

現實的世界，
是大多數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競奪可實現理想的機會與資源。

處在現實世界的人生，
猶如行駛在風浪裏的舟筏。

若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除了努力之外，
更要懂得現實環境的實況與變化，
這才能把握機會、善用機會、開創機會。

因為世事難以隨心所欲的順遂，
為了實現欲求及理想的人生，
只會是不停爭逐及輸贏，
絕不會是滿足、幸福、少憂少惱的人生。

反之，事事退讓，
凡事不欲、不為的生活，
也不會幸福與平安。

滿足、幸福、少憂少惱的人生，
需要因緣智慧的善分別：
何者是現前的實際，或理想？
何者是現前的當然，或不然？
何者是現前的必要，或需要？
何者是現前的應要，或想要？
何者是現前的事實，或想法？
何者是現前的好，或想法的好？
何者是現前的缺陷，或想法的遺憾？
何者是現前的平安，或想像？
何者是現前的困難，或疑慮？
何者是現前的問題，或心情？

需要因緣智慧的正確努力：
努力於現前的實際、當然、必要、應要、事實，
努力於珍惜現前的好，接納現前的缺陷，

努力於感謝現前的平安，處理當前的困難，
努力於面對現前的實際問題，
努力遠離眾多的失落心情。

如此的智見、善分別與努力，
即能在當前的現實人生，
既能妥善的努力於生活，
也能有平懷看待人生、
欣賞起落不定的人世風光。

風浪是實際的現實，
機會是智慧與努力的表現，
風景是平懷、欣賞的心境。





人間法語 6：

修行不是特定活動，是日常生活

佛法的真義，
在覺醒的活在當前生活，
度越悖離實際人生所引起的迷惑、妄見、妄求、苦，
遠離自、他之間的無益逼迫，
活在眼前的人間生活。

佛法不是知識，是體驗；
聽聞正法是準備，實踐才是開始；
修行不是特定活動，是日常生活。





人間法語 7：

生活當盡力，不用有壓力

活在世上，不只需要照顧自己，
盡量不成為他人的負擔，
也需要善盡人生的一切，
讓此生發光發熱，照亮人生的路。

如何朝向光明的人生，
不是依靠願望、理想及努力，
即可達成人生的種種美好，
最重要是合乎實際的方向及方法。

若要避免問題、困難，
即要免除造成問題、困難的因素；
若要實現美好的遭遇、環境，
必要努力耕耘促成良好遭遇、環境的因緣。

一生是數十年的經歷、過程，

任何的遭遇都只是眼前如此，
不是一生皆如此。

任何的難題，
都是現前的困境，不是一生的絕境；
任何的美好，
皆只是當前的遭遇，不是一生的境遇。

努力、轉變與進展，
都是過程，絕不會是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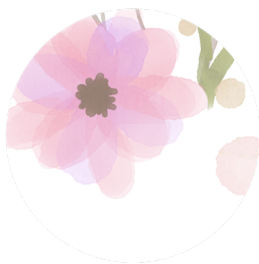
當前努力發生的成效，
不必用任何期許及理想作為評價的標準，
因為努力之後的轉變、發展，
是在影響而無法主宰的因緣中發展。

如果用任何的期待、標準，
評價現前的努力，
必定是得失、苦樂的交錯心境與壓力；
若是看清方向與方法，

不問成敗得失的傾力當前，
必定活在踏實、平安與光明。

當思：

朝向光明的人生，
重在方向及方法；
當前的成效沒有標準，
生活當盡力，不用有壓力。





人間法語 8： 做現在勝過做自己

絕大多數的人都非常重視自己，

實現自我！

也是心理諮商、激勵課程的主要核心。

若談「實現自我」，

即必須先確定甚麼是「自我」。

若要確定甚麼是「自我」之前，是否可以先想想：

從 1 歲至今歷數十年，

1 歲是自我？或 21 歲是自我？

何時是自我？

又，歡喜時是自我？或是生氣時是自我？

工作時是自我？或無事閒散時是自我？

失去理想是自己？或實現理想才是自己？

起善念、行善事時是自我？

或起惡念、做惡事時是自我？

飽時是自我？或餓時才是自我？
何時、何者、何為時是真正的自我？

或者，「自我」純屬一種想法，
實際，只是當時因緣的表現而已！
如果世間萬法真是「緣生法」，
那麼，真正可以實現的事，
既不是可以掌握、主宰的「理想、希求」，
更不是純屬想法的「自我」，
應當只有「盡於現前因緣」的努力而已！

如果真有「諸法緣生」的如實知見，
即可正知：
做自己、實現自己及理想，不免漠視現實，多起煩惱；
做現在、善盡現前的因緣，可踏實過生活，減輕憂苦。

當思：
做自己，過心情，日日都難過；
做現在，過生活，時時都好過。



人間法語 9： 念當前的好

過去已是記憶，
實際已轉為當前；
未來是解知的推度及投射，
實際還未發生現前。

活！是活在現前，
注念當前的種種良好，
正是回應現前的活，
也是良好活在現前，
勝過活在美好的回憶，
脫節眼前的人生。

生活必有現在的問題，
了解、解決現在的問題，
才是務實活在現在的人生。

活於現前，
掛念於無可確知的未來得失，
不如戮力於現在。
耕耘美好的今天，
正是開展明日的基礎，
何用日日擔憂於未來？

當思：
念當前的好，勝於想過去的好；
解現在的事，不需想解千年事。





人間法語 10：

跨越困境，開展人生

活著必需日日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唯有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及困境，
過生活，開展人生，才成為可能。

未來！畢竟無法事前確知。
任何對未來的推度、估算，
終究只是假設，
無法確立真正的信心及勝算。

面對未來！
無人有真正的信心及勝算，
也無法依靠信心與勝算。

若要解決問題，
必須先有困境如何發生、如何滅的智見，
即可智見

轉變、解除困境的因緣，
正是解決困境、開展人生的正道。

縱使具足正道的智見，
實踐正道之後，
未來將會如何……
畢竟無法事前全然確知，
無法依靠信心、勝算，
作為實踐正道的動力。

決心！
具足正道智見之後，
有用的是決心，
戮力實踐正道、解決問題，
朝向開展人生、度越煩惱的決心，
佛法稱為正志。

正見後的決心，
正見後的正志，
是實踐的推動力。

當思：

跨越困境，開展人生，

不是依靠信心與勝算，

是有困境如何起、滅的智見，

傾力於度越之道的決心。





学 法 与 修 行



「心念」佛教微電影比賽

隨佛長老獲邀頒獎致詞之內容

公元五世紀印度菩提達摩來到漢地傳法度眾，傳說中他傳法於禪宗二祖慧可，這是一個膾炙人口的禪宗故事。二祖慧可向祖師求安心之法，菩提達摩說：「汝將心拿來！」慧可回說：「覓心了不可得。」菩提達摩說：「我為汝安心竟。過去不安的心已逝，未來不安的心尚未生起，當前念念不住，不安的憂苦於當前了不可得，若能真明於此，即得心安。」

公元前五世紀，佛陀在世則說「念」而不說「心」，佛陀講正念，正念什麼呢？正念緣起，從正念現前的緣起，而具備諸法緣生的正見，從而了解到貪嗔癡煩惱並不是總是在現在。有貪的因緣就有貪念，有嗔的因緣就有嗔念，有愚癡的因緣就有癡念，隨其因生，隨其因滅，隨因緣轉而轉。所以，佛法強調正念。正念緣起，我們就會了解到：所有

的起心動念不過是緣生法，我們要斷的煩惱不在斷過去的煩惱，因為因緣已經改變；我們要斷的煩惱不是斷未來的煩惱，因為未來的煩惱還沒起；我們要斷當前的煩惱，但不是「斷當前的煩惱」，而是要「遠離當前煩惱的因緣」。所謂「放下煩惱」是不可為的，提起正念的因緣，自然就遠離了不正念的因緣，這才是修行的正道。

「心念」佛教微電影比賽，不管是心或念，重點就在這裡。許多可貴的創作者，用正念或善念的視野來引導大家觀察現前的大千世界，然後產生正見或者善見，正見導向菩提；善見則導向人間的善行，增長人間的善德。不論是利益世間人修證菩提，或導向世間的善德，都是功不唐捐，都是利益世人之事。

感謝慈濟功德會舉辦「心念」佛教微電影的比賽，這對社會、對佛教都做出可貴的貢獻；也感謝參賽者，你們的作為功不唐捐。



隨佛禪師對太極門師徒之講話

這位太極師父打拳時下盤非常穩，拳路對經絡、關節的靈活做了很大的活絡，是有底子之人。看諸位打拳，想必老師和學生們的感情應該不錯，因為師父發現有些學員可能學習不久，打到有點變成自由式，但是他們也是打得很專心、很認真。

做師父的對學生不能太苛刻，不苛刻但卻認真教導。雖然有些學生打拳打成自由式，但是他還是很認真打。老師教學生，就是要教出這種「認真於所做的事情」的生活態度，不管他現在做的是否很棒，但只要這種認真於現在的生活態度沒有失去，他就會像一棵樹一樣不停的長大，在他死亡之前，這棵樹都會一直長大。所以，一棵樹能長多高，連樹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等它倒下去時，才會知道這棵樹能長多高。做老師的對學生也一樣，教導他們勤奮、認真、勇敢，教導他們「認真於現在所做的事」，這就是成功的老師。

師父在家時，也曾經在許多道場做過義工。許多道場的師父很認真，但太重視業績的表現，使得原本是追求身心成長的活動，變成一個完美秀場的表演。譬如走路、走位、眼神……等，總是花大量的時間和精神，做形式的追求，師父不喜歡如是。

師父剛剛說的那段話，不是挖苦你們，而是衷心之言。在人生的道路上，本來就不需要完美表現，也沒有什麼是完美的表現，但是我們的態度必須是健康的、是認真的。生命不容錯過！錯過幾十年歲月的過程，是我們的損失，這就是師父的生活態度。所以你們的表演，師父不會吹毛求疵的說：「你們的每個動作要跟老師差不多，沒有十分像，最起碼也要有八分像。」很多人是追求這種境界，但師父不會，師父說的是心裡的話。師父覺得你們這些學生跟老師，平常關係應該不錯，所以你們很認真的自由發展，但老師也不會苛求你們。

你們來這裡有沒有發現：道場裡庭園的樹很多，但我們並沒有認真的去裁剪，有人問：「師父，這個園

子應該可以整理得很棒，但為何師父都任由它們自由的生長？」師父的做法是：只要不是太過分，師父都不會去剪它，因為我是讓它們在這裡成長，而不是在這裡養飼料雞、飼料樹。跟生命最好的相遇是；我看的到這個生命的特色，而不是讓這個生命變成我想要的樣子，這應該不是一種教育。

所以，請你們放心，你們表演的時候，師父不會對你們吹毛求疵，因為我們需要認真做，但不需要做到多棒。所以師父一點都不擔心，師父看你們都很認真，這就夠了。我們用我們最認真的態度，做我們可以做到的來供養 佛陀，佛陀不會嫌我們的，大家同意嗎？



在生活中綻放智慧的光芒

隨佛禪師講於高雄道場成立五周年音樂會

首先師父代表中華原始佛教會歡迎來自北中南及東部各地的法友、各界的好朋友，來參與原始佛教會第一次與音樂界了不起的音樂家所共同舉行的活動，謝謝你們的遠道而來，也謝謝你們的參與。

今天的這場音樂演奏活動，或許有些學習佛法許久的人，或對佛教有興趣想了解的人，可能會想問一個問題：「佛教追求的是解脫、是脫塵超俗，佛法不是應該在山林大澤中靜修；或在家裡的書房靜室點一爐香，然後靜靜的打坐，不著一塵、不起念想，似乎這比較能通向 佛陀所說的解脫的境界。可為什麼會跟音樂搭在一塊兒呢？」

在這裡，我隨佛——釋迦牟尼佛座下的弟子僧，在原始佛教會第一次與音樂家合辦的這場活動上，代表佛陀的僧團，要非常慎重的向大家說明：這不是佛教的思想，從頭到尾都不是；這是耆那教的思想，它壓根兒

跟佛教絲毫的關係都沒有。我們是原始佛教會，我們徹底立志的是回歸 佛陀在世的教法。

剛剛我們欣賞了卓教授與麥教授非常熱誠、非常動人、非常精采的傾力演出後，我想：如果追求生命美好的、光明的境界，不論是基督教所謂的「真善美」，或佛家所謂的「度越塵俗、達到解脫的境界」，若有人採取的途徑是遠離、厭棄、逃避、否定我們現實生命必須經歷的現實中之一切，那麼師父要告訴諸位：此人一定是精神狀態有問題。諸位想想：如果一個從年輕到老拼命賺錢卻老是賺不到錢的窮人，說他不愛錢、看不起錢，你相信嗎？（大眾答：不相信！）師父是相信的，因為他是精神有問題所造成的呀！何以故？是因為太過挫折，挫折到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呀！就好比有些男人追求他心儀的女性，如何追都追不上，最後就說那女人不值得愛。他真的會有這種心情，但那是有病。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很認真的生活，他嚐遍了人生起伏的經歷、過程，在這當中，他認真的學習、認真的解決生活的問題，認真的承擔起他該承擔的責任，讓他自己和跟他有緣的人生活能夠更好；並且在解決問題、

承擔責任、開展美好生命的過程中，有很多恩怨情仇、是非糾葛起伏，他都能當做一種生命的學習；然後在此當中，逐漸形成一種生命的真知灼見，以及良好的自我感情的突破與跨越，最後他說：我既不恨這個世界，我也不是熱愛這個世界，但我非常珍惜我生命中的一切。請問你相信嗎？

人生的經歷、現實的生活沒有純善，所以我們愛它實在有點勉強；同樣的，現實人生、現實世界所有的一切也不是純惡，所以我們否定它、厭惡它、逃避它，也很沒道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一種單一的、極端的態度——不是愛，就是恨；不是擁抱，就是排拒；不是迷戀，就是厭離。師父覺得這都有點兒精神狀態不佳的情況。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人生幾十年，大家都一樣，有時好、有時不好，有時順境、有時逆境，有時有掌聲、有時有噓聲，這是現實人生的當然與必然；有人喜歡我們，但同時也會有許多人不喜歡我們，這本來就是極為正常之事，何必大驚小怪？如果我們對這樣的人

生抱持著「我會得到多少」的心態，這樣的人生鐵定不會快樂；但如果對人生抱持著「我可以學到什麼」的心態，經由體驗與學習，讓我們在認真於人生的同時，將重點放在於「我學習了什麼？我懂了什麼？我看到了什麼？」，而不是在得或失；然後在這樣的人生中，在盡力的同時，讓自己的生命有更好的解決困難的能力和經驗，更懂得如何承擔責任以及開展美好人生；並且在這當中能夠度越我們內在的糾葛，以及眾生之間糾纏不清的牽纏。能如是，必定能活出生命的莊嚴，因為生命最可貴的事不是「你能得到什麼」，生命最可貴的事是「你會如何」，這才是重點。

師父方才在座位上，欣賞兩位教授演奏時非常真誠、熱情、才華橫溢的表演和表情，我內心當下就有個想法：「誰說上了年紀的男人沒有魅力呢？」同樣的，剛剛歌詠小組的成員們大多數也在中年以上，但是他們剛剛的合唱演出也是魅力十足。師父坐在那兒深刻的體會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學佛，或者你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我們都有點過蠟燭的經驗。點蠟燭的時候，當蠟燭燒完，有時候旁邊會剩下一些蠟沒有燒盡，不免覺得有

點兒可惜；但有些時候，蠟燭卻燃燒殆盡，就覺得一點兒也沒浪費。剛剛師父看兩位教授精采的演出，就把這件事和蠟燭燃燒之事很有慧根的聯想在一起：只要我們能夠傾力於生命的現在，認真於生命的當前，不要問得失，而要問「我現在在做什麼」，然後認真以赴，並且在這當中學習和分享，分享別人，也分享自己的生命，學習自己現在的經驗，我相信我們就會像燃燒殆盡的蠟燭，我們真的沒有浪費生命，並且時時刻刻魅力十足。這就是 佛陀的教育。

佛陀在臨入滅的時候，留下了一段話給他的弟子：「弟子們！常精進，莫放逸！」這二句話，就是 佛陀最後的遺教。但是許多佛弟子卻如是解讀：「常精進，精進些什麼？吃，少吃一些，最好是吃蘿蔔乾配稀飯；穿，衣服穿破一點，（雖然師父承認身上這件袈裟是補過的，袈裟上有好幾個補丁）好衣服少穿。生活中的一切，盡量求其簡樸，且不僅要簡樸，最好還帶點苦行——窮一點；跟人的相處，要少說話。佛教界不是流行「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這樣的說法嗎？如果照這麼說，你到超市

買東西，人家告訴你多少錢，你啥都不說，只回以「阿彌陀佛」，你看店員如何結帳？如果你的老婆誤會你在外面有小三，你啥都不說，只回以「阿彌陀佛」，你看你老婆會如何想，她肯定認定你絕對有小三。實則這時候你不僅要說話，而且絕對不能少說一句話。所謂「常精進」的意思，絕對不是如前面所說的離群索居、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如同槁木死灰、一潭死水。在佛門裡，這種錯誤的觀念太深入佛弟子的心中，使得佛教變得既消極又頹廢；並且讓佛弟子修行、信佛了一生，愈虔誠的人過得愈不快樂，愈不虔誠、愈不正常的人過得愈快樂。舉個例：師父以前在家的時候，若有聚會，當有人問：「師兄，你覺得這個餐點好吃嗎？」就常常聽學佛的師兄為了顯示自己有修行，多數是這麼回答：「談不上好吃不好吃，就這樣！不要執著，這些味道都是假的，心好就好！」一副準備成佛的樣子，其實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謊話，「好不好吃」他知不知道？都吃光光怎麼會忘記？

諸位朋友，不論什麼宗教，如果教導我們：「這個世界是髒的，這個世界是罪惡的，這個世界是不好的，

這個世界是煩惱的，唯有徹底的否定、遠離、逃避、拒絕，我們才會走上生命的彼岸。」無論那個彼岸叫做解脫、叫做天堂、或者任何美好的世界，你相信嗎？如果你要相信，那你去吧！師父不去！為什麼呢？因為當你還沒有到彼岸、到天堂的時候，你已經活在地獄了；因為你否定現實的一切，活著不會快樂。

反過來，如果有人告訴你：「這個世界所有一切都是清淨的、純潔的、智慧的、美好的、善的，我們要全心全意的熱愛這個世界，不要有其他的雜念。」如果你相信這樣的話，師父告訴你，你也會過得很痛苦，因為你會面臨很多期待的落空；內心真誠滿腹，可是卻會經歷很多挫折及背叛，最後會活得很挫敗、很沮喪。

其實這兩種極端的態度都非智覺之道。彼岸可能不在西方極樂世界，彼岸可能不在遙遠的天堂，彼岸可能就在你生活的經驗中。諸位朋友，師父用一個譬喻：現在很多人不敢吃沙拉油，改吃從地中海義大利來的橄欖油。橄欖必須去榨，才能榨出橄欖的精華——橄欖油，但是橄欖油並不在橄欖以外。現實的生活有許多美好，

得你去良好的面對、良好的看待和認識，才能在現實生活裡體驗到不一樣的現實人生。原始佛法的教義：彼岸不離開你的生活，但不等於就是你的生活；去彼岸得靠我們在現實中努力，就如同把一顆橄欖榨出橄欖油般，必須要有正確的生活態度以及正確的生活方法。

在印度的宗教裡，耆那教是很典型厭離世間的代表。在阿育王時代，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支持耆那教的，創立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阿育王的祖父）晚年在耆那教出家，並且受耆那教尊敬為解脫者，因為他是國王出家，誰敢不尊敬他呢？到了阿育王時代，由於他是跟兄弟謀權奪位才登上了王位，所以，原來支持他兄弟的耆那教派，就有些人反對阿育王，有些人則改為支持阿育王。阿育王為了保衛他的王權，就推行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善用佛教來平衡耆那教對他王權的挑戰。因為佛教一直都是耆那教主要的競爭者，所以阿育王一方面接近佛教，運用佛教來平衡耆那教一教獨大、威脅王權的這種政教關係；但另一方面，阿育王也不能真正的支持佛教來威脅耆那教，因為有一部份耆那教徒還是支持他。所以阿育王既要用佛教，又不能真的

用佛教，這就是阿育王的政治處境。

因此，阿育王做了一件事情，他讓他的弟弟和他的
一對兒女出家。這對兒女是阿育王未登王位之前，被他的
父親派遣到邊疆鎮守邊關，為了自保，跟地方的勢力
結合的政治婚姻所生的。等他登上了王位以後，之前的
妻子，由於是商人階級，而阿育王是剎帝利階級，因為
印度重視種姓制度，所以之前的妻子沒有辦法做真正的
王后，阿育王就立了一個新后；同樣的，第一個妻子所
生的一對兒女，由於母系是商人階級，也就不具備真正
繼承王位的權利。阿育王的這對兒女就是南傳佛教中赫
赫有名的摩哂陀和僧伽蜜多。

阿育王登上王位以後，為了要善用佛教，就讓他的
弟弟和這對兒女去出家組織國家僧團，這即是阿育王御
用的國家佛教僧團，但它不是真的佛教，阿育王採取一
個很大的政策——就是將耆那教的教義和佛教的教義
加以混合，形成一種新佛教的思想（但當中涵納大量耆
那教的思想）。這樣的新佛教就和耆那教一樣的消極、
頹廢、避世，但它還是沿用 佛陀在世時的用詞加以表

達，如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七覺分、五根、五力、佛陀、阿羅漢……等，這些名詞都一樣，但是它的解釋、定義逐漸大量的靠向耆那教，使得佛教開始變得消極、避世，對現實的一切採取比較負面的態度。但真正的佛法並不是如此。

今天我們藉這場音樂會向各方的善心好友表達一件事：在人生的學習過程，我們不怕貧窮，我們可以貧窮，但是我們不必貧窮。許多佛弟子都誤以為精進修行的人要安貧守道，這是很大的誤解。守道的人一定要貧窮嗎？只有貧窮的人才有道嗎？這是多麼奇怪的思維呀！

請問大家：師父面前的這盆花，看這盆花的是師父還是你們？師父是看這盆花的屁股呀！你們看的是花的正面，是美的一面；師父看的是另外一面。但都要有人看，是不是？正面也要看，反面也要看，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有一面，剛剛兩位教授在台上賣力的演出，我們都可以覺得：這二位不會只有 25 歲吧！當他們演奏完以後，要擦汗、要喘口氣、手也要握一握活動一下，是吧？這時候我們就知道：生命的努力有它的正

面跟反面，它都是美好的，都是有影響的，都是有作用的，我們都需要面對和學習！是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窮，我們不怕窮，但是我們何必一定要窮？那麼，我們要不要努力？反過來，我們可以富貴，我們也不必逃避富貴，我們也能在富貴當中，但是我們不會被富貴綁住。對嗎？

最後，師父想送大家一句話：學習佛法絕對不是「我一定要窮，我一定要逃避世界，我一定要否定現實的一切……」，不是！學習佛法是「改變我們對待自己的態度與看法，以及改變對待生命的態度和看法」，這就是學佛的真義。

二位教授剛剛的演奏，讓師父覺得彷彿藉著這些旋律從年輕走到老一次，因為有些曲子，在我們年輕時就聽過了，再加上兩位教授的詮釋，師父覺得他們詮釋得特別認真，特別像佛法的態度——認真在現在。在此再一次謝謝卓教授與麥教授，謝謝他們美好的演出；也謝謝大家的蒞臨參與，讓大家能同聚一堂，享受這美好生命的一刻。祝福大家！



如何將原始佛法用在生活

——對法工之訓勉

學習原始佛法的重點在藉由佛法來改變你的人生，使你變成另外一個人。

原始佛法的特質很簡要，重點就是三件事：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煩惱。解決什麼困難？肯定是解決現在的困難；開展什麼時候的人生？此生此世；度越什麼煩惱？度越的就是在人生的過程中，你解決困難、開展人生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煩惱。那如果你既不解決困難，也不開展人生，卻又起煩惱，那你這個煩惱叫做無聊。

當你明白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原始佛法一定是在生活中修行，肯定不是南傳佛教或大乘佛教的打坐、誦經、拜懺、觀想……，肯定就不是這些。原始佛教的修行一定是在動中修，而不是在靜中覺。

那我們怎麼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呢？人生當中最

大的困難不是你面臨的困難，而是你逃避困難；當一個人逃避困難的時候，任何的困難都是一個不能跨越的困難。對學習原始佛法的人來說，逃避困難是不能忍受的事情，這就好像傳統佛教講「你不誦經、不燒香、不拜佛、不念咒，就是沒修行」意思一樣。逃避困難就是使困難變成不能跨越的困難，這對學習正法的人而言是不能忍受的事。

師父曾經跟中道僧團的法師說：「我們是號稱學習原始佛法、復興原始佛法的僧團，這句話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我們在跟全天下昭告：在這個現實人間，我們就是最能解決困難、度越煩惱的一批人』。我們等於是自己說這種話呀！如若我們自己逃避困難，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煩惱、藉口，我們簡直就是丟自己的臉。」

諸位法友，你要解決困難的第一步就是你不要逃避困難，逃避困難、退縮於困難、畏怯於困難，基本上就是你的問題。有些人士寧可花太多的時間焦慮，卻不願多花一些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度越和解決，這不是一個學習原始佛法者該有的態度，也不是一個在現實人

間戮力生活的人該有的態度。這樣的生活態度會使你的人
人生不進步，使你的人生陷在困境中不能突破。

我們一起修行，師父不是帶領你們整天在家誦經、
打坐、燒香、拜佛，原始佛教會不是這樣修行，我們懂
正法，我們今天之所以努力，是為了現在的利益，不是
整天想著未來的功德，我們想的就是此生、此世、此處
的利益。該做的事情我們不計成敗戮力而為，做到多少
就算多少。

如果有人做事的態度是「有把握的事才做，沒有
把握的事情不敢做」，那你只能成為一個沒有出息的傢
伙。這是什麼意思呢？什麼事有把握？就是你的已知！
你所做的事情都在你已有經驗的範圍內，所以你做有把
握的事，就是維持你原來的生活狀態，你沒有成長的動
力，也不想去突破你所不知、不解、不能的領域，所以
基本上就是原地踏步。那什麼時候是最穩定呢？刷牙！
刷牙是最有把握的，就是一根牙刷、一管牙膏、一個漱
口杯和你那張嘴，你從小洗到老死，就是那回事而已，
這是最有把握的事了，但再怎麼洗就是那張嘴。一個人

活在現實人間，千萬不要陷入一種你自認為聰明、實則是非常愚蠢的生活方式，就是「我有把握的事才做，我知道的事才做」。這種心態就是極度的沒有安全感、只想保護自己安全的一種行為模式，這種模式會注定你一輩子沒出息，只能做你熟悉的事情，原地踏步過一輩子。如果你在三十五歲就有這種心態，你人生的成長大概到三十五歲後就不會再進步，你只能等著被社會淘汰。

佛教講緣生則無常，什麼意思？我們總是面對未知，面對未知是我們現實人生的必然，這是很正常的事。一個成熟有智慧的人就是很習慣於面對未知，面對未知時我沒有把握、我不清楚、我沒有經驗，但是我必須活下去，同意嗎？每天對我們來說都是未知，但是我們必須活在新的一天，對嗎？你能逃避嗎？智慧就是用在面對未知的時候；面對未知的時候，就是智慧發揮功能的時候。智慧不是在處理已經有的已知，智慧是用來幫我們面對、處理我們所不知的未知。所以我們在面對沒有把握的未知時，這是很正常的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師父常對旁邊的弟子說：「你不要告訴我你有困難，你只要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解決困難。」有人說：「師

父，咱們又不是開公司？」我們的確不是開公司，但是咱們得活下去，咱們得過今天的生活！同意嗎？這跟開公司沒什麼關係。

師父不喜歡你們懶懶散散的態度，因為我們是學習正法的人。不知道、不懂沒關係，「勇敢承擔、面對、解決」，我們的智慧就是用在這個時候，我們生命的力量就是表現在這個地方，並且在這個地方行道。因為在面對未知的時候，眾生都有困難，我們要幫助眾生，就是在這個地方表現出來。台灣的俚語「愛拚才會贏」，大家要謹記在心。

※ 2018 年 4 月 15 日隨佛禪師對法工之訓勉談話



誠實的面對現實、面對自己

四聖諦佛教成立大會暨聯合說法

很多人一入佛門，總覺得自己沒有智慧、需要智慧，也一輩子到處找智慧，請這位師父開示，又請那位師父開示……，聽了很多佛法，也努力的「聞、思、修」，最後仍覺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些道理講的事而已，內心總是不踏實。

智慧到底在哪裡呢？你真的需要智慧嗎？也許你是騎著牛找牛、戴著眼鏡找眼鏡，實際上你已經夠聰明了；你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誠實。誠實的面對現實、面對自己，將自我美化、自我合理化的想法、做法、說法移除。更精準地說，是願意接受你老早就知道的事實。如此，你就很容易看見真相、契入事實。

很多學佛二、三十年的人，依然老是問：「我要如何修行？」實則「你想修什麼」，這才是重點。如果佛法不能幫助你解決困難和問題，那麼佛法就一點也不重要，因為你最需要的乃是解決自己的困難和問題。

四聖諦在說些什麼呢？在華人的世界，許多人說四聖諦是小乘，他們把四聖諦當作是釋迦牟尼佛提出來的修行方法。如果四聖諦是釋迦牟尼佛提出來的一種修行方法，是佛教裡的某種法門，那麼你可以學，也可以不學；如果四聖諦只不過是佛教裡的一個名相，而它真正的內容其實說的就是你自己，那麼你該誠實面對的就是你這一生當中的真實。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哪些事實是你從來沒有誠實面對過的呢？其實那些都是你老早就知道的事，但是你不想知道，你矇著眼睛說「我不想知道」。有哪些事情呢？「老病死」，你什麼時候不知道？你現在就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不知道？因為你不想接受呀！但是，其實你老早就知道了，你只是在騙自己；「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你每天都在經驗，你會不知道嗎？你只是不打算要知道而已！所以，你不需要開悟，你只需要誠實。

諸位朋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我們右手在拉左手，左手在拉右手。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可是卻說

「我們不想知道」；我們明明得接受，可是我們不想接受。所以內在正在矛盾，右手在拉左手，左手在拉右手，拉得滿身大汗，最後累得半死，什麼也做不到。這種情形叫什麼呢？自找麻煩！自相矛盾！自我掙扎！自討苦吃！這些事情都是我們這一生在做的事，所以，「生」就有這些痛苦。

人生真正的痛苦不是「老病死」，真正的痛苦不是「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真正的痛苦是你在掙扎、在自相矛盾，你不想接受現實，所以活著就是痛苦。痛苦的不是「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這些事，痛苦的是你內在的迷惑。

諸位朋友，「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這些事情都是人生的過程。所謂「生」，不是只指出生那件事；「生」，其實是幾十年的過程。這幾十年的過程裡，表現出來的就是「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所以我們要面對的，其實從頭到尾就不是「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因為這些事情只不過是人生必經的過程而已。我們不可能拒絕這些事而只

想要「生」，因為「生」其實就是這件事。

「『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這些事，都是人生必經的歷程」，我們不知道嗎？其實我們老早就知道；但是我們不想誠實，我們只想滿足自己的欲望，我們騙自己：「我只要『生』，只要前面那一段；後面那一段人生的過程我們都不要。」我們只要「生」，不要痛苦；我們都想「生」，不要「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這就是我們不誠實的想法。

所以，諸位朋友，我們沒有智慧嗎？不！我們只是不誠實而已。有「生」，「生」的過程就是「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凡是「生」，「生」的表現就如是。只要我們願意誠實於這是事實，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願意老實的面對這樣的事實，問題就解決啦！

我們不用在活著的時候，掙扎著拒絕「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那我們活著該怎麼做呢？做什麼事，不要想「我要維持很久、最好維持到永永遠遠」；不要求人事物「不會改變、不會壞」。什麼樣的

人害怕改變呢？想保持現在美好經驗的人，才會害怕改變；如果你並不喜歡你現在的經驗，你一定很期待改變。所以改變好不好？沒有答案！如果你喜歡現狀，你就會討厭改變；如果你不喜歡現狀，你一定很喜歡改變。所以改變不是好壞的問題；問題是你想要保持你要的。然而世界總是在變，你能接受嗎？如果你不能接受，當然沒有問題；但痛苦會如影隨形的纏縛著你，因為這是你自找的。

死亡其實是一件好事，何以故？可以休息！然後讓別人懷念你。在別人還沒有很討厭你、不耐煩你的時候說再見，死亡其實是一件好事。如若你希望活到「每個人都對你很不耐煩、但你仍掙扎著想活下去」，當然就會有痛苦呀！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為你量身打造的，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

人生的際遇，我們不能下訂單，但是我們總是希望「能下訂單，並按照我們的訂單實現」，我們已不誠實；而且我們不打算接受這個我們老早就知道的事實，所以，我們一直在抗拒現實的生活，一直在欺騙自己：

「我們可以的，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也由是，我們一直在抗拒。

「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不喜歡的人會碰面，喜歡的人會分開；要求的得不到，沒有要求的會意外出現」，這根本就是平常的生活，有什麼好奇怪的？但是我們卻騙自己：可以不要有這些事。

諸位朋友，我們需要智慧嗎？不！我們需要的是誠實。「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乃人生之正常、平常事，我們不要掙扎於「知」又「不想知」；不要掙扎於「明明是這樣，卻又不想這樣」。能如是，苦就會在現在止息。而這種斷除自己不誠實的需求，就是斷愛。聽說這就是開悟，這就是解脫。不過，在師父看來，這是很平常的生活呀！因為誠實，並且面對現實，不就沒事了嗎？

諸位朋友，師父在講些什麼？在講佛法嗎？師父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師父沒有碰過 釋迦牟尼佛，師父跟祂有代溝，因為隔了兩千多年。很現實的，我們每個人

都不認識 釋迦牟尼佛。現在我們想認識祂，誰能為你介紹呢？師父也不知道。但是師父知道一件事：我們可以向我們自己介紹我們的人生。

諸位朋友，如果你認識別人卻不認識你自己的人生，那像什麼話？如果四聖諦真的很重要，那肯定不是因為四聖諦重要，是因為四聖諦說的就是我們自己。因為面對我們自己的生命很重要。

在短短的時間中，師父沒有跟大家講什麼智慧，因為師父沒什麼智慧，所以更沒有智慧為你介紹智慧。但是師父想告訴諸位：我們可以誠實，因為「誠實」是我們隨時都可以做的事。只要你願意，你現在就可以對自己誠實。你不用打坐打得半死、不用修苦行、不用到深山求高僧、不用三更半夜不睡覺起來拜佛……，你只要在現在願意誠實面對自己，聽說這就是四聖諦，亦稱因緣法；而我們願意去走一條誠實的道路，聽說那個就叫做八正道。不管是四聖諦也好、是因緣法也好、是八正道也好，最重要的是「你要好」。

諸位朋友，沒有人能跟「沒有」對抗，如果跟「沒

有」對抗，那就是跟幽靈打架；跟幽靈打架，絕對不會贏，對不對？所以，誠實、聰明的人絕對不跟幽靈打架。什麼東西「沒有」呢？「不誠實的想法、不誠實的需要」——沒有！抱著不誠實的想法、不誠實的需要，跟現實對抗，猶如跟幽靈打架，是絕對不會成功的。諸位朋友，放下不誠實的想法、放下不誠實的需要，不要跟現實對抗。誠實面對自己，這就是開悟、斷愛，即於現前解脫，此即是 佛陀所教導的菩提道。

※ 文章節選自 40 期《正法之光》第 61-63 頁



「迎奉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大典」

隨佛禪師致詞內容

尊敬偉大的 佛陀，尊貴偉大的僧團，現場來自四面八方佛陀的弟子們：大家好！

我人生大半部分都在佛法當中度過，我在追尋什麼呢？我在尋找讓人生可以更光明、生命可以更好、並且可以利益廣大眾生的道路。

我的童年過得非常辛苦，當我九歲的時候，我的內心就跟我自己講：「如果我這一生要走上光明的路，我必須努力靠自己，不能想其他的事情。」也因此，在人生的過程中，我一向的態度就是：有困難是正常的，勇敢面對、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才是我們該做的事。

佛法講的「無常」，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但是多數的人都認為「無常」就是：「一切都會過去，無論如何一切都會過去，不值得追究，不值得努力。」但是，我內心對「無常」的看法卻是：「只要今天努力，

就會往光明前進一步。重要的不是成功或失敗，重要的是看清楚什麼是必須做的，今天做今天做的到的事，明天做明天做的到的事。」「無常」在我的內心裡，就是機會無限。黑暗可以走成光明，這就是「無常」！愚痴可以走成智慧，這也是「無常」！只要我們肯努力，「可能」就在我們的腳下！

佛陀將佛教交給我們佛弟子，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將 佛陀的教法傳續於十方。盡我們所能的，讓我們的周圍更好！讓自己更好！

人生的確是一切都會過去，任何人都是一樣的。既然大家都一樣，所以，「一切都會過去」就不是重點，因為人生的過程每個人都不一樣，這才是重點。我們是佛陀的弟子，我們要盡一切努力，讓我們的人生過程過得很不一樣，來榮耀 世尊！

我這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我們所生存的社會、所生存的這片土地的人民，能夠愈來愈好。我是個出家人，我可以為大家做的就是用佛法的方法讓你們更好。

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榮耀歸於 世尊！一切的利益
歸於你們大家！如有不足的地方，那應該是我個人的問
題。謝謝大家！

※2018 年 4 月 7、8 日「迎奉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大典」隨
佛禪師致詞內容



天堂與地獄何在？

《相應阿含》758經的大意是：「一般人失去父母、子女時，或是遭逢天災人禍、親屬相失時，總是感到無比的痛苦與怖畏。凡夫以為這是『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然智者所見，這都是因為『有』母、『有』子的恐懼與怖畏。這是因為『有』，才會害怕失去；因為有愛，有我們所關懷、在乎之人，我們才會有失去的痛苦。」

接著， 佛陀又說：「真正『失去』母、『失去』子的恐懼與怖畏，其根由在於老病死，因為老病死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當面臨老病死的處境時，沒有子女可以代替父母老病死，也沒有父母可以代替子女老病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佛陀的這段開示，實則在告訴我們一件人間最大的事實：生命是一段過程，在這一段活的過程中，一定離不開三件事——就是老、病、死。

世間人大都很擔心老病死，但佛家對此是抱持著比較達觀的看法。什麼意思呢？蓋生命的一部份就是老，生命的一部份就是病，生命的一部份就是死。老病死是大家所害怕的事，每個人都想擁抱生、擁抱生命，但卻不能以通達的心態去看：其實老病死就是生命的一部份。

當我們在享受生命、在活著的這個過程裡，我們就必須以達觀的心態去接受：老病死其實就是生命的一部份。在生命的過程裡，「老」是平常的事；「病」是正常的經驗；至於「死亡」，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種觀點，也就是把它想成是「轉場」。「轉場」是什麼呢？就好比上課，這一堂英文課上完了，下一堂就改上數學課。佛教其實沒有「死亡」的觀點，「死亡」乃是世俗人的想法。所有的宗教都有一種共通的想法：「死亡」是不存在的。我們人間所謂的「死亡」，只是一種「轉場」的機制，就好像飯店大廳的旋轉門，經由這個旋轉門，你從這個時空「轉場」到另一個時空。那「死亡」有沒有發生呢？沒有！

所以，「老與病」才是生命真正的功課，「恩怨

情仇、恩情道義」才是生命過程中真正的功課。這一生，我們一起經歷了恩怨情仇、恩情道義、是非對錯、老與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起經驗、學習；等這個身子老了、病了、不能用了，就一個「轉場」，換到另外一個時空去，跟另外的一批人，再重新經驗恩怨情仇、恩情道義、是非對錯、老與病的過程，就是這樣而已。

今天我們在這裡參加老居士的告別式，她的家眷覺得哀傷，這是應該的，因為畢竟是很深的感情。但是我們對生命應該有這種達觀的態度：老病死是沒有人可以代替的，它既然是生命的一部份、是生命過程中之必然與正常，我們就得通達的面對它、接受它。

那我們對生命該抱持著什麼態度呢？重要的不是「死了以後去哪裡」，重要的不是「人生可不可以逃避老病死」，這些都不是重點，因為老病死是不能逃避的，死亡後的轉場是一種正常，也不是壞事；真正的重點是：珍惜人生的過程，珍惜我們活著時候的與人相處。人與人相處，學習互相珍惜，學習互相在恩怨情

仇、是非對錯……種種的過程中，讓彼此的生命愈來愈妥善、愈來愈成熟，這才是生命的重點。

這一堂課結束了，我們還有下一堂課；上了這輛公車，我們有同伴的一段旅程，但是不論多久，我們總要下車，下車後我們又會搭上另外一輛公車，我們還會跟另外一群人再經歷一段生命，這就是人生。當我們能夠如是看，我們就會發現：老、病、或者是死，其實是很正常的事，不必對這些事情太過於糾結和難過；反而我們該珍惜的是：我們人生過程中，你與我與他之共處，這才是最重要的事。套句話說：「財富雖然可貴，但是誰跟我一起享受財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是不是這樣？人生很重要，但是我跟誰過這個人生？並且在人生過程裡我經歷了什麼？做了什麼？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看明白了這件事，也便明白了 佛陀講述《相應阿含》758 經的真正含意。

信仰哪一種宗教，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因為每個宗教都告訴你：死亡不是結束。但是生命最可貴的，不是死亡以後到了一個美麗的天堂或淨土，這根本不是重點，為什麼？如果我們不懂得面對自己的生命，不懂得

如何和其他生命相處，到哪裡都不會有天堂，到哪裡都不會有淨土。

如果我們能客觀的去看待生命裡許許多多的事情，你將會發現：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太過於以自己為中心、或者太過於以自己的目的為根本，才會導致太多說不完、化不開的是非對錯、恩怨情仇；加上不能面對生命過程中必然的老與病、以及生命是有限的這件事，因此，不管身處何處，痛苦必然如影隨形、緊緊跟隨。

反之，當我們學會了珍惜並盡力於生命的過程，學會了如何與其他生命妥善、成熟的共處，學會了坦然面對生命過程中必然的老與病、以及生命是有限的這件事，那麼，不管我們身處何處，我們必然活得安然、無憂。

所以，天堂在哪裡？就在你現在的家庭！地獄在哪裡？可能就在我們沒看清生命的重點、不懂得與身邊的人相處之所在。

※2019年4月21日隨佛長老於法太師兄母親告別式之開示。



人生之成功、痛苦與感動

人生約有兩種表現，一是努力的追求成功，二是不問得失的感動。世上的聰明人做成功的事，而厚直的人、覺醒的人做感動的事。何故？

人活在世，不免追求生存的穩定與最大利益，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捨一得萬則是人之所趨。這不能說錯，也沒有錯。世人常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話雖不為衛道之士所接受，但確實也有幾分的道理。試想：在絕大多數人都是追求自己的穩定與最大利益的世界中，一個做甚麼事都不為自己著想的人，這個人能活得穩定、活得久嗎？這也就是說，如果不懂得替自己設想，世上也便沒人會替我們著想了。

不論世上的道德教育是如何教化，「若不為己，世道難行」的生活現實，畢竟是多數人深感於心的事。又有多少人願意不顧自身的利益，置己身於水火當中試煉呢？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捨己為人」應當是對其他

人的盼望及要求，而不是對自己的督促或期許。如細細的觀察：盼望有人能夠「捨己為人」，多少也是關連著護顧自身利益的心態吧！

如何護衛自己？在因緣流轉、影響無處不及的現實世界，面對遷演不息的生活現實，追求生存的穩定與護衛自身的利益，原本就是很不容易的事。可以在這緣生的現實世界，維護生存與利益，也必是絕大多數人欣羨、崇拜的所在。

甚麼人可以如此的讓人們欣羨及崇拜呢？此人一定是具有護衛自身利益的能力，擁有追求生存穩定的聰明才智，並且身懷「趨吉避凶」的豐富經驗，善於在人群中建立良好有利的關係。這樣的人一定懂得維護自己，也善於藉由維護他人，或是犧牲他人的利益，來達到維護自己的目的。這些人，既是成功的人，也必是聰明的人。

成功！是因為懂得達成自身利益的目的，也懂得如何讓別人羨慕、崇拜。

聰明！是因為善於在複雜危險及遷演不息的世界，趨吉避凶、保護自己。

聰明的人做成功的事，成功的事由聰明的人達成，應當是這世界的寫實。

人生在世，不僅看到人人稱羨的成功案例，也更能看到讓人憂傷、恐懼、痛苦的人生實例。這些痛苦的人生實例，除了部份原因是天生條件不足以外，多數是因為當事人不具有護衛自身利益的能力，沒有維護生存穩定的聰明才智，不善於「趨吉避凶」，也疏於在人群中建立有利於己的關係。這樣的人不大會維護自己，可能更不會藉由維護他人，或是犧牲他人利益，來達成維護自己的目的。這樣的人，因為無能於自我維護，不僅內心憂苦、失落，生活也要面對種種的困難。世人不欣賞、不喜歡面對憂苦、失落與困難，當然也不會羨慕這類的人，甚至會焦慮性的排斥及厭惡。

這些人，既是失落的人，也可能是「笨拙」的人。

失落！是因為不懂得如何才能達成自身利益的目

的，也不懂得如何讓別人羨慕、崇拜自己。

笨拙！是因為在複雜危險及遷演不息的世界，「笨拙」於趨吉避凶、保護自己。

笨拙的人容易「失敗」，世人多不喜歡「失敗」的笨拙人，應當也是這世界的寫實。

然而，世上有些人，不僅具有護衛自身利益的能力，擁有追求生存穩定的聰明才智，身懷「趨吉避凶」的豐富經驗，也善於在人群中建立良好有利的關係。可是，雖然這類人懂得維護自己，卻不願意採取維護他人或犧牲他人的方法，來達到維護自己的目的。

這些聰明人，許多是帶著人間稀有的「天真」，看似「笨拙」，實是「厚實」，待人無私、真誠無偽，熱心助人，猶如稀有且難得的滄海珍珠，讓人感動。

雖是聰明的人，卻不必然是成功的人；雖做天真、笨拙事，卻不必然是失敗的人。

這些人看到世上成功的案例，更看到憂傷、恐懼的痛苦人生。見到聰明、成功的案例，卻不羨慕；面對笨拙、痛苦的人生實例，也不會焦慮性的排斥及厭惡。為甚麼？因為這些人活著的重點，既不是追求生存的穩定與最大利益，也不是重在如何的趨吉避凶，更不會凡事盼望能夠捨一得萬。

因為看透生活在因緣流轉、影響無處不及的現實世界，面對遷演不息的生活現實，內心任何期盼、理想與目的，即使費盡心血也不必然會實現；即使實現也不一定是經由「預期方式與過程」而實現；更重要的是瞭解「實現」可能只是一種「想法」。

這些人看待人生，不是聚焦在理想、期待與成功，也不是避開或拒斥失落、恐懼與痛苦。因為重點不是擁有或失去，也不在受人羨慕、崇拜，或是受到排斥、貶抑，而是重在如何在現前合於實際的活著。覺明、清醒的活著，做合乎現在又必要且可行的事，做有助於自、他能在現前解決困難，避免痛苦、憂苦的事。

既不為了滿足、回應自身的期待與需求，也不是為

了滿足世人的盼望、期許及需求，沒有成功與失敗的想法，堅定的走在遠離期待與渴求的道路上。

聰明人做的事，這類人有能力做，卻不一定做；聰明人避免的事，這類人能避免，卻不一定要避免。笨拙人做的事，這類人也會做，只是動機與心境不同；笨拙人避免的事，這類人也能避免，卻不必定避免。

能成功而不求乎成功，可免失敗卻不必求免於失敗；既不為己也不失人，可不求人卻能為人而求。聰明做成功的事，笨拙走失敗的路，唯有覺醒才能做出令人尊敬又感動的事。

人不必期許自己是聖人，也不能要求別人做聖賢，因為無法從期許與要求的火焰中出現聖賢。

但是，我們可以提醒自己，即使努力的走在聰明與成功的道路上，享受生活當中的光彩，也能願意及誠懇的，偶而的，幫助其他笨拙的人，助人遠離失落及憂苦，並且心甘情願的承受「笨拙」與「失敗」。

如果真能這樣，那麼為了助人離苦，而甘願承受「笨拙」與「失敗」的聰明人，也是做感動的事，是令人感動的人。

我為這個世界深為感動，因為你、因為他、因為大家！

※ 摘錄自《正法之光》第 32 期



正確認識佛法，人生才能受益

佛法的真知灼見，不在否定現實，而是「肯定實際的事實」。

何謂「事實」？指的是「凡事必有其因緣」，肯定這樣的因緣事實，是因為佛法要教我們「如何解決問題」。佛法教導我們面對問題時，必須了解導致當前問題的因緣，從而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樣認識佛法，你就能務實面對問題，並且準備解決問題。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能帶給自己和別人平安。

反之，遇到問題時，你告訴自己「一切如夢如幻、了不可得，不必執著，也不值得在意」，即使此刻內心糾結，你還是這樣安慰自己，讓自己「放下」，然而，下次再遇到同樣的問題，你依舊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你只會用「觀點」來安慰自己，你只學到一堆觀點，無

助於解決問題的務實之道。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的宗教和信仰，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你連日子都無法過下去；人與人之間相處導致的煩惱、內心的糾結，你也無法度越；當然解脫就更談不上了。

佛法不把現實當作虛無，不否定因緣的真實性，佛法教導我們要「看清事實，務實的面對問題，了解問題的因緣，準備解決問題，奮力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不論是柴鹽油米醬醋茶等日常生活問題，或是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都必須勇敢去面對。無法解決問題的人，哪有資格談「解脫」呢？

※ 2016 年 5 月 12 日，隨佛禪師對北京法友群之開示



世界很大！

諸位在 佛陀座前立定志願，受持終生九戒，成為僧團的近學者，千萬要好好努力，珍惜自己的修行因緣。

修行是不進則退，向後轉不會比向前容易！

修行人當「以佛法為道，以眾生為念」，念茲在茲。若能如此，修行之路即能走好，不會覺得苦悶，數十年寒暑轉眼即過。利益眾生，無比辛勞，很辛勞卻不辛苦，還能法喜充滿。

修行人不要有地域觀念，哪裏有黑暗，就在那裏點亮光明！修行人不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也不是逃離自己不喜歡的事，更不談個人興趣、喜好與否，修行人沒有自己，只問正道及世間的需要。如此的念茲在茲，走一段長路，人生自然能改變。

我們便是佛法，起心動念便是佛法。經本只是經本，佛法是生命的表現，不是經本。在中道僧團修行，師父可以保證是：一者，僧人會窮，因為僧團是乞士，此處是「丐幫」。二者，僧人會忙，事情做不完，眼前望去一片眾生，只要有人，你就得利益人。三者，世界很大，這一點你要記在心裏，自己慢慢體會。佛教必須是普世的宗教，必須讓行走在大地上的人，都有機會聽聞到佛法。

師父無法替你改變以上三項的一與二，但可以保證幫你打開生命的另一扇門，自此「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生命從此不同，未知、未見的眾生，將走入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將走入眾生的生命。

錢不會跟隨你，但是你的生命有其他生命的參與，我們賺得的是寶貴的生命。這些人會記得你，錢財不會記得你。

師父為你打開的，是走入另一個世界的大門！

※2016年9月18日隨佛長老於聖佛寺禪三十給年輕修行者的開示。



中道的生活

原始佛教講緣起，教導大家行中道。南傳《相應部》〈諦相應〉第 11 經（轉法輪經）中，佛陀有言：「出家者不可親近於二邊。以何為二邊耶？（一）於諸欲以愛欲貪著為事者，乃下劣、卑賤、凡夫之所行、非聖賢，乃無義相應。（二）以自之煩苦為事者，為苦，非聖賢，乃無義相應。諸比丘！如來捨此二邊，以中道現等覺。」因此，何謂中道？面對當前的因緣，正念正智住，盡力做能力所及之事，開展自他最大的利益，不追求過度的逸樂，也不鑽牛角尖過度的自煩自苦；對世間事既不會念念不捨，但也不會冷漠不理；不偏於唯物，也不偏於唯心。此謂之中道。

人一直都是生活在感情和理智的拉扯中。感情的特質在於追求全然滿足自我的慾望、充分體現自我的需要，人對感情，往往是要要求百分百的滿足。比如女朋友問男朋友愛自己有幾分，男朋友答：「百分之九十！還

有百分之十給父母。」女生聽了，理智上是百分百接受，但是情感上卻無法接受，非得百分之百不可。足見感情的需要是超越現實、是理想的，並不符合實際。

理智是在現實人生中，經由接觸、探知、記憶、學習、修改、調整、乃至複製有利益的經驗，使在現實人生中獲致最大的效能；理智會酌量現實的情況，壓抑感情的需要，使人學會退讓或放棄。

實際而言，不管在極寒、極熱、極高、極低、極乾、極濕的地表環境中，或有無讀書、有無穿衣的情況下，人都能活下去，而且還能繁衍子孫。活不下去者，大多數是生活在「中道」的環境中，但內心卻是很不「中道」；也就是身體活在現實中，但卻念茲在茲於「理想」，這當然免不了身心失衡。緣由是：這樣的人 EQ 有問題，只想追求自己的理想，卻不願意看清楚眼前的因緣，審情度勢的調整方向和腳步，如是，身心能不失衡嗎？

人活在感情和理智的夾縫中。若偏於感情，則好高騖遠，不務實際；但若偏於理智，則會像機器人般，

生活雖過得好，卻沒有人樂於跟你一起生活，內心會很寂寞。因為感情就像調味料，只有米、蔬菜，一定吃的飽，但若沒有糖、鹽、油等調味料，卻會吃得不開心。人活在群體中，感情上需要一件事，即是他人的支持、認同和欣賞。當我們對一個人說：「你很好！」這時，就如同菜餚加了調味料般，生命立即有了意義和光采。

因為人感情上需要他人的支持、認同和欣賞，於是乎人就學會了「分享」，將自己的利益分享給他人，以博取他人的支持、認同和欣賞。雖然分享時，個人實際的利益減少了，但生命的味道卻增加了。

人在理智與感情的平衡中尋求「中道」，「分享」即是理智與感情的「中道」。一個人要讓自己的生命有色彩、生活有味道，一定要學會分享；因為「分享」，人生會變得豐富多姿。

懂得分享，分享給對的人，互相能喜歡、欣賞，才可能有「合作」！一加一絕對會大於二，因為二人合作會產生互補效應。當我們尋求最大的利益時，「合作」是最聰明的一件事，因為合作會讓實際的利益變得

更多，讓感情和理智最大的需要都因而實現。「合作」即是在行「中道」。

因此，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不要活在自己的感覺中，走出理智和感情不成熟的障礙，走出自我生命的大門，學會中道的生活，懂得分享與合作，除了實現自己，也要讓別人能實現他自己。有錢大家一起賺，才會賺更多。生命是奇蹟，珍惜自己生命的過程，也欣賞他人生命的表現。學佛之人，必須是個健康成熟之人。

※2018年3月25日隨佛禪師在台北中道禪院演講內容



努力在今天，不擔憂明天

世間人忙了一輩子，忙些甚麼？基本上是「把自己煩死！」這句話怎麼講呢？多數的人並不是多麼的貪心，但就是有一種念想——將來千萬不要沒飯吃、沒錢用、沒地方住。他也不是一定要大富大貴，只不過擔心將來缺了什麼，如此而已。這般「擔心未來」的念想，似乎也很單純，不過是擔心未來罷了！念想求的、要的，也是基本的食、衣、住、行及日用。吃是簡單吃，住是不求大，穿也不講究。

然而，想不到的是：就是這麼一點點、小小不貪心的想法，即改變了自己的一輩子！

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誰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雖然我們要的真的不多！但是，因為自己不知道能活多久，所以必定不知道需要多少錢才算夠用。如此，自然會產生一種「尋求安全」的想法，那就是「多多益善」。但是，多多益善的機會，並不是要有就有；這個

時候又會陷入一種「忐忑不安、焦慮不定」的心緒；當陷入焦慮不安的處境，就很難能夠理智、冷靜、全心全意的過今天的生活。因為念想、心情、作為，總是放在「替未來做準備」，想的總離不開「未來的需要」。試問：今天的我們，如何能活得滿足、平安？

就這麼一點點不貪心、簡單的念想，竟然改變了今天的生活品質，也在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一輩子。一個看似「不為過」的想法，事實上影響人生巨大。

佛陀教導出家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只要已經盡心盡力的努力過，現在就不覺得遺憾、不足；現在有什麼，都可以面對、接受。明天繼續努力就好！」

絕大多數的在家人則不是如此！總是擔心：「明天不要沒飯吃，明天不要沒錢用，明天不要沒地方住！」正因為這點念想的不同，出家人與在家人的人生就截然的不同。

一個合格的出家人，是認真的「努力今天」，不是花時間在「後悔過去、期待未來、猶豫現在」；他們

絕大多數的時間、精力、想法，不是用在期待明天、擔心明天，而是「盡力做今天能做、可做的事，並且有利自他的事」。

只要傾力在今日，必會明白「沒有錯過今天」！只要盡力做現在可以做、能做、值得做的事，必會明白「生命的價值，不在成就，是在沒有錯過」！如此，我們活得很滿足。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別，是在「今天不同」；由於今天的不同，所以彼此不同；由於彼此的差別，總是在今天不同，所以一輩子都不同！

然而，人們已經習慣：今天是為明天而努力！若不為明天設想，似乎未來極有可能會發生難以解決的困難。譬如：世俗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確，人是不能目光如豆。問題是「遠慮」是憂慮哪一方面呢？看看現實的人間，多數人是因為「思慮不可知的未來」，所以一定是「現在有憂」。例如：某人總是設想著未來，為此他很認真努力，各方面都很好，唯獨想法不好、心情不好；另一個人則一樣的認真努力，各方面

也都很好，但重心放在今天，不是一直「思慮不可知的未來」，因而心情踏實、平安。

這兩類人的相同之處，是一樣的認真努力於今天，但是生活品質不同。

你了解問題出在甚麼地方嗎？當人陷在「要的不多，只是希望未來可以如何」的念想時，此人就招來了「現在憂愁」的模式了。

明天會如何，沒有人可以確定的知道、掌握。任何的計畫、推測，都是「依據已知，推斷未知」的假設而已！可以計畫，但不應當「把計畫、推斷當做事實」。

我們可以做好規畫，但最重要的事，絕不是「實現計畫」，而是「盡力做，並且隨機改變計畫」。智者應知：明天不是任何計畫的實現，實際是今天努力的呈現。今天做今天能做的事，明天面對明天的事！努力的智者，不憂、不愁！

※2020年7月9日，隨佛長老於台北中道禪院週四課程的開示。



人 間 行 道



因緣與業

許多人認為「業」是釋迦牟尼佛的思想，實則上，釋迦牟尼佛教的思想是「因緣」，而不是「業」。

因緣跟「業」有什麼不同呢？「業」對許多人來講，是一個很浪漫的宗教理論。譬如一隻鴿子死了以後，可能會變成你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死了以後，可能會變成一隻美麗的白兔。這就是「業」讓人覺得浪漫、迷人的地方。

在佛教之前，印度有幾種特別的信仰。有婆羅門教，這是雅利安人的信仰。雅利安人在印度是征服者的角色，征服了印度的土著。他們認為人間的禍福吉凶都是由神來決定的，認為神創造了一切，特別是讓有雅利安血統的人能夠再生。他們的理論是：雅利安人從神那裡得到了靈魂，所以雅利安人死了以後，可以再生；而印度土著則沒有從神那裡得到靈魂，所以死了以後就沒有了。所以這個婆羅門教的信仰，對於被征服的土著來

說，是沒什麼宗教利益可說。這種宗教信仰，印度土著是不能接受的。

為了反對婆羅門教，於是有了另外一種新的信仰、一種宗教思維的形成，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業」這個思想的形成。「業」思想的完成，大概在西元前八世紀到九世紀。這是由印度土著所推動出來的新的宗教思維，不是雅利安人的。他們把神的人格整個抽離掉，否定了神的存在，否定了神的主宰性。提出來的思想是：這個世界、宇宙是永恆的，世界就像大海一樣，如果這個大海是鹹的，那麼每滴海水也是鹹的；如果這個宇宙是永恆的，那麼這個宇宙的任何一部分也具有永恆的特質。所以生命有一個永恆的本性，稱為神我，神我不是靈魂的意思，並沒有靈魂的含義，但是它是從生到死之間的一個屬性，這神我是永恆的、自有的，並不是由神的賜予，它是自然界本來就有的屬性。

印度人為什麼提出這個思想呢？第一、他們反對婆羅門教的信仰。第二、他們要為印度人爭取宗教上自主的地位。由於婆羅門教的教義，死了再生必須要有靈

魂，而靈魂必須由神賜予。因此不是雅利安血統的人，沒有靈魂，死了就不能再生。而神我，不是由神賜予，它是本來就有，是永恆的，也是死了再生的一個根據。因此，神我思想的提出，印度人得到了宗教地位；雖然神我不是靈魂，但卻有像靈魂一樣的功能。

婆羅門教提倡種姓階級的思想；但新的奧義書思想，則認為生命都是平等的。再者，婆羅門教認為人間形形色色的差別是由神來決定的，所以善惡行為意義不大，主要是看神的意思、安排。因此在婆羅門教的信仰裡，向神禱告，向神祭祀，是宗教上主要的重點；但奧義書的思想則完全不一樣，它提出「業」的思想，認為世間種種的不同，不是由神決定，而是由「業」決定。

「業」是什麼呢？指的就是我們過去所做的行為，我們曾經做過什麼，就會形成一個決定的力量，決定往後我們得到什麼。因此，我們的面貌為什麼會長這樣？遭遇為什麼會如是？……都不是由神來決定，而是由「業」來決定。

從宗教思想的比較來說，「業」的思想是比較合乎

邏輯一點，因為在「業」的思想裡，善惡作為對於自己的現在和將來有它的意義。因為在「業」的思想裡，重點不是向神禱告，而是自己的善惡行為。

雅利安人的許多行為是腐敗的，可是婆羅門教的信仰不問善惡，賜給雅利安人很好的生命地位，印度人覺得這是不公平的信仰，因此印度人才提出宗教改革的新思想，從「神我」的提出，提出了「生命是平等」的思想；也提出了「業」的思想，由自己的善惡行為來決定將來，而不是由神的意思來決定。「業」的思想的確確是比「神決定一切」更合乎邏輯，也更合乎善惡的要求。

但是「業」的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呢？「業」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去決定現在」這個宿命思想的矛盾。舉個例子，譬如：有位先生走在路上，給車子撞了，按照「業」的思想，撞他的人，路上這麼多的人都沒撞，偏偏就撞到他，這一定就是「業」的問題。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撞他的人是沒有罪的，為什麼呢？因為肯定被撞的人過去曾經傷害過他，所以開車的人在這

一生才會來撞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發生任何事情，都是在償還過去所做的行為。

又如：你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發生了困難，你提供幫助，但這個不是個善行，這是一件回報的行為，也是「業」的問題。為什麼呢？為什麼你剛好要幫助這個人呢？為什麼這個人這個時候剛好碰到你來幫助他呢？這不是神的意思，這是「業」的決定。所以你幫助他，如果單從現在來看，好像做了一件善舉，但是從過去跟現在來看，只是報答這個人過去曾經對我做過的善行而已。因此，如果只是從現在來看，是某人做了壞事，或某人做了善事；但若從過去跟現在來看，善行乃是回報，惡行則是報復的行為，就像還錢跟討債，還錢跟討債是公平的事，因此，沒有實際的善惡可言。

再舉個例來講：前幾天波士頓發生了一件很令人遺憾的事，就是兩個年輕人做了傷害很多人的事，如果按照「業」的思想，為什麼這兩個年輕人會做這件事呢？爆炸的時候，那麼多人受傷，為什麼剛好那幾個人的腳被炸斷呢？如果把這件事情說成是上帝的安排，那我們

會想，那神會不會太殘忍了？如果把這件事情說成是過去的「業」決定的，那這兩個年輕人好像也沒做壞事，他們好像只是來討債而已，那些腿被炸斷的人肯定在過去曾傷害這兩個年輕人，這是「業」的思想。我相信諸位一定會覺得這兩種解釋都很不合道理。所以，波士頓發生這樣令人遺憾的事，是神的安排嗎？我相信你不會接受的；那如果說那是過去的「業」所決定的事，我想你也會覺得怪怪的吧！

「所有的現在都是由過去決定，而現在的作為則決定未來」，這就是「業」的思想。「業」的說法好像是在回應善惡的邏輯，但事實上是不講善惡，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任何善事，只是還債，還債談不上善事；現在做的任何不當的行為，只是討債，討債也不是壞事。雖然，「業」好像是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善惡可言。再者，所有現在發生的事都是已經被決定好了，如果這樣的話，這個世界怎麼開始呢？「業」的思想又說沒有開始，事實上，沒有開始只是逃避問題而已。因為它既然說現在由過去決定，又說沒有開始，這兩種說法既衝突又矛盾。

諸位朋友，以上這兩種說法，跟 釋迦牟尼佛都沒有任何關係。在 佛陀正覺之前，印度主要就是充斥著婆羅門教跟「業」的思想、信仰。在 佛陀正覺之前，「業」的思想在印度已經流傳了將近五百年了。

佛陀的思想不是提供一套信仰或者是哲學上的詭辯， 佛陀思想的重點，在於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我用很簡單的譬喻來解釋 佛陀的教導跟「業」有什麼不同。「業」的思想是過去決定現在，我們所做的任何行為，就會決定將來發生什麼事，具有強制的決定性；但是 佛陀的思想則否定這種決定性， 佛陀強調：事事物物沒有決定性，只有影響。我們做任何事情，的的確確會產生作用，但這個作用僅止於一種影響而已。

舉例來講，我們今天做了某一種善行，那這個善行，就會對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所處的環境造成影響；當我們做了一件善行，形成一種影響以後，它並沒有決定我們以後在明天或者在將來，一定得到一個善的結果。為什麼呢？因為在現實的生活裡，任何的一件事物，它都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在佛教的說法裡，任何一

件事情的發生，它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由過去影響現在，但是沒有決定；第二、現在發生的事情除了受過去影響以外，還受到我們現在的想法跟作為的影響；第三、受到現在個人以外環境的影響。這三個影響，形成一個互相影響的關係。這就好像三個人抬著一張桌子，是這三個人使力來影響這張桌子的平衡，誰也不能決定這張桌子的穩定性，但是每個人都影響這張桌子的平衡；特別的是，任何一個人會影響其他兩個人，但也受其他兩個人的影響。

再舉個例子：昨天你從超級市場買了一瓶牛奶回來，所以今天早上桌上的牛奶是昨天買的，不能退貨了，因為歷史不能重來。現在你要喝這瓶牛奶，今天這個牛奶是什麼味道呢？這瓶牛奶原本放在冰箱裡，所以這牛奶是受冰箱的影響；你現在喝了以後，不喜歡這個牛奶的味道，你會怎麼做呢？你就再加一些水果在裡頭。現在你再喝這瓶牛奶，是什麼味道呢？是昨天買的牛奶的味道嗎？不是！是現在的水果的味道嗎？也不是！但你不能說：現在的這瓶牛奶沒有昨天牛奶的味道；也不能說，這瓶牛奶是昨天的牛奶的味道。

簡單來講，現在你喝的這瓶牛奶受昨天買的牛奶的影響，因為這個牛奶是昨天買的；但是加了水果，是你現在的想法跟作為；而你加的這些水果，是現在從其它地方拿的。所以現在喝到的牛奶，就是由這三個因素影響而形成：受昨天買的牛奶的影響，受你現在打算怎麼做的影響，受你現在從外面拿到的水果種類的影響。受這三個因素影響而形成的才是現在實際的現實，但這三個因素都沒有決定現在，只有影響現在。我們喝到的牛奶的確是昨天買來的牛奶，但你實際喝到的不等於昨天買來的；我們現在的作為會改變過去在現在的表現，我們不能否定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影響歷史在今天的表現，這是很重要的認識；再者，我們的努力也不能只靠自己，因為在現在，除了我們的努力，外在的環境也很重要。因此，我們希望人生更好，對環境也要關心，佛法講的因緣就是這個意思：沒有決定，但有影響。

諸位朋友，釋迦牟尼佛講的因緣，簡單的說，就是有影響而沒有決定性。他所提出來的思想，不像「業」的思想給人那種確定性；也不像「業」，保證做了什麼事情，就一定可以得到什麼。但人們要的是什麼

呢？人們希望一個確定的答案。譬如說，我們做了什麼，如果不能保證一定得到什麼，那我們就會覺得「我們為什麼要做」？在行為跟得到的結果之間，人們要的是一種確定的關係。簡單來講，人們不喜歡不確定的耕耘，人們要的是「耕耘了以後，確定可以得到多少收穫」的一種關係。

但是，不確定性反而給我們無限的機會。其實在現實的人生裡，我們本來就有無限的機會。如同昨天你買了一瓶牛奶，今天要喝時，卻發現牛奶的味道不是你喜歡的味道，但只要我們在牛奶中加了些什麼（好比果汁、巧克力、咖啡等），味道就會改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機會。諸位，「不確定」反而給了我們無限的機會。如果確定了，歷史就決定了今天，那麼過去做錯的事，今天懺悔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確定」，我們今天的努力會改變歷史在今天的表現，這就是我們的機會。昨天做錯的事情，今天改變了，我們就有機會，所以懺悔不是只有精神上的意義而已，它在今天來說是有實際上的幫助。

佛陀教導人們，要讓人生更好，不能只靠向神禱告，也不是一天到晚想「這是過去的『業』決定的」。佛陀要我們運用智慧來讓我們今天更好，要我們運用智慧想想：「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我現在做了什麼？現在的環境到底怎麼回事？」，再想想：「我應該做什麼改變？面對這個環境要怎樣努力？」能這樣，我們今天的人生就會變得更好。

總之，佛法的重點是要我們用智慧解決人生的問題，讓我們今天更好。因此，佛法不是一種宗教信仰，也不是一套哲學，重點不在安慰心理，重點是在幫助你，讓你今天實際上更好。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

佛法是 釋迦佛陀的教說，是佛弟子的依止與歸向的所在。佛教雖以 佛陀為師，但現實人間的佛教，是出於後世佛弟子（僧俗七眾）的集團，是在長久的傳襲中，發展為匯集不同時空之社會文化的綜合體，所以傳續於佛教中的教說，不全然等於佛法，這是一種必然的現實，此事不用大驚小怪，也沒有人可以改變此事。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並非不能並存，但要分清本末與真實義、非真實義。若佛教像百貨公司，那就要像百貨公司一樣，所有陳列販售的貨品，要確實標明品質、用途與品牌，以及使用說明和使用禁忌，讓顧客得到充分與真實的資訊，保持商品品質及服務水準，不賣假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如此百貨公司的信譽及服務的口碑一流，必定業務增上。但若是百貨公司中，因為各個專櫃競搶客戶，又吹噓自己的商品，造成品質、用途與品牌的標示不明，變

得把氣球標示成救生筏，把維他命 C 當治心藥賣，太陽眼鏡當近視眼鏡，將滅火器說成一般的噴霧罐，非洲製當成德國製，這樣的百貨公司是否真能利益於大眾？最重要的是，佛教不應當是以服務為主的百貨公司。佛教是醫院，佛法是良藥，醫生的醫術最為重要。醫院不是張老師專線，愛心當然非常重要，但不能只強調愛心第一，病人真正的需要是「消除病苦，永不再犯」。藥的種類可以很多，但藥的品質、用途、禁忌及副作用，有忠實告知患者的義務，不可把安眠藥標示為心臟藥，胃乳片說成胃藥。醫院當以治人為先，不能拖延病情，而巧說是讓病人多見習醫術，增長見識，更不能盤算如何賺錢與擴大營業，卻聲稱是要為更多的人服務。醫生治病是務實與科學的事，以能確實治病為先，心理關懷與愛心服務是次要，感性、理想、靈應與安慰，不能真正解決病人的疾病。更不能以奇蹟，作為醫院的廣告。務實為本，確實為要！

學法者當先以佛說為本，以信從佛說為先，再讀其他宗師的著作，才能走出部派祖師的身影，歸向於 佛陀的光環。凡事不必強作解，既有 佛陀為師，有佛法

為歸，又何必斤斤計較於歷代宗師是否為明眼人呢？難道不是明眼人就不值得尊敬、護持嗎？如此一來，對任何一位宗師的德學與貢獻，既能仰重、讚歎及肯定，又得以不陷於宗派情感的深谷，能如法、如律的抉擇祖師的教說，而不離於「佛法僧戒」的皈依。如印度部派佛教本末十八部，主張與說法的多樣性，更甚於現今的「（大乘）菩薩道」，同一問題眾解分歧、相互對立，表面上似是學說輝煌，實是佛弟子已忘佛之教說，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世間的一神信仰，不論神學理論多麼紛雜對立，終究不會動搖真神的絕對地位，無礙於一神救贖的信仰本質，一樣可以興教於世。然而，佛教中最可貴的，不是對佛的信仰，而是佛法的純正，如佛所說「此（五根）諸功德，一切皆是慧為其首，以攝持故」（大正藏《相應阿含》SĀ655 經）、「聖弟子若有慧，則隨信等而住，隨精進等而住，隨念等而住，隨定等而住」（《相應部》根相應 SN48.52 經；大正藏《相應阿含》SĀ654 經），多樣而分歧的教說，正是佛教的致命傷，部派佛教的分歧，代表著印度佛教走到了末

途。公元前一世紀『般若經』的傳出，新出於後世的「（大乘）菩薩道」興起，印度傳統部派佛教即迅速的衰微與沒落，後來「（大乘）菩薩道」的學派也不免於分歧對立，造成學眾無所適從而偏向信仰。當印度教大盛之後，「（大乘）菩薩道」則融攝於中，而日漸消失於印度。部派佛教與新菩薩道的衰微，都是教說多樣與分歧所致。

從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十一世紀，錫蘭佛教受到南印的影響，歷經教派紛雜對立與社會動亂，而日趨沒落。直到十二世紀中葉，錫蘭國王與佛教大德痛定思痛，將衰落的錫蘭教派定於分別說系的大寺派（銅鑠部），完成了教說統一的工作，並傳佈於東南亞各地。此後，南傳佛教即在保持「部派學說（銅鑠部）」的純正性之下，歷經了社會的遷移與異教的侵凌，猶能穩健的傳續至現在，發展成為今日的南傳佛教世界。因此，雖然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的一部（銅鑠部）而已，但對於佛教的住持來說，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教說的統一性與純正性」是十分有用及重要。

現今的一貫道日盛一日，「（大乘）菩薩道」正走向印度部派佛教的老路，一貫道的興起，是「（大乘）菩薩道」的警鐘，南方佛教為回教勢力所包圍，耶教大盛於世間。現今信仰佛教的人數，已為國際性大宗教之末尾，佛弟子如再不深刻省思、痛定思痛，一味維護過去舊有的模式，則只能說來日可能無多了。



原始佛法對宗教信仰的看法與立場

相對於世間的宗教而言，佛法的唯一立場是以「教法的內容是否如實」來區分佛法及不同於佛法的其他異說。

是否「如實」，不是在評論宗教之高低，而是在表達：佛法的立場只論及如實與不如實、真實與不真實，亦即是否切合實際。

佛法的立場即是如此，至於人們選擇相信什麼，則屬於個人之事。有些人的信仰選擇的不是實不實際，而是喜不喜歡。因此佛法對於其他各種不同的宗教，基本上並不排斥；不排斥的原因在於，雖然它們的說法與原始佛法不同，但還是有人覺得需要它們。假使我們排斥了哪個宗教，不就形同排斥了某一類的人嗎？佛法不排斥眾生，是故，佛法不排斥其他宗教。但不排斥，並不等於接納。

對於不同的宗教說法，佛法只會用「真實、不真實」來分辨彼此的差別，不論是什麼樣的宗教，只要不是傷風敗俗、不違犯法律，或者破壞人類的基本道德，基本上佛教抱持的態度是：不排斥，也不鼓勵；至於眾生做何選擇，佛法皆予以尊重。

佛陀的教法是以「緣起法」及「四聖諦」為樞軸，以「務實、科學、人本」為準則，強調務實、實證、實際，著重解決問題、解決煩惱。四聖諦中包含「因緣法」，因緣法談論當前眾生五陰的繫縛及苦的生法與滅法，強調有情眾生身心如何運作，以及所產生的問題是如何生起，這些都是實際的問題；以因緣法認識宇宙人生，形成的人生態度是務實、科學、實證的，絕不是在談玄說妙；依因緣法所建立解決問題的正道，亦即斷繫縛以及苦滅的正道，也是依事實為根據導引出一個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此可知，佛法的重點在解決問題，四聖諦就是要務實、有效的解決問題，解決人類現實人生的問題及苦惱。

每一種宗教都具有慈悲、愛眾生的精神，這一點

無需再加以強調，需要特別重視的反而是教法的內容，究竟是否對人們有幫助。 佛陀教法的核心一直是強調「合乎實際」，導向解決現實人生的問題；佛法提供世人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不需要強調慈悲，已然即是慈悲！

※2020 年 11 月 8 日，隨佛長老於臺北中道禪院開示內容。



看清平等與差别的智慧， 何來糾結、貪婪、苦惱？

一、甚麼是無智、不義的平等？

社會的一般人士，在爭取個人利益、權力、地位、訊息上，往往採用純粹理想性質的「個人至上，平等無差」的見解，主張任何形式的「差別待遇」都是不公、不義、不合理的錯誤，真正的慈悲、良善、真愛及大智慧，應當是不分任何對象、不設任何門檻的給予，必需是「平等無別」的教導、幫助與機會。

這類人士認為：存有任何差別的對待，即是一種不義、偽善，應當反對到底，直到徹底的「平等無差」為止！

以上的想法，應當是 19~20 世紀期間，許多地區進行社會革命的觀點、訴求及口號。宣傳的理由及口號是很能蠱惑人心，但是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破壞既有的穩定秩序，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

研究社會學的人多數知道一句話：「平等！平等！多少人挾汝之名，擅行不義之實。」

平心而論，這種純粹理想性質的「個人至上，平等無差」的見解，在 20 世紀時，經由許多國家的實踐性檢驗，已經證明不僅不可行，更會帶給人類社會障礙。

簡要的直說，「個人至上，平等無差」的想法，是現今先進社會早已拋棄的過時、不當想法。現今世界各國社會，是早已拋棄此說，無人採用了。

舉例來說：

現代社會的任何公司、行號、政府機構，在招聘人員時，何者不是依照工作的性質、專業需要、責任擔綱……，施設出人才的錄用、薪資、福利、權限標準？同工同酬，不同工不同酬，這不僅是社會的共識，更是一種合理的公義。否則，社會如何運作？

現代社會的任何培育人才機構、制度，何者不是根

據教育的性質、內容、需要，再依照年齡、學習資歷、智商、性向、品德表現……等，施設出錄取的標準？

學歷分級、學校分類、學科分別、測試分級、證照分類及分級，學生更是分別錄取的進行教育，這是教育的正常作法。試問：一切不分別會更高明？試問：學生的品德不良，學校不懲處或開除嗎？

正常的人都知道，多數要求不分別取才、錄用的人，若不是理想不實際的人，即是本身失能、缺德，卻又渴望可與有能、有德者等同遭遇的人。

「個人至上，平等無差」的思想，是脫節現實人生的理想，並且是一種缺乏務實了解現實的空洞理想，也是針對「異於自己、優於自己」的否定、打擊、壓制。

直接的說，「個人至上，平等無差」是一種用神聖作包裝，實則內容是貪婪、不義、無知及災難。

二、網路憤青的「疾藜」

網路上，有某群自認為是學習四聖諦的人士，公開宣傳以下的論調：

釋迦無秘密，迦葉無覆藏：

佛陀沒有為自己的弟子留一手，

佛教也沒有只為自己的信徒傳授的密法。

佛法是不分地域、種族、社會、國家、宗教，

也不分職業、身份、地位、學識，

任何人都可以修，都可以通達明白。

自說自話的宣傳言論，是沒甚麼實際價值可言。正確認識 佛陀的說法，是應當「依經依律」的探討，不是「自說自話」的作法。

以上列舉該群人士的言論，是在佛世時，早已由裸

形外道的尼乾子若提子提出，並且自稱是「蒺藜論」，目的是貶謫、攻訐 釋迦佛陀。見大正藏《相應阿含》915 經（南傳《相應部》〈聚落主相應〉9 經）：

《相應阿含》915 經：爾時、尼捷語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藜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聚落主白尼捷：「阿梨！何等為蒺藜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

尼捷語聚落主：「汝往沙門瞿曇所，作如是言：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若（瞿曇）言：不者！汝應語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

若（瞿曇）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汝復應問言：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以何等故，或為一種人說法，或不為一種人說法？

作如是問者，是名蒺藜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蒺藜！學名是 *Tribulus terrestris*，英文名稱

Caltrop, Puncturevine Caltrop, Puncture Vine，果實具刺狀物，又稱為刺蒺藜、鬼頭刺……。

《相應阿含》915 經的這段經文內容，是記述裸形外道的尼乾子若提子為了攻訐 釋迦佛陀，狡詭的教居家信眾前去問難 佛陀。當時問難的重點，即是圍繞在「平等無別的利益眾生」。

異道尼乾子若提子提出：如果 釋迦佛陀宣稱不是平等無別的利益一切人，即貶謫「瞿曇與凡愚夫無異」。反之，如果 釋迦佛陀宣稱是平等無別的利益一切人，隨即問難：「為甚麼瞿曇只為某一種人說法，卻不為另一種人說法？」

尼乾子若提子的重點，不是真誠探究問題的答案，只是為了讓 釋迦佛陀難看，故自稱是「蒺藜」的言論，目的只為了「刺佛」而已！

在網路宣傳以上引述文章的人士，大概相當自豪於自己的想法及論調，目的是拐彎批判傳法有區別對象的佛教團體，卻不知是自曝其短。

三、佛陀如何回應異道的「蒺藜」

佛陀的教導，是否存有學法對象的差別性？

為甚麼？

佛陀面對尼乾子外道的「蒺藜」，作出以下的回應：

《相應阿含》915 經：佛告聚落主：「聚落主！譬如有三種田：有一種田沃壤肥澤，第二田中，第三田瘠薄。云何聚落主！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於最沃壤肥澤者，先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當於中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當於最下瘠薄之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何故如是？」

聚落主言：「不欲廢田，存種而已。」

佛告聚落主：「我亦如是，如彼沃壤肥澤田者，我諸比丘、比丘尼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我而住。作如是念：佛所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中田者，我弟子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我亦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察我住。作如是念：世尊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田家最下田者，如是我為諸外道異學，尼犍子輩，亦為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然於彼等少聞法者，亦為其說；多聞法者，亦為其說。然其彼眾，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知其義者，亦復長夜以義饒益，安

隱樂住。」

如此可見，雖然 佛陀普為大眾宣法，教法是「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但是佛陀是依據不同的對象，採行有次第、差別的教導，這是 佛陀的教育作法。

平等無差的作法，為何不是 佛陀的做法？因為諸法是緣生法，緣生法絕不是平等不二。平等無差的觀點及作法，是出自脫離緣生事實的妄見，既不可信，也無法運用在現實生活。

「平等、勝、劣」的見解，是出自無明、妄見，不是智慧。見大正藏《相應阿含》45 經：

《相應阿含》45 經：「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觸故，起……我勝覺、我等覺、我卑覺……如是知、如是見覺，皆由六觸入故。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觸入處，捨離無明而生明，不生……勝覺、等覺、卑覺……。」

平等無別的見解，是印度奧義書、耆那教，或是後

世菩薩道的見解，乃至基督教等一神論的救贖理論，絕不是 釋迦佛陀的思想。

四、佛陀針對求法者差別的施設

佛陀對於前來求法的對象，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佛教的傳法、出家，一直都有著資格的規範，不是不分一切的接受。

見大正藏《相應阿含》964 經（南傳《中部》〈婆蹉衢多大經〉）：

《相應阿含》964 經：婆蹉白佛：「如天大雨，水流隨下，瞿曇法律亦復如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隨流，向於涅槃，浚輸涅槃。甚奇！佛、法、僧平等法律，若餘異道出家，來詣瞿曇所，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幾時便聽出家？」

佛告婆蹉：「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

受具足者，乃至四月，於和尚所受衣而住。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

婆蹉白佛：「若諸異道出家，來於正法律欲求出家、受具足，聽於和尚所受衣。若滿四月聽出家者，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衣，若於正法律而得出家、受具足。我當於瞿曇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持梵行！」

佛告婆蹉：「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此段經文的旨意，是提到有「婆蹉異道」前來問法。該位「婆蹉異道」聞了 佛陀的初步開示後，明白學習佛法獲得的利益是「無高下」。因此，「婆蹉異道」自說：

「如天大雨，水流隨下，瞿曇法律亦復如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隨流，向於涅槃，浚輸涅槃。」

接著，聞法歡喜的「婆蹉異道」，追問：若是諸異

道出家（非佛教學人）前來要求出家，佛教僧團是採取甚麼作法？佛陀的回答：

「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乃至四月，於和尚所受衣而住。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

「婆蹉異道」聽後，誤以為「諸異道出家只要在僧團學習滿四個月」，即可以出家、受具足戒，故說：

「若滿四月聽出家者，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衣、出家、受具足。」

釋迦佛陀接著指正，不是「異道出家在僧團學習滿四個月後，即可出家、受具足」，再次強調「修學滿四個月，只是出家資格的約略要求」，隨即的更正教示：

「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

可見，佛法談及的平等無別，是指修學佛法可以獲得的利益，都是「解脫於苦，向於涅槃，沒輪涅槃」。

當然，這是偏向「讚嘆利果」的說明，絕不是主張「學法因緣是毫無差別限制」，更不是傳法次第、內容、對象是毫無差別的平等無分。

五、依緣起差別的智覺、公義

甚麼是智覺、公義的差別？

諸法是緣生法，這是事實，不是釋迦佛陀的個人創見。

緣生，必受不同因緣的限約，無法既是此、又是彼的完美無缺。

因此，可以根據當前不同因緣的實況，又可以依據不同因緣的採行不同的方法，務實的利益符合當前因緣的人，是實際可行的事，也是真正的智慧、慈悲、公義。

若是追求：可以不分任何對象、不設任何門檻的給

予，必需是「平等無別」的教導、幫助與機會。這是出自「個人至上」的理想、期待及貪婪，實際是自己做不到，現實也無有，卻又要求別人必須做給自己。

脫節事實，遠離因緣智見的無知，「個人至上」的理想、期待及貪婪，是追求「平等無差」的虛幻偏途。

學人應自覺，起慚愧，生正見，這才能正向解脫。

六、何來糾結、貪婪、苦惱？

某些學人的作風，是既要學習他人的長處，又自戀式的拒絕承認。一方面是焦躁的忙於抬高自己，莫名的否定、攻訐對方，另一方面是無法面對自身學習受到限制，處處刺探他人的心得，巧立名目的要求他人必需全盤的給予。

若是他人無法滿足自身病態的期待，則淪落為無理的叫囂、謾罵、攻訐，無情義的盜取、破壞，最後還合

理化的包裝自身的荒誕不經。

佛世時，異道沙門盜取 佛陀教導的「四念處」，用佛法謀取社會名利，卻不知恥的反轉向僧團叫囂：「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所謂俱能說法！」見《相應阿含》743 經：

《相應阿含》743 經：「諸外道出家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如是法：不斷五蓋，惱心，慧力羸，為障礙分，不趣涅槃。善攝其心，住四念處，心與慈俱，無怨、無嫉、亦無瞋恚，廣大無量，善修充滿；……如是修習悲，喜，捨心俱，亦如是說。我等亦復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所謂俱能說法！』」

當時僧團面對盜法異道的囂張跋扈，雖然心不喜悅，卻無法有效的回應。僧團是如何處理？僧團的處理方法，只能是向 佛陀報告，看 佛陀是如何處理！

面對異道盜法、詬難僧團的情況， 釋迦佛陀是向僧團教示「不讓僧團以外獲知的教法」。這是讓佛教僧

團具有攝服天、人等八眾的力量，維持佛教的穩定、超越，避免不當人士的破壞。見《相應阿含》743 經：

《相應阿含》743 經：「時眾多比丘聞諸外道出家所說，心不喜悅……以彼外道出家所說，廣白世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應問：修習慈心，為何所勝？修習悲、喜、捨心，為何所勝？如是問時，彼諸外道出家，心則駭散，或說外異事，或瞋慢、毀訾，違背不忍，或默然萎熟低頭，失辯思惟而住。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隨順樂者，唯除如來及聲聞眾者。……

比丘！心與慈俱，多修習，於淨最勝；悲心修習、多修習，空入處最勝；喜心修習、多修習，識入處最勝；捨心修習、多修習，無所有入處最勝。』」

佛陀有為弟子保留不外傳的教法？答案是有！

許多人學習佛法，是傾向「偏執人格」的心態，只想「我可以得到多少好處」，不準備改變自己。這類人士會高唱「佛法無秘密，傳法不覆藏」，目的是滿足自

己的利益、需求。

這些人士的問題是甚麼？是別人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

或許，真正的問題，只是某些學人無法面對：自戀、貪婪、無義的自身毛病！

自戀！無法遵循佛法、戒律，也無有尊重僧團、師友的心態，喜愛自說一法、自立一套的崇拜自己，待人、做事是目無師友、寡恩無義。

貪婪！無法遵守僧團律戒，喜愛藉佛法的求名、營利，藉用「品德高尚，何用持戒」的老把式，包藏貪婪的作為。

無義！自戀、貪婪的人格特質，只能接受「有利自己」的事物。若是有利他人則嫉妒、憤怒，處處皆非；若是有利自己則讚嘆、歡喜，事事皆是真善。

如此之輩，論人、論事是只問自身名利，無法依據

事實及公義的待人、做事。

試問：若學人真是智知因緣、緣生，為何會有「緣起差別」的批判及苦惱？

自知，一定勝過自戀！當知任何人都可能是甚麼都會，甚麼都是「無師自通」，不能既要學習，又要自大。

冷靜，一定好過貪婪！當知任何人都可能甚麼都有，也無法甚麼都要，無法既要清淨，又要享受。

分享，一定勝過自私的不義！當知任何事都不可能「只有利己」，利己是機會及耕耘，利他是智慧及氣度。有智有義的人不能只想利己，卻不顧他人利益。

面對實情，請自重吧！



影響發生的世間， 只有可能性，無有確定性

為什麼有的人能遇到且能深入修學正法不動搖？

為什麼有的人遇不到正法，即使遇到了正法也不能深入？

為什麼有的人能見法？

為什麼有的人在南傳佛教、北傳佛教、藏密、東密……流浪無家？

多數的人不是找真相、事實，實際是尋找「內心的需要、彌補及理想」。

但是，世間有甚麼是為自己的需要而量身打造？應當極其少有！

又有甚麼，是既能符合現在自己的需要及理想，並且隨著內外環境的轉變，時時處處可以符合自己的需

要及理想？應當是無有！

一心尋覓內心的需要、彌補及理想的人，最大可能是流浪與失望！

決心尋求真相與事實的人，極大可能會尋得真相與事實。

因為，今天沒遇到，有可能未來可以遇到；今天不能明白，經過不斷學習，未來可能明白；今天內心的坎過不去，明天可能過得去，而且願意接受事實。

人類的文明可說是不停探求世間真相的過程，其中極大的需要及理想，是可以掌握宇宙運行的規範與調控方法，目的是有效的掌握現在及未來。

簡單的說，是把一切的不確定轉為確定，將一切的未知轉成已知。

宗教、哲學或科學，皆想要對世間的一切作出解釋，並給予確實的答案。

其原因也是因為「推動人類文明、探求宇宙真相的最大動力，是尋求掌握現在及未來的方法，並將一切的未知轉成為已知的內在需要」。

釋迦佛陀對人類說：「諸法因緣生，非常亦非我。」這是 佛陀對人類最大、最震懾的說法，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其中的深意。

因緣生的真義，即是「影響發生」；緣生則非常亦非我，是指出「影響發生，是無決定、不確定」。

因緣生，絕不是部派佛教誤說的「和合生，俱生」。

釋迦佛陀的教導，是讓人類知道：影響發生的世間，只有可能性，而無有確定性。

人類努力的終點，應當不是掌握現在及未來的方法，也不是將一切的未知轉成為已知，而是「在無有確定結果的情況下，繼續往有益於現在及未來的方向前進」。

尋求需要及理想的人，必需面對的「內在不安、焦慮與苦」，是「無有確定的結果與答案」。

尋求真相與事實的人，應當會知道：農夫的智慧及快樂，不是如何耕耘及豐收而已！

農夫可以依據時節、環境的差異，採取不同的作法進行耕耘；

可以在耕耘的過程，解決許多不同的問題與困難；

在努力耕耘後，享受休息，體會等待過程的身心成長；

在收成時，得知世界的奇妙與可貴，學會生命的謙虛及自知之明的睿智。

當然，還有分享努力予其他生命的平安與滿足。

未知！不確定！或許是讓生命可以更加成熟、豐富，更懂得滿足與幸福的禮物。



出家生活的挑戰

出家是件苦差事，別以為剃了頭就是出家，剃頭很容易，但是出家生活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首先，對壯丁而言，出了家，一輩子不能娶姑娘，除了要能自制，也要能外拒，得要禁得起環境的誘惑。

第二，得克服內心的欲貪與傲慢。由於你品格端正，真誠關懷信眾，感謝、尊敬你的人必然很多，處在這樣的順境當中，一味的自覺良好，不知不覺中增長傲慢而不自知，更不知道傲慢的增長，能讓欲貪更形熾盛。如果對此毫無覺察，卻又必須待在僧團如法如律與眾合住，必定造成僧團的困擾。必須有真正的修為，才能調伏此種欲貪。

第三，得能安貧守道。出家人利益眾生，每天做牛做馬，極為勞累，但在物質上還是只有一鉢飯、一襲僧衣。在工酬不相稱的狀態下，得要懂得調伏，否則會

質疑自己這樣做值得嗎？

第四，得認真學習本科專業。不論多累、多忙，也得精勤於經法、禪法、戒律的學習。疏於本業的學習，出家人將如沒有靈魂的軀殼，生命不知何去何從。

第五，得安於毀謗。即使前面四點，你都堅持為之，成為有僧格的僧人，然而來自於佛門的毀謗、破壞行為往往隨之而來，並且終其一輩子，無休止的一天。你得克制報復的心理。

第六，得勸勉形形色色的護法信眾。需調整個人性格、情感上的缺陷，不依個人的喜好、淡化個人的七情六欲，才能就事論事處理公眾事務、勸勉信眾。

第七，得調停弟子之間的問題，鼓勵僧眾以法為先、以利益眾生為務，在正道的路上一起努力。

以上所舉只是若干要點，實際上比這困難更多，出家是一項艱鉅的工作，絕非想像中的容易，一路上風霜雨露，很辛苦，但走過之後，你才能知道很值得。

※2016年9月21日 隨佛長老 於中道禪禪三十第二階的開示。



僧團的意義與可貴

最近，在近學於中道僧團的居家信士當中，發生了一件令僧人感念與深省的事。

有一位法在居士，今年七十多歲，近學中道僧團已有兩年多了。四月中旬的某夜，他在臨睡前，對女兒說：「今天爸爸的心臟感到很不舒服，萬一明天早上爸爸沒再醒來，你不要難過。因為這兩年在隨佛師父與中道僧團的教導下，爸爸已經瞭解、明白 釋迦佛陀的原說教法，內心非常的法喜與平安。對這一生而言，爸爸已經沒有遺憾了。如果爸爸不在了，你要好好的護持、供養中道僧團，幫助中道僧團將佛法傳承下去。爸爸在此生未能解脫，那一定還會在人間受生，如果中道僧團還在人間傳續佛法，我才能有機會再依止僧團學習正法。」

不久，法在居士的女兒（也是學習原始佛法的學員），向僧團及法友們如實的說出這件事的經過。

當我聽了這件事，可說是感觸良深，隨即提醒僧團的法師們：「諸位法師！世人在種種苦惱中，是多麼需要學習 釋迦佛陀的教法，幫助他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滅苦。如果此生無法在現實生活當中滅苦、解脫，他們又是多麼盼望能夠不離 佛陀的正法，可以一世接一世的持續修行，正向菩提。諸位法師！僧團受到世人的信任與依賴，在生死之中作為學法、息苦的依靠，責任何其重大！僧團不僅要精勤的修行，務實的助人息苦，更要團結合作的世世代代傳承 佛陀法教，不能辜負世人的信賴！」

凡是「苦」，一定是「現前的苦」，而「現前的苦」即是「當前身心的苦」，「息苦」也一定是「息止現前身心的苦」！當知在苦惱當中，最大的需要與盼望，即是度苦、息苦，任何死後得度、死後得生天堂享樂，或是在下一生得到安樂、解脫，是無法實際有效的在此世、現前滅除苦的逼迫。種種美麗的宗教信仰，對解決現實的困苦來說，終究只是一種「安慰」而已！畢竟在此世、現前能夠息除苦惱，才是最實際、可及的受用。

對世人來說，「現世滅苦」才是務實與實際的需要，這既不能寄望於玄渺信仰與空靈哲思，也無法藉聖靈得救，終究是必須自己依據「實際有用的滅苦方法」予以實踐得度。若要如此，除了本身精勤努力以外，還必須仰賴在人間傳續 佛陀教法的僧團，持續的將佛法傳承於後世，世人才能世世代代都有聞法、學法的機會。

任何人都要面對「老、病、死」，更要面對生死之間的種種內外苦惱。 釋迦佛陀的教導，正是為了幫助世人斷除人生的煩惱，遠離「老、病、死」的苦惱，絕不是為了確立一個偉大的宗教信仰。可貴的佛法，有賴佛陀的出家僧團擔負起傳承、宣揚的責任，在家信士加以關照、支持，才能持續久長的發揮利世利人的大用。

由於一般人要面對「老、病、死」， 佛陀的出家弟子同樣要面對「老、病、死」，任何一位智者也都會有「老、病、死」。因此，尊貴的佛法不能託付給任何一位大師、僧人，或是個人。佛法應當要託付予「傳承佛法的僧團」，才能夠代代相承的傳續於後世，利益現

世與後世的人。

生命是緣生法，而因緣勢必影響不已，何有「常、我」可說？因此，「傳承佛法」的重責大任，重視的是代代傳承的僧團，絕不是任何的個人。雖然僧團不可能是完美，但是佛法的傳承原本就不保證是完美無瑕。試想：今天世人還能聞法、學法，還能有機會在僧團中出家修行，難道是因為有完美的僧團在人間嗎？無論如何，群策群力的僧團，還是比自以為是的個人來得可靠、穩當。佛陀在法與律的教導上，都要弟子們遠離「尊崇、貪愛自我」，不能「以自為尊，以己為重」，才能夠在因緣、緣生的智覺中，正向離貪、解脫、慈悲的修證。唯有如此，修習佛法的弟子們，才能經由內在覺醒與行為改造，知足、感恩、謙和，懂得惜緣、惜眾，成為智覺清明與團結無爭的僧團，有力的持續傳承佛法利澤世人。

反之，如果在認知及待人處事上，處處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需求為重，只知要旁人配合自己，不把其他人當一回事，那麼無論如何說，都不是相應正

覺、解脫與慈悲，既無法成為團體的一份子，也無法真正無私、無爭的共成團結的僧團。如佛世時曾有信士為了得到供養的大利益，堅持只要供養 佛陀。此時， 佛陀教導這位信士：「可以施僧得大果報。……但以施僧，我在僧數。」¹ 佛陀的意思是，不要只想供養 佛陀（個人），供養僧團可得大利益，只要布施予僧團即可，因為「我（佛）在僧團中」， 佛陀也是僧團的一份子。這是 佛陀以身作則，用身教來教導弟子，遠離「自我為中心」的作為，以僧團為重，將自己的榮耀轉化為群體的榮耀。

佛陀的弟子們，不論是僧與俗，要有「緣生則無常、非我」的明見和修為，才不會為了「貪愛自我」，而造成妒嫉相爭、難以和合的問題。如果一個出家人時時掛念：師長能給我甚麼？僧團能幫我甚麼？內心計量著別人可滿足自己多少需求？或是盤算著自己是否能站在大家的前面？那麼此人只是想在佛門沾光，不是準

1. 見《五分律》第二十卷：參大正藏 T22 p.136.1-13~14, p.686.1-10

備為 佛陀、僧團及道場增光。這樣的佛弟子勢必無法和合於眾，只會分化及競爭，使佛法的傳承發生變質，而佛法的存續、開展必有內在無法跨越的困難。如此一來，釋迦佛陀將傳承教法的大事，託付予僧團的用心，勢必難以實現了。想想佛教的部派林立，學人對立難合，不都是出自「以自為尊」的因素嗎？

因此，僧人能遠離「掌握自我，證明自我，突顯自我，維護自我」的焦慮、渴求與苦惱，才會有「榮耀歸於 佛陀，成就歸於僧團，利益歸於大眾」的體認。這樣的修學心態，不僅能謙懷的待人處眾，也懂得感念師長與僧團的庇護恩德，更能讓僧團和合、團結的傳承佛法，利益世間導向菩提。

佛法是濟世良藥，是改變生命的良藥，不是成就個人光彩的工具，而學人的修證是稟受 佛陀、佛法、僧團與師長的恩澤，不是出自「個人的天資或福報」。卓越的辯才及能力，雖然難得，但不如善學佛法改變自己，榮耀 佛陀，感念維護僧團，才是學法、弘法的正途。

個人一生學法，除了「依經依律」修行以外，一向尊師重道，更重做人的恩情道義。一生講學傳法，雖廣開方便予人學法的機緣，但有三種很難學法入道的學人：一、貢高我慢、不敬三寶者；二、忘恩負義，欺師悖友者；三、假藉佛法、求取名利者。這三類學人都是有「以自為尊，愛己為重」的弊病，也是對佛法很難務實實踐的人。這類人學了佛法，大多不是準備解決自己的問題，是為了作「師長」、「人上人」。佛門內嫉妒爭鬥不休，許多真心付出、老實實修的學人受到不當的壓抑及排擠，進而影響佛教的正常發展，也多和這三類學人有密切的關連。

多年來，個人遇過許多這類的學人，因為心態作為與師門學風不合，無不對師長及道場造成困擾。又如：在 2012 年約 8~9 月間，有四、五位居家信士前來臺北中道禪院學法。這些人經過數月的學習後，中道禪院的法工群發現，原來這幾個人是某知名宣揚『阿含經』的道場，特別指派前來觀察瞭解的「采探」人員，當中有宣稱已得二果、三果者。這些人員來此，是一面認真的學習，一面搜集此地的所有宣法資料，又得知平常上

課影音資料不外傳，更是極力的向眾多舊學員借筆記影印。指派這些人員前來「采探」的道場法師，是一方面學習、取用這些「采探」人員取得的法義資料，修正、提升自己原有的宣法內容及水準，另一方面向信眾批評、貶抑中道僧團的修行。當中道禪院法工群多方的求證無誤後，在 2013 年 1 月向中道僧團報告此事，並即時請這些人員離開中道禪院的學法課程。因為該道場用競奪名利的不當心態及作法，輕法、慢法、不當使用法，更不懂得感謝。如此不質直而行，豈是為人師表的行徑？既不是真心學法，也不能安頓身心，作好弟子們的表率。

這些佛教內的不正常現象，不會為佛教及僧團帶來真正的清淨與利益，只是某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及需要，焦急的要建立自己的成就，而帶給旁人及佛教無謂的負擔與爭端。一個「愛己為重、以自為尊」的人，只知要求他人如何配合自己的需要，面對他人的榮耀及成就，則有擔憂「不如人」的焦慮，不僅難以接納、承受他人的貢獻及優點，也缺乏念恩、感恩的心境。

顯現、傳承、宣揚「佛陀原說」的中道僧團，除了重視 佛陀原說之外，更以嚴持僧律，落實無有私人的財產、信眾，處處以團結僧團為重。既不是開宗立派，更不重在任何個人的表現，重視的是「依經依律，和合一味，團結無分」的僧團。中道僧團藉由遠離個人財富及私人名利的受用，助成僧人離貪及無爭的修為，促進無爭、和合之僧團的發展，才能夠世世代代傳承「佛陀原說」，利澤現世與後世。

不逾越 佛陀的教導，不違背 佛陀的囑付，堅定的團結僧團，不讓信賴的信士失去學法的依靠，不讓佛法斷了傳承，忠實的傳承「佛陀原說」，讓 佛陀的正法傳承久長，正是中道僧團努力的所在。



隨佛問答

問：佛陀、阿羅漢對於經驗的人、事，是否沒有好壞、香臭、美醜等覺知及感受？

有人說道：「阿羅漢對於經驗的人、事，是不會有好壞、香臭、美醜等覺知感受。」

問：不知此說是否合乎 釋迦佛陀教法、合乎事實？

答：此問甚好！有關「解脫的聖者對於經驗的人、事，不會有好壞、香臭、美醜等覺知感受」，可說是許多號稱佛弟子的錯解及顛倒。

當知：只要有健康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即可以有與色、聲、香、味、觸、法（精神活

動的感受、思想、行動意圖）發生交互影響的因緣，進而緣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覺知，這包含了五種生理覺知及一種精神覺知。這是「具備健康的感官」必定會有的覺知，不論是一般人，或是解脫者，無不是如此。因為，這是生活在現實世界必要的生存要件，否則一定無法活下去。

此外，具足了根、境、識的因緣，即可以針對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種不同面向的覺知，引發六種不同面向的感受（受）、思想（想）、行動意圖（行）等精神活動。

釋迦佛陀對於有情眾生的認識與解說，不是世人執取的我、人、眾生，而是「緣生五陰」。緣生五陰是指：1. 色陰：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以及色、聲、香、味、觸等五色境；2. 受陰（法境）：情緒、感情的精神活動；3. 想陰（法境）：分別、推測、歸納、判定、記憶的精神活動；4. 行陰（法境）：取捨、抉斷等行動意圖的精神活動；5. 識陰：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種不同面向的覺知。

例如：眼、色緣生眼識，眼、色、眼識之緣假名為眼觸，眼觸緣生眼受、眼想、眼行（針對眼識的覺知，引發感受（受）、思想（想）、行動意圖（行）等精神活動）。其餘，耳、聲緣生耳識，耳、聲、耳識之緣假名為耳觸，耳觸緣生耳受、耳想、耳行（針對耳識的覺知，引發感受（受）、思想（想）、行動意圖（行）等精神活動）；鼻、香緣生鼻識……；舌、味緣生舌識……；身、觸緣生身識……；意、法緣生意識……。健康、正常的緣生五陰，一共有六組不同因緣的「緣生五陰」。

凡是健全、健康、正常的一般人或解脫者，皆是經由六組不同因緣生的五陰而呈現的「緣生法」，既不是我、人、眾生，更不可能是「不起覺知，無有好壞、香臭、美醜等感受、想法」。

簡單試想：釋迦佛陀住世時，每日 佛陀及諸阿羅漢出門托鉢、應供時，可有分別白日、黑夜、遠近、高低、男女、老少？可有判知受供硬食、軟食，以及已足、未足？對眾說法、自身行道時，可有分別了知

善、惡及正道、不正道？

試問：如果 佛陀及諸阿羅漢是無分別，當如何行道、度眾？如果 佛陀及諸阿羅漢是健全妥善的行道、度眾，怎可能是無分別？

如是，學人應當正知： 佛陀及諸阿羅漢是有分別，不是「不分別、無分別」，只有印度的奧義書、耆那教等異道思想，他們才主張「不分別、無分別是解脫的境界」。

佛陀及諸阿羅漢是如何的分別？

佛陀及諸阿羅漢的分別，是依據緣起的正念、四聖諦的正見，針對當前的人、事經驗，予以善分別、正分別：何謂當前緣起的事實？何謂當前困局及苦之緣生？何謂當前困局及苦之緣滅？何謂當前困局及苦之緣滅正道？

因此， 佛陀及諸阿羅漢的分別，一、分別的核心基準，是不脫節現實世界的緣起事實；二、分別的

目的，是務實有效的解脫自、他的生命困局及苦惱。

然而，一般人的世界，既有「分別」，也有「不分別」。

甚麼是一般人的「分別」？一般人的分別核心基準，不是「緣起」，而是「人、我、眾生」；一般人的分別目的，不是「務實有效的解脫自、他的生命困局及苦惱」，而是為了「擁有、掌控、穩固、永恆」，意思是「喜愛的可以穩定擁有，不喜歡的可以永久拒除，以及隨心所欲皆得成就」。

一般人的「不分別、無分別」，是出自「無知」與「厭煩心緒引起的不取捨、不作為的意願」，或者是奧義書、耆那教的異道信仰者，誤以為「分別即生煩惱，不分別則無煩惱」的禪定解脫觀點。

除此以外，佛陀及諸阿羅漢的分別，有人生經歷過程中，多經驗的習慣、少經驗的不習慣。但是，佛陀及諸阿羅漢對於習慣的經驗，既不是感受的喜

歡、判知的真善美、行動意圖的追求、擁有、需要。反之，佛陀及諸阿羅漢對於不習慣的經驗，既不是感受的不喜歡及厭惡、判知的虛假醜惡、行動意圖的逃避、捨棄、拒除。直接的說，只是單純的習慣、不習慣的面對而已！完全無涉及貪厭、善惡美醜、想要與不想要。

一般人的的人生經歷過程，也是有多經驗的習慣、少經驗的不習慣。但一般人對於習慣的經驗，既是感受的喜歡，往往也是判知的真善美，更多是行動意圖的追求、擁有、需要。此外，一般人對於不習慣的經驗，既是感受的不喜歡及厭惡，往往也是判知的虛假醜惡，也多是行動意圖的逃避、捨棄、拒除。直接的說，一般人的習慣、不習慣，大多是同等對應到情緒感受、判知、行動取向了！幾乎是涉及貪厭、善惡美醜、想要與不想要。

除此以外，有關不殺生等十善戒、十惡法，又是如何定善與惡？

凡是緣生法，則無常，皆無法予以定性。.

在此，依因緣法的基準，做出說明。如下：

殺生、偷盜等惡法，在律戒的判定上，古來即有開、遮、持、犯的判定分別。這是在犯戒與否的判定上，既不是純粹的行為主義，也不是純然的動機認定，而是要依據當事者的認知、動機、事況、手段、目的成辦或未遂等，方方面面的考量後，再作出判定。

除了律法的認定方式以外，在因緣法的看法下，一切發生的事物，都難以定性。譬如：砍伐老樹的作為，既是破壞樹林，同時也是讓新樹種生成的必要過程。它是敗壞因緣，同時也是促生因緣，無法予以定性是壞或生。

又，任何生命的生存、延續，必定是要耗用眾多資源才得以存續，不可能完全不需要自身以外的其他資源，即得以存續於世。此外，生命耗用資源的現象，必定具有排他性，如我吃了這粒蘋果，即造成其他生

命少吃一粒蘋果的機會。

因此，救一生命的作為，同時也是造成被救生命多耗用其他生命存續資源的作為。如此可知，緣生法是多方面的影響，無法予以定性。

試問：既然，緣生法無法予以定性，難道人類的任何行為，都沒有是非善惡，豈不胡作非為、世道大亂？如果，世人行為是有善、有惡，那麼善、惡是如何認定？

答：如前說明，只依據發生的事件本身，是無法予以定性是得、失、成、敗、善、惡。世事判定為得、失、成、敗、善、惡，皆出於依據當事者的認知、動機、事況、手段、目的成辦或未遂等，作為判定標準，這也就是「依據當事者為出發點，受影響者為終點，兩點之間的線為判定基準」。

直接的說，一切萬法皆緣生，無法予以定性，而任何的定性，也只是出於「因緣之某種特定面向的結

果」。世間是有得、失、成、敗、善、惡，但這不是絕對、不移的定性為「得、失、成、敗、善、惡」。「得、失、成、敗、善、惡」只是因緣性、關涉性、影響性的不同面向，而不是出於固定性或絕對性。

※ 中道僧團 隨佛 2020 年 10 月 4 日於臉書發表



從美國大選看： 人類日漸遺忘的謙虛、警策與自制

人類是存活在地球的生物之一，不論從宗教的立場來看，或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有迷惘、蠻橫、黑暗的求生本能。簡單的說，人類確實有著不同於其他生物的特質，但具有難以自制的迷惘、蠻橫、黑暗面。

因此，人類社會歷經數千年的文明發展，發展出宗教信仰、倫理、法律、善良風俗，目的應當是為了「制約人類的迷惘、蠻橫、黑暗面，使人類可以朝向理智、良知、光明」。

倫理、法律、善良風俗是教育方法，這是透過經驗傳遞的教育途徑，達到「約束人類的迷惘、蠻橫、黑暗面」的目的。然而，教育的效果必定是「有限」，其原因是「任何違背倫理、法律、善良風俗的作為，必須清楚無疑的被社會得知，並且受到壓制與懲罰」，否則倫理、法律、善良風俗是不會自動產生任何「約束人類的

迷惘、蠻橫、黑暗面」的作用。

人類的前輩、先賢非常明白「人類具有難以自制的迷惘、蠻橫、黑暗面」，在那民智未開的時代，人類社會的前輩、先賢不約而同的發展出不同面貌的「宗教」，運用「宗教」貶抑、約制、遠離「人類的迷惘、蠻橫、黑暗面」，並作為「引導人類朝向理智、良知、光明」的有效方法。

理由是，宗教具有人類不可確知的特質，使人類知道自身的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因而懂得「珍惜生命，敬畏人生，自我約制」。不論「輪迴、解脫」及「神、天堂」是否真實不虛，對宗教的信仰，必使人具有「朝向理智、良知、光明，遠離迷惘、蠻橫、黑暗面」的堅定意志與巨大力量。

人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只依靠教育也能培養出理智、端正、善良、品德。但是，缺乏信仰的人品，當面對誘惑、壓迫、恐懼時，往往是薄弱無力，無法堅定有力的遠離「人類難以自制的迷惘、蠻橫、黑暗面」。

正是如此，世上不論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宗教，無不對人類社會具有無可抹滅的貢獻。

現代科技主導的人類社會，人們對於宗教信仰是日漸薄弱，卻日益的相信、肯定自己，莫名的認為「人類總有辦法解決問題與困難」，失去了「面對自身不足應有的謙虛、警策及自制」。

不論政治立場、好壞對錯的觀察，從這次美國大選的現象，可以發現：

1. 利用科技掌控網路、社交平台、資訊傳媒，可以操控人民的認知與表達。

2. 掌控資訊大數據，掌控民眾的隱私及生活資訊，可以操制社會運作的方向。

3. 操控選舉：利用現代各種資訊、科技，可以操控選舉的方向與結果。

4. 操控經濟：利用網路資訊、社交平台、資訊傳媒、大數據，一方面影響選舉、政治，二方面掌控社會資源與經濟。

5. 掌控政治：利用掌控的資源，扶植特定政治人物，控制及打壓特定的政治人物、政黨，達到操控政治人物、主導政治議題、制定政策的目的。

6. 全面性的掌控社會：操控網路資訊、社交平台、資訊傳媒、大數據、選舉方向、政治、社會資源與經濟，完全的控制社會。

現實的世界是愈來愈像美國的魔鬼終結者電影，人工智能控制了人類社會。現實與電影情節所不同的地方，是人工智能的背後，不是冰冷的機器，是發明、運用現代科技的人類集團。

由於人類有難以自制的黑暗面，人類文明才有各種約制人類黑暗面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法律、哲理。若缺乏堅定的宗教信仰，人類憑藉自發的自制能力，即使有，也往往是薄弱與不堪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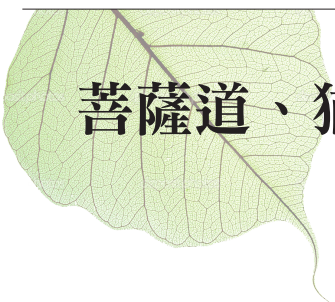
現代科技下的統治方法與能力，不僅相當有效，並且龐大難敵。由人所掌控的現代科技統治技術，作為全面性治理人類社會的工具，如同「現實人間上帝」的難以抵抗，使社會很難避免「人類自身黑暗面」的主導與影響。

宗教的可貴與信仰的力量，讓人類懂得面對自身的不足、不知、不能，進而具備應有的謙虛及警策，這在現代科技泛濫的人類社會，可能是人類自我救贖的最後燈塔了。

※2020 年 11 月 7 日隨佛長老發表於臉書



回首漫長與艱難的 光明路



菩薩道、猶豫、報應、諸天示應

11. 菩薩道

11-1. 走入人間

前文提到，個人學佛初期親近的恩師們，不論是廣欽老和尚、煮雲法師與懺公律師，都是修學彌陀法門的大德。雖然個人在念佛之外，也深入探研漢傳各宗法要，但是發現：各宗教說縱使不同，理論高玄難以契乎當前人間，教證崇聖卻入手、次第模糊，是各宗共通的問題。

因此，縱使已經廣學諸宗要義，自問也深得其解，但是依然是「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自 1979 年個人拜讀了《慈航大師全集》後，深受慈航法師為教、為人等事跡的啟發，決心走入人間，朝向廣大的眾生界，不再念念希求往生淨土的安樂。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最著名的漢傳道場，應當是星雲法師開辦的佛光山。

在 1975 年以前，臺灣社會與佛教環境是相當的保守、樸素、敦厚，星雲法師採用較現代的傳教方式，商業色彩濃厚的宗教服務形態，企業化的組織及經營方式，肯定無法得到傳統佛教道場及信眾的認同。

自入佛門，個人對佛光山的印象一直不佳，不曾考慮在佛光山學習佛法。但是，佛光山發行的《佛門梵唄錄音帶》，倒是相當的喜歡，相關道場舉辦的誦經、超度法會，還是會參與，並且印象還不錯。覺得佛光山的法會，不論是法師的舉止、唱誦，壇場的儀軌、佈置，護法義工的發心、數量，比起當

時傳統的漢傳道場都較好。

此外，是佛光山道場的素齋很好吃，最重要的是佛光山不拒絕信眾去吃齋飯。

若說到「佛光山不拒絕信眾去吃齋飯」的作風，必需談到星雲法師初到臺灣的那一段歲月。

根據星雲法師的說法，二次戰後隨國民黨遷到臺灣，身為孤獨無助的青年僧，是既無教界的人脈背景，也無有臺灣本地有力的護法支持，語言又不通，如同避難到臺灣的流浪人士，生活過得相當的清苦。當時為了生活，曾為臺灣北部某地主看管林地，換得的是有間工寮作為棲身之處，每個月僅有微薄的燈火、食米補助，其餘都要靠自己。

某次，星雲法師到臺北善導寺，希望可在寺裏用齋，卻不知為何受到拒絕。雖然當時正在下雨，但也只好在雨中餓著肚子、撐著傘離開寺院。由於當時是穿著日據臺灣時期一般民眾常用的木屐，走在

佈滿坑洞水窪的路上，一不小心跌趴在路上的水坑裏，身上是又濕、又冷、又餓，也沒甚麼人幫助！

一個修佛的出家人，到佛寺無法吃飯，又過得這般處境，應當會有世態炎涼的深刻感觸。當時的星雲法師，隨即在困境裏起了個誓願：日後，若是主持道場，不論任何人到佛寺都有熱飯、熱菜可吃！

星雲法師的這段經歷，在個人的內心是感觸非常深。

在十六歲時，個人即不得不離開家庭，身無分文的獨立在外，從此未曾再用過家裏一分錢。

個人的童年過得很波折，但是「子不言父過，也不宜公開談論家族的不當」，並且俗家母親已年過九十八歲，過往諸多事跡不宜多言，以表敬母、護母。

十六歲時，孤身獨立在外，半工半讀、生活拮

据，為了過生活，不論刮風、下雨或颱風，每天都要起早送早報，假日需要到 YAMAHA 鋼琴公司做雜務。當時，每天只能限用十二塊半伙食費，早上是饅頭一塊半、豆漿一塊，中午、晚上都是一碗五塊錢的陽春麵，星期日多加五塊錢，可以切幾塊豆干解饞兼補充營養。

過了一段日子後，不再送早報，改為擔任中學生的數學家教，收入比送報多了些，也較不累，假日再到保力達 P（當時市面的飲品）的包裝紙箱工廠做工，生活稍稍好過一點。出門獨居在外數年，都是自食其力的艱難度日，極少與家人接觸，只有逢年過節時，回家探望父母而已！

個人接觸佛光山是在 1979 年之後，接觸佛光山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慈航法師行持的感動，次要的因素是讀了一些星雲法師的早期散文作品。在星雲法師的早期作品，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為佛教、為眾生的心懷，這點讓個人很受感動，也改變了對星雲

法師及佛光山的印象。

因此，個人拜讀《慈航大師全集》後，為了實現「走入人間、關懷眾生」的心願，遂開始接觸星雲法師及佛光山。

最先接觸的佛光山道場，是位在臺北松江路的臺北別院，後來遷至民權東路，改稱為普門寺，當時的住持是慈容法師。

佛光山不拒絕信眾吃齋飯，這對當時離家在外、生活困難，又發心吃素的個人來說，可說是個「好」地方。記得當時星期二或五的晚上六點多，我會到寺裏吃飯，順便參加青年會及金剛禪坐會。至今，還記得那些發心廚房的老菩薩都很疼年青人，法師們也很大方，讓我們到廚房自己找吃，還有甚麼就吃甚麼。吃過飯後，再參加晚間的誦經、拜願，至於聽法是沒甚麼興趣，理由是覺得內容過淺。憑心說，吃了那麼多次的齋飯，也沒供給寺院多少錢！

至今，對那段曾在佛光山道場食用齋飯、彌補營養不足的經歷，個人一直感念在心。在此，要對星雲法師及佛光山致上深深的謝意！

感謝！感恩！感念那一段佛光歲月。

11-2. 佛光發心

個人參與佛光山活動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走入人間、利益眾生，絕不只是為了吃飯。

記得剛接觸佛光山時，有法師直接問我，為甚麼來佛光山？

當時個人也坦誠直率的回答：「之前，我對佛光山的印象是不佳，覺得佛光山是活動多、收錢多、是非多、煩惱多，可惜是佛法不多、真修行人不多的地方。但是讀過太虛、慈航兩位大德的作品後，

想法大為改變，內心深感「只管念佛，一心禪坐，求生淨土」是太過自我了。深感慚愧！此後，讀了星雲法師的作品，再比較佛光山與傳統佛教道場的差異，發現傳統佛教太過落後、消極、頹廢與避世，確實有待改進。」

法師又問：「現在你對大師的看法是甚麼？」

我也直答：「過去，學佛的視野太過狹窄，想法也比較單純、不成熟，現在內心的學佛態度、方向已有所不同，對星雲法師的看法也不同。有關過去對星雲法師的看法，我已有所改進了！」

個人又說：「我覺得不用臆測任何法師的個人修為，只要是有益佛教、眾生的作法，都要讚嘆、肯定。」

自此，個人開始參與佛光山的活動，目的只是服務人群、幫忙佛教，不是為了學法。

11-3. 難忘的佛光人事

佛光山的法務一直都很多，道場的護法及義工是忙都忙不完，加上每次活動都有「場地設計」及「儀軌要求」，這些都要事前學習及彩排，在活動進行時才會看起來「莊嚴隆重」。

因此，次次的活動，大多數的時間是忙在擺設、訓練、彩排，疲於實現法師們的表現要求，真的很勞累！事前討論及規畫，事後的檢討與改進，這都是必要也無可缺少的事。

但是，除活動之外，對於護法及義工的身心引導及向法成長，似乎忙得沒時間教導了！

多數的法師對護法是要求居多，或只是說一些要多發心、多修福田、多布施的話，這對一般初入佛門的居士，或是只重在布施、行善的信徒來說，是還可以。但是，當時的做法大多是談奉獻及付出，少談到深入身心及生活的佛法，對真想學習佛法的

人來說，真的是不足！

當然個人已經三十多年沒接觸佛光山了，現在的情況是如何，這就知道了！

1979~1981 年間，個人在佛光山的道場發心幫忙，經歷許多令人難忘的人及事，也算是在佛光山的收穫了。先說說人吧！

1. 心平法師

星雲法師的出家弟子中，心平法師應是佛光山男眾僧人的首座。

心平法師是臺灣宜蘭人，出家前是在禮儀社擔任吹喇叭的工作，讀的書並不多，在一般人看來，出身算是平庸，似乎不大能夠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然而，或許是這樣的因緣條件，反而讓心平法師成為一個退讓、謙和及體諒旁人的修行人。

心平法師與個人的接觸不算多，但有一點讓人印象深刻。

前面提到：佛光山的法務一直很多，護法及義工是忙不完。

護法及義工為了活動的需要，忙到很晚時，心平法師會體貼的問大伙：「肚子餓不餓？我帶大家去吃點宵夜。」工作結束後，他會開著車，載著義工們出門吃宵夜。

當時的臺灣社會普遍的樸實，夜晚路邊攤上的宵夜，不過是簡單的大眾食物，可是這般體恤大家的辛勞，不僅是「暖胃」，更是「暖心」！似此種種，不勝枚舉。

心平法師是個出身平常的人，企圖心不大，心地厚實，不多用機巧，言語寬平樸直，讓人有種安全感，也令人難忘。可惜！過世得太早。

2. 慧 ○ 法師

1979 年末，有位學友前往佛光山出家。此人在出家前，是臺灣清華大學畢業，大多是研讀漢傳佛教大德印順導師著作的《妙雲集》。

相較於個人的學習經歷，這位法友的學法，顯然是傾向有學術考據的觀點，個人則是傾向傳統宗師看法的漢傳佛教思惟。兩人對佛教的觀點，表面上是改革、保守及新、舊的差異，實際都是有心出家修行、護教的學人，也是同心為佛教。

自開始學佛後，不久，內心即有了出家修行的想法。但是，內心對出家的依止師長、法門、學友及道場，都有一種過度完美的期待，造成面對佛教現實的不滿及恐懼，反而猶豫難決。

精勤樂學佛法的人，內心不想隨俗過一生，亟願出家修行，卻因完美期待而猶豫難決，處在躊躇不前、進退失據的情境。這是非常煎熬的苦惱，眾多

精勤學佛的年輕人，多數都有此困境及苦惱，往往熬了多年還不得解。

1979 年的農曆 7 月，臺北縣土城承天寺舉辦三十天的超度法會。在這個月份，廣欽老和尚採行禁語，也不接見信徒。個人為了解決出家的苦惱，又相信老和尚有「預知」的能力，遂前去請求開示有關出家的事宜。

當天早上即前往承天寺，採取三步一拜的朝山方式上山，同時發心「淨山」。這是在朝山途中，同時將山道兩側約 12 公尺範圍內的垃圾清理乾淨。

當天一方面跪拜朝山，並且在跪拜一段山路後，即回頭將朝拜過的路段沿途兩側予以清理乾淨。先將裝滿垃圾的大垃圾袋放置在山道旁，待回頭下山時，再將垃圾袋攜至山下丟棄。平時費兩小時多即可拜完的山道，當天花了六個多小時，「淨山」共裝滿約二十五大袋的垃圾。

朝山兼淨山的到了承天寺，請擔任老和尚侍者的傳聞法師，代為向老和尚傳達求見的意願。不久，蒙老和尚的慈悲予以接見，傳聞法師遂領個人前去老和尚的寮房。

當進入老和尚寮房時，老和尚默默的盤坐在籐椅上，兩眼炯炯的望著我這個徒弟。是時，個人隨即跪在師父的座前，內心一陣憂苦湧上心頭，不自覺的流下兩行淚水，哽咽的說：「師父！弟子很想出家修行，但是目前還放不下。怎麼辦？」

老師父靜靜的望著我，輕輕的說：「等你放得下時，再出家！」接著，老和尚嘴唇微動默念，並舉起右手在個人前額做書寫狀，意在「祝福庇護」。祝福後，師父即沉默不語，個人也隨即禮謝拜別！

在下山的路上，一方面隨手將置在山道側旁的垃圾袋攜帶下山（上下往返數趟費了不少精力）；另一方面是靜思師父與個人的對答，倏然發現個人的問題是「無謂多餘的糾結」。

怎麼說？因為，「出家」原本即是等自己放得下世俗生活時，再出家！絕不是想出家，即出得了家！

1979年，個人接觸佛光山一段時間後。當時佛光山道場的某法師，因為覺得個人學佛精進、虔誠，又有學佛的良好基礎，並且對佛光山也很真誠、友善、護持，遂不斷的勸勉個人依止星雲法師剃度。甚至，向星雲法師推薦個人，並安排星雲法師與個人會面，討論出家事宜。

星雲法師見過個人以後，過了約半個月，隨即讓這位法師轉達決定，當時是要個人隨星雲法師坐車前往佛光山準備出家。當然這是大德的關懷及鼓勵，豈有不好之理？問題是當時個人尚未決定要出家，也還未決心在佛光山出家。可是，星雲法師善意接引的用心，實在讓個人有了許多心境轉折。考慮數天之後，決定將個人收藏的全部佛書，先送往佛光山，表達內心對佛光山能慈悲接納的感恩及回應。但是，書先上山，人暫不上山，留待後續的決定。

個人收藏的各種佛書眾多，又有許多特殊版本的舊版佛書，用當時郵局販售的大型紙箱包裝，足足裝了近 20 箱。裝箱後，先送到佛光山普門寺，再隨朝山專車送到高雄佛光山的普門中學。最後，是佛光山男眾僧人安住之大智殿的心定法師，得知這些佛書是準備在佛光山出家的居士所有，特別請幾位法師及男居士幫忙搬運至大智殿存放。

1979 年間，個人未依佛光山的安排前去出家，依舊是繼續發心服務。

1979 年秋季，那位年紀與個人相若，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學友，也因為與佛光山接觸，遂與個人有了認識的機緣。由於兩人都有出家的意願，自然是相知相惜。

1979 年末，此人也在佛光山某法師的勸勉下，下定決心前往佛光山出家。臨行前幾天，此人與個人見面、辭行。當天他說：「師兄！我先去佛光山出家，若有甚麼狀況，我會讓你知道。如果確定沒

問題，你再前來出家。」這在當時，也算是學人之間的相知與互助。

1980 年春節期間，個人前往高雄佛光山幫忙，順道探望這位剛出家的學友。剛到佛光山的大智殿時，心定法師一見到個人，隨即說：「喔！那麼多書都是你的喔！為了搬那些書，讓大家累得半死。」

隨後見到剛出家的這位法友，當彼此見了面，他是意氣飛揚，可見出家後是過得很開心。初出家的僧人，必是發心勇猛，在 1979 年底的寺務會議上，他得到「發心第一」的肯定、誇讚。1980 年春節是諸事忙碌，彼此也沒甚麼時間、精力談話。過後，在個人返回臺北前一天，彼此抽空見了面。

當時，我問：「看來，出家後，你過得很開心！你看，我可以過來出家了嗎？」他直接回我說：「不要急！等我再多了解後，再說。」基於對這位學友的信任，遂接受他的建議，一方面調整自己的心境，另一方面靜待他的消息。因此，個人遂在調整心境、

發心服務、等待出家，還有處理現實生活事務中，度過了 1980 年。

期間，個人努力做出家前的準備，譬如學習裁縫、製作漢傳僧人的僧服，舉凡羅漢掛、僧襪……等，這些是某位法師安排製作僧服的裁縫師予以教授指導。記得當時為了準備出家後的用具，如縫衣針，不惜費事的將許多粗細長短不等的縫衣針，一支支置入溶化的蠟油內，用蠟予以包覆起來，目的是為了防鏽。為甚麼費精力做此事？因為心想：出家後，必定努力精進辦道，不成道決不下山。

由於當時是有三十年不下山的心理準備，縫衣針要用三十年啊！所以準備了粗細長短不等的各種縫衣針，並且用蠟將縫衣針包覆起來防鏽。現代的學人可能會說：「有夠老土、守舊，莫名其妙！」

1980 年末，新一年的春節即將來臨，如同往年般，著手準備前往佛光山幫忙春節事務。正當大伙為新年活動作準備之際，令人意外的事隨之傳來：

這位學友在出家約滿一年時，未知會任何法師、居士，悄悄的離開了佛光山，並且不知下落。此事，勸勉此人出家的某法師及個人，或是其他的學友，無人事先得知此事，也無人知其下落。

這件事在眾學友間，確實產生負面的影響，如同揮之不去的陰霾，占據眾學友的內心。當然，個人想去佛光山出家的念頭，也如同被水澆息的火燄，一時之間是無可復燃了。

數個月之後，當眾人逐漸淡忘此事時，1981年某一日午後，個人接到這位學友的來電，電話中彼此的對談內容不多。雖然事情已過了三十多年，但個人還記得當時的對答。

當時，我問：「你住在何處？現在還是出家人的身份嗎？」

他答：「我還是出家人，出家修行是絕對不會改變。現在住在一位老法師的道場，他願意支持我修

行。至於是住在那裏，現在是不方便說。」

我又問：「你是為了甚麼事離開佛光山？」

他答：「我是出家人，有許多事不好說。我勸你不要去佛光山出家！」

我又問：「為甚麼不要去佛光山出家？」

他答：「甚麼原因是不好說！總之，你不要去。我會重新拜師出家，以後就不聯絡了。師兄！你多保重，努力修行，出家是正確的事，千萬不要放棄。」

此後，不再有相關這位學友的任何訊息。

僧人離開出家的僧團與道場，在佛門不算稀少的事；離開後，事事抱怨原出家的僧團及道場，更是常見的事情。人在需要時，說的都是好話；當不要時，說的大多沒甚麼好話。大多數的人只是這種程度，不太能當真。

3. 諸方法師

1979~1981 年間，每到假日，個人常坐朝山專車前往高雄佛光山幫忙，也因此進一步接觸、認識許多位住在佛光大智殿的法師，當時有心定法師、慧明法師、慧農法師、慧舟法師……等數位男眾法師。

當時個人對開著大貨車往來道場各處的慧農法師，印象是相當的深刻。

當時的慧農法師，是個典型臺灣農村青年，老實、忠厚、樸質、勤奮、耐勞，在略顯靦腆中帶著慧黠，做起事來乾脆利落，是個很有奉獻精神的人。當時佛光山正處在開山的前期階段，慧農法師確實是佛光山的重要奉獻人物之一。

除此，在佛光山服務期間，當時也接觸、認識了剛出家未久，年約二十餘歲的馬來西亞繼程法師。繼程法師是檳城竺摩法師的徒弟，1978 年初出家，竺摩法師送其到佛光山觀摩、歷練，算是「名門子

弟」前來臺灣交流。

繼程法師喜歡與年輕的大學男女學生互動、往來，相當熱衷於與年輕學生交談、交流，多數的時間不是在禮佛、念佛、禪坐、經教上用功夫，也不是勤忙於勞務、奉獻。在當時的佛教來看，算是新派的作風，不算是「傳統思想的僧人」。這種新風格，也是繼程法師在馬來西亞佛教的宣法方向，促成現今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的成員，有許多人是繼程法師的子弟兵與代言人，主導了馬佛青的方向及作法，影響了馬來西亞佛教年輕人的學習方向及想法甚多。

2009 年初，個人在馬來西亞宣法，曾在吉隆坡對馬來西亞大學的數十位學生講課。或許，此事令有些人不樂。自此以後，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一直都是「特別照顧」個人的活動，在各方面也相當「習慣關懷」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

古人有言：「適可而止。」這是古來明訓啊！

4. 度鬼事件

1980 年夏季，某假日個人在佛光山的臺北分處幫忙，碰到一件奇特事件。

當時有一位就讀「中國海專」的年輕人前來，目的是尋找佛教書籍。由於彼此都是年輕人，即自然的攀談起來，當時這位年輕人面色看起來，明顯是不當的蒼白，並且皮下微微現著暗青色，令現場的法師與個人不禁關懷起對方的健康。哪想到一問之下，對方說出了一件令人驚悚的事情。

這位年輕人是住在「中國海專」週邊地區的民宅，該戶民宅是佛光山的信徒所有。獨立式兩層建築的住宅是全棟出租予「中國海專」的師生，全棟共住有十一個男性，老師有三人，學生有八人，分別住在大小不等的四間房間。

奇怪的事，是分別住在不同四間房間的十一個男性，不論老師或學生，天天都有人被無形力量干擾，

或是推、拉、壓、扯等，每個人都有受到干擾的經驗，讓大家不得安眠、安寧。最後，許多人不敢繼續住下去，而繼續住著的幾位，也是隨時想搬離開。

由於如此，對我們談起此事的年輕人，因為房租已付，一時之間也無處可去，不知如何是好！當時佛光山的某位法師與個人聽聞此事後，隨即決定提供幫助，擇日一同前往「度鬼」。

大家約了五位法友，選擇在隨後的星期日，一同前往該處民宅誦《地藏經》，並安置簡易的佛堂，懸掛一幅地藏菩薩相，用自力、他力、佛力的共同「度鬼」。

一行僧俗五人在週日午後到達該處民宅，身為民宅主人的佛光山信徒也到現場，還有尚居住在該處的幾位學生也共同參與。一伙人先在客廳牆上裝上簡易的小佛堂，並掛上地藏菩薩相，虔誠恭敬的供上香、花、燈、燭等物品後，法師隨即引領眾人齊同唱誦〈爐香讚〉、《地藏經》。誦完《地藏經》後，

隨即誦 108 遍的〈大悲咒〉，並且隨著誦咒時節大眾走遍該住宅各處。目的是希望藉由佛、菩薩及〈大悲咒〉的力量，將民宅各處予以淨化，除穢避邪得吉祥。

當天進行的佛教儀軌很平安順利，但有一事卻很特別。在誦 108 遍〈大悲咒〉且同時巡繞住宅各處，當經過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間時，個人直覺該處似乎有些奇怪，所以停在樓梯間誦了一段時間的〈大悲咒〉，再繼續巡繞各處。

「度鬼」的活動在下午約四點半結束，隨後即回到佛光山台北分處。當天晚上個人未回到私人住處，是睡在道場過夜。

週一大清早約四點半，個人在安寧的眠寐中倏忽醒來（不是驚醒），由窗戶透入微亮的天光，室內景物隱然可見其輪廓。

此時，發現離個人睡臥處約兩公尺遠的地方，站

立一位年約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髮型是齊耳的清湯掛麵，身穿民國初年的半身旗袍及學生裙，面貌清秀而略帶憂鬱，神情帶著微笑，眼睛望著我且點了點頭。隨後，即消失不見蹤影。

當經歷此事時，個人內心是一片平靜，無有甚麼驚懼的感覺。有趣的是該女子身影消失後，個人是閉眼再繼續睡覺，而且安寧的睡到六點半左右。

這位女子的出現，是夢？是幻？是翳眼所見？或者是真實？不論是何等，她都無有惡意，比較像是感謝般的良善致意。

度鬼！真的度鬼了嗎？或許吧！好心總是好的事。

11-4. 驚懼的報應

1981年春季，正當個人為了「慧某法師」離開佛光山的事件，對出家於佛光山一事感到失落之際，某日下午在佛寺法會上，認識了一位蘇姓男居士。

該名蘇姓居士是特別到佛寺禮佛，目的是懺悔求福佑。由於個人發心走入人間，面對周圍需要幫助的人，內心總是特別注意及關心，遂刻意與蘇姓居士攀談起來。

在兩人的交談中，他說出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當時的蘇姓居士年約二十三歲，祖籍是廣東，家住高雄左營，原就讀陸軍軍官學校，在校的成績優異，順利的讀到畢業。然而，成績優異的他，有參加畢業考試，卻沒有辦法參加畢業典禮。為甚麼？

據蘇姓居士的說法，當他考完畢業考試的當天晚上，他到夜市吃了一碗蛇肉羹。隨後，轉返歸家的路上，即覺得全身發熱，當天夜裏睡覺時，更覺得全身發燙。隔天起，即不再可以解出尿液，身體日漸的水腫發脹，即使不喝水也是繼續的發腫。尤其到了深夜，還會隱約聽到腰間似乎有水流的聲音。嚴重的時候，拳頭腫得似同拳擊手套般大小。

最後，家人將其送到陸軍醫院治療，當時醫生診斷是腎臟病變造成的排尿障礙及水腫。治療方法是注射「利尿劑」！當醫生進行「利尿劑」的注射後，不久即開始排尿。奇怪的是排過尿後不久，即無法再排出尿液，再注射同類型的「利尿劑」，也無法達到排尿的作用。除非，醫生改為注射其它類型的「利尿劑」，才能再次的排出尿液。但是，同樣的狀況又會再次的發生。

如此，一次次的注射「利尿劑」，又一次次的不得不改換其他類型的「利尿劑」，直到所有可用類型的「利尿劑」都失效為止。身體積水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在醫院治療期間，曾因為肺部積水嚴重，影響心跳及呼吸功能，造成數次瀕臨死亡邊緣的緊急情況，也數次送回住所「等待死亡」。奇異的事，是一送回眷村後，當天夜晚眷村內的狗一定是全體「哭嚎終夜」，似乎是暗示著「死亡降臨」，造成眷村住

民的議論、不安。有趣的事，是送回眷村等死卻不得死，最後又再送回醫院。如是的往返數次，折磨不少。

蘇居士住醫院的治療期間，有一奇事發生。曾有一天的中午，他躺在床上休息時，突然見一全身穿著白衣的女子坐在其床沿，可以清楚見到該白衣女子的側臉。此時全身無法動彈，也無法出聲說話，但可清晰的聽到鄰床病友觀看之電視節目的內容及聲音。此時，蘇居士內心深感恐懼、害怕，極力掙扎卻無法得解。最後，盡力喊出聲來，該白衣女子隨即消失無影。

經過治療過程的種種難解的怪事之後，蘇居士的朋友及家人逐漸轉為向宗教尋求幫助。

蘇居士的軍官學校同學得知種種奇事後，向蘇居士的家人介紹一位「清修異人」，該異人在屏東三地門地區帶髮清修，純粹是濟世，推薦可以前去求助。

既然正常醫療無效，只好嘗試其他的方法，聽到有救世的清修異人，蘇家遂由蘇居士的兄長代表前往三地門求助。蘇居士的兄長是個基督徒，在軍隊擔任飛彈營的上校軍官，根本不大相信真有救世能力的「清修異人」。但是，為了親兄弟的安危，只好前往三地門求助。

在該官校同學的帶領下，蘇居士的兄長找到了住在三地門的「清修異人」。

當兩人說明來意後，這位「清修異人」即坐在神壇前八仙桌邊的椅子，並向他們說：「我入陰府查看！」話說完後，隨即閉目、盤起雙腿、正身端坐。根據蘇居士的兄長表述，此時發生一件令人詫異十分的奇事。

這奇事是「清修異人」盤起雙腿、正身端坐在椅子上，正當她閉起雙眼的當下，神壇前八仙桌上的所有物品，如同受到一陣強風吹襲般，頓時全部被掃落於地。奇異的地方是屋內無風，並且除了桌上

諸物不知何因的盡掃落於地之外，其他屋內諸物是點塵不動。這件奇事的發生，讓虔信基督教的他，既深感驚懼，也不得不信「清修異人」確有異能。

如是，兩人靜立在旁，當「清修異人」端坐椅上約半小時多後，只見其緩緩睜開雙眼，並對蘇居士的兄長說：「你的弟弟在前世殺了一個女人，是在船上把一個女孩子推落河中溺死。那位女子死後極為怨恨，一心要報仇。她找了很久後，終於找到了你的弟弟！我勸她解開怨恨，放過你的弟弟，但她堅持要報仇，絕對不放手。最後，只答應再給你的弟弟一年時間。」

當話說完後，「清修異人」即拿起道教用來書寫符咒的小張黃裱紙，閉起眼且默唸著不知是甚麼的語言，一邊唸、一邊將黃裱紙慢慢的捲成小紙團。如是，「清修異人」共捲了七粒黃裱紙紙團，隨後對蘇居士的兄長說：「我將這七粒『金丹』交給你！你回去讓你的弟弟用溫水吞服，每天吞服一粒『金

丹』，他就可以順利的將積水排掉。七日後，即可無礙。」

隨後，即將七粒「金丹」賦予，又交待說：「你要記住，對方只肯多給一年的時間。時間一到，她要即刻索命！」

當天，兩人拜謝「清修異人」後，片刻不停的速將「金丹」送到醫院。令人不能不信的是：在蘇居士依照吩咐的吞服一粒「金丹」後，不久，即聽到腎臟的地方傳來一陣咕嚕！咕嚕！的聲音。接著，是湧起一陣強烈的尿意，隨即到廁所排尿。排尿時，是一切順暢，無有絲毫的困難。如此的過了七天，七天後真如「清修異人」的說法，積水排除乾淨，身體瘦了一大圈，除了精神及體力稍差之外，不覺得有何不適。

這件奇事讓大家不得不信，醫院的醫生也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出了醫院後，最大的問題是「一年的時間一到，對方要即刻索命！」

蘇居士經歷這次的生死關卡，自此虔誠信佛，目的是尋求解冤釋結，可以避免「索命危機」，延長生命的時間，同時修行佛法、解脫生死束縛。

蘇姓居士前來參加寺院法會，也因此與個人相識，都是出自這事件的因緣。當時，個人聽聞蘇居士及其家人的陳述後，不僅深感生死輪迴的可怖，更對這位「清修異人」大感興趣，大有一探究竟的衝動。

11-5. 猶豫

前文提到，個人學佛初期親近的恩師們，不論是廣欽老和尚、煮雲法師與懺公律師，都是修學彌陀法門的大德。雖然個人在念佛之外，也深入探研漢傳各宗法要，但是發現：各宗教說縱使不同，理論高玄而難以契合當前人間，教證崇聖卻入手及次第

模糊，是佛教各宗的共通問題。

因為如此，縱使個人廣學諸宗要義，自問也得諸要義，但是依然是「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接著，又因為受到《慈航大師全集》的感召，個人為了實現「走入人間、關懷眾生」的心願，自動發心參與佛光山活動。但主要不是為了學法，純粹是找事情幫忙、服務人群。

雖然前往佛光山道場幫忙是出自本身的發心，不是受到任何人的勸請、要求，但是自身依舊是濃厚的「傳統佛教觀念」及「念佛人氣息」，面對佛光山的很多方便及新作法，當時確實是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在佛光山參與及幫忙一段時間後，1981年後即慢慢的淡出，最終是未再有任何的接觸。

面對個人與佛光山的緣份，從發心、接觸、幫忙、感恩，到漸行漸遠，終至未再有接觸，是有甚麼不好的事嗎？實際是沒有啥事發生，真的無有！既然沒有任何

不好的事發生，為何要離開而不再幫忙？

雖然修行人之間從相聚、相合到分散，多數是發生許多事，但不必然是發生誰對、誰錯的問題，也不一定是誰好、誰不好的因素。許多時候只是很簡單的「彼此不適應」而已！但是，多數人一向的習慣是「需要則好，不要則壞；相合則事事皆好，分離則人事盡非」。

靜靜想想：何必如此？

11-6. 清修異人與個人的因緣

1981年間，蘇姓居士為了尋求避免「索命危機」的辦法，當然也有精進修行佛法、解脫的意願，遂與個人一同居住共修。當時居住在臺北縣的一處獨棟民宅，修行的方法依然是彌陀法門，除了工作以外，日日按時早晚課，精進念佛、禪坐，二六時中

持佛名號不斷。在那段歲月，個人在念佛的學習上，終於有了極大的進展，並且達到攝念專住、夜寐無夢的程度。

除了工作、修行以外的時間，大多數的時間是陪著蘇姓居士到處尋訪高人，目的是化解冤業，避免索命的苦報。在那段時間，參訪了不少的寺院、神壇，求了相當多的護法神祇，也相當認真的用功念佛。1981年即在這些事情中悄悄的度過，但其間有一事始終是放在心頭，即是想要親自參訪「金丹救命」的清修異人。

1981年12月，佛光山舉行大雄寶殿落成大典，同時舉辦「在家菩薩戒傳戒法會」，個人與蘇居士決定參加佛光山舉辦的「在家菩薩戒傳戒法會」。除了受菩薩戒以外，是在受戒後由高雄轉往屏東縣三地門，目的是參訪「金丹救命」的清修異人。

1981年十二月份，兩人安排好時間，從臺北坐火車，再轉搭客運公車，輾轉到達佛光山。當時準

備受戒的信眾，大多是安排住在普門中學的禮堂。學戒、懺悔等活動都在普中禮堂，受戒儀軌的排練，則是在新落成的大雄寶殿。

當年全臺灣佛寺，沒有一處大殿可以如佛光山大雄寶殿的高大、宏偉、莊嚴，可以在佛光山大雄寶殿受菩薩戒，是被佛友視為相當重大的事。那一次的戒會，得戒和尚是星雲法師，教授和尚是煮雲法師。參加受戒的佛友，近一千兩百人，期間有多位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也前來觀察、了解，可謂是臺灣佛教界的一大盛事。

在佛光山舉辦的菩薩戒傳戒法會上，個人與蘇居士恭敬、虔誠的受了（大乘）的菩薩戒，當時內心也發了誓願：盡未來際，弟子願捨盡一切，利益無邊世界的苦難眾生，同證菩提。

此外，在受戒的法會上，我們學會了穿搭「縵衣」的方法。「縵衣」是（大乘）受八戒或菩薩戒的居家信士，在上佛堂禮佛、課誦、修行時的禮服，

似同（大乘）僧人穿搭的戒衣，但是無有割截接縫而成的福田相。

佛光山傳菩薩戒的法會結束後，個人與蘇居士二人隨即離開佛光山，轉往屏東三地門。當年臺灣的交通建設不似今日，尤其南臺灣是相當的不方便，由高雄大樹鄉到三地門花了很久的時間。

三地門是處原住民居多的偏僻鄉鎮，坐在顛簸的公車上，一站又一站的前進，經過一村又一村，到達三地門的時候約已晚間十點。除了車燈以外，唯有隔一大段路才有的微弱路燈燈光，其餘的眼底所見盡是一片黯黑的大地，以及偶而傳來的狗吠聲。

下了車，站在路邊等待前來接引的人。十二月末的夜晚氣溫，即使在南臺灣依舊是冷冽。此時面對天地，既感到十分的安靜，也十分的蒼茫。

不久，一位女性騎著摩托車前來帶路，也有一臺小貨車前來搭載我們，前往「清修異人」的處所。

車行約有六、七分鐘，抵達時，屋內人員已都安睡，只有一位年約七十多歲的老婦前來開門迎客。該處是一所三合院，極為簡單樸素。

安排入住的客房，是在面對正廳堂右側廂房的一處通鋪，約可睡五、六人。簡單的用一盆熱水洗了手腳後，二人迫不急待的縮進通鋪上的棉被裏。至今，個人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當時，我躺在通鋪上，身上蓋著棉被，眼睛望著懸在屋樑的小燈泡，內心想：「在這麼冷的夜晚，感謝此處提供的照顧，善待來自遠方的陌生人，讓我們有安住的地方，有溫暖的床鋪、棉被、枕頭。感謝！滿心的感謝！」隨後，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隔日的清晨約五點多，我與蘇居士幾乎是同時被吵醒，吵醒我們的是來自屋前庭院的言語聲。當時，二人不約而同的翻身起床，探身於通鋪邊上的窗戶，望向屋前庭院一探發生何事？

此時，只見一位年約六十餘歲，頭留過腰長髮、

身穿素色長袍，如西班牙鬥牛士拿著鬥牛布巾一般，雙手拿著佛教祖師穿著的金線福田樣的祖衣袈裟。最令人感到怪異的事，是此人一邊雙手將祖衣攤開拿著，一邊嘴裏不知唸著甚麼的念念有辭，又一邊在庭院循著 8 字型不停的旋繞走動。

由於未曾見過這種情景，我與蘇居士是看得眼發直、腦發呆，正當二人看得入神時，那位拿著祖衣袈裟的「異人」，突然往我們住的側廂房衝過來。這種突發情境，讓我與蘇居士不禁嚇得顧不得整理被褥，盡快的找地方躲藏。當時，我認為「異人」的目標是蘇居士，蘇居士則認為「異人」的目標是我。在莫名的害怕中，我與蘇居士是如同鳥獸散一般，分別往廂房的兩側躲藏，蘇居士跑往另一房間，個人則躲到另一側的大灶房，兩人都擔心被「異人」找到。想來也真是好笑！

彼時，「異人」先衝往蘇居士所在的房間，個人在廂房另一側的大灶房聽到「異人」說：「不是你！」

接著，「異人」即改衝進大灶房內，站立在個人面前，雙手張舉著攤開的祖衣袈裟，用命令的語氣說：「穿上！」

當時，我真是愣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金線福田的祖衣是僧人袈裟，居家信士是不可穿著僧人袈裟，何況是祖衣？當然，個人是搖頭拒絕對方的要求。但是，內心有疑？個人與對方未曾見過面，為何會如此？

在個人拒絕穿上祖衣袈裟後，不料「異人」又緊接著說：「穿上！我知道你會穿。」

這句話更是讓個人覺得奇怪。為何？

因為穿搭僧人袈裟的方法，是與穿搭八戒、菩薩戒「縵衣」的方法一樣，一般人是不知道如何穿搭。然而，個人是前兩天剛受菩薩戒，也剛學會穿搭的方法。彼此未曾往來，對方是如何得知？

因為這些不解的疑惑，讓個人產生莫名的好奇。心想：既然你都能知道我懂得穿搭的方法，必定有其特別的意思與作法。何妨先照做，再看看究竟！隨即照其意思，接過對方手上的祖衣，依照穿搭菩薩戒「縵衣」的方法，予以穿搭在身上。

接著，「異人」又接著說：「你走前面，到正堂上誦經。」

如是，當天一大早，個人是莫名其妙的穿搭著金線福田相的祖衣袈裟，走在一位「清修異人」的前面，走進一處三合院的正廳堂，依照佛門日誦的程序，背誦著〈爐香讚〉……等佛門早課經咒。原本躲在另一處的蘇居士，一見「異人」不是找他，也就放心的與個人一起在正廳堂上誦經、念咒。

誦完早課，隨即快速的將穿搭在身的祖衣袈裟換下，折疊整齊的奉還「異人」。接下來數日，我們住在該處，就近觀察「異人」到底是甚麼路數？

經過數日的觀察，總結幾項重點：

一、此人確實是為「清修」的修行人。

例如：雖然「異人」的年紀已近七十，但是舉凡洗衣、縫補、砍材、燒水、煮食……等種種個人生活起居的需要，無不親力親為、不假手他人。此外，穿著簡樸，蔬食素服，空居獨修，真心幫助民眾，不取金錢，深受信眾的愛戴。

二、此人是替諸神辦事救世，不全是自己的境界。

例如：在該處的正廳堂上，沒有供奉任何的佛像或神像，也無有一貫道必供的「母燈」，只在供桌的中間牆壁上，貼上一大張紅紙。此外，此人會用不同的聲調、語法，對同一人、事表達出不同的意見及作法，並且明確的說這是「我」的看法，「我」是這一位或那一位神明。

三、此人確實表現出「超現實」的異能。

例如：我們到該處的第三天下午約五點多，有一位年紀約七十多歲的信眾要回家。「異人」對該老婦說：「天色晚了，不要孤身回家。妳的孫女會來接妳回去，現在正在家裏吃年糕，約半小時後會來。」當時，我聽了「異人」的說法，心裏是有懷疑，不相信真如其所說，並且也想著等一下就知道虛實。那知，當我個人這麼想後，「異人」隨即轉過臉來望我一眼，並且若有其意的笑了笑。

過了約二十多分鐘，即見一位年約二十多歲的女子騎著摩托車到堂來。進堂後，隨即對著那位老婦說：「阿嬤！我來接妳回家。」接著，話說完後，「異人」主動對老婦說：「妳問妳的孫女，剛剛她在家裏做甚麼事？」老婦聽後，依其言的問了孫女。

該名女子說：「阿嬤！剛剛我在家裏吃年糕。」話一說完，「異人」又看我一眼，嘴角笑了笑。

四、「異人」是有治病之異能。

例如：臺灣各地都有相當多的民眾前去求助，有問事，也有問病，種類繁多，但多只提供幫助，不在收取金錢。「異人」處理這些疑難，是用一鉢清水，看著清水面，解說著問者的疑難，一面說，一面如使用智慧型手機一般，用手不停的「虛滑過水面」。這彷彿水面有著許多的訊息，並且只有「異人」看得到，他人則無法得見。「異人」對於問病者，也是用「念過的水」予以幫助，聽聞許多前來尋求治病者的陳述，似乎是頗有成效。

二人在三地門的「異人」處住了數日，也觀察「異人」是何種修行者後，我們即準備返回臺北。

在離開該處的當天早上，「異人」慎重的把那件金線福田相的祖衣袈裟交給我，當時個人是予以拒絕。但是，「異人」堅持要個人接受，並且對個人說：「這是你的東西，是你要穿的衣服。」

最後，在「清修異人」的堅持下，1981年的年末，個人收下了那件金線福田相的祖衣袈裟。

蘇居士的健康如何？

1982 年的夏末，蘇居士在吃「金丹」排尿後約十一個月，又發生積水難消的現象。他的家人將他送進臺大醫院治療，臺大醫院採用俗稱「洗腎（腹膜透析）」的方法。蘇居士持續治療了半個多月，最後在「洗腎」的時候，突然發生休克而死亡。

蘇居士在「吃金丹」後，多活了約十一個半月，真的只多活約一年，時間一到即索命。

人生在世，豈可不慎！

11-7. 離奇的神應

前文提到，1981 年以後，個人即慢慢的淡出佛光山的義工活動。但是，個人依然與佛光山的幾位法友有所往來。

1984 年，在佛光山道場的法友當中，有一位往來較多的童姓法友，他是個性直率，待人熱誠、慷慨，心地寬厚的善人。個人與童姓法友的往來良好，並且是印象頗佳的好友。當時，童姓法友的工作是自營計程車的運輸服務，在那個時代算是收入還不錯的工作。

1987 年，童姓法友剛結婚，新婚妻子的父親是開設神壇濟世。他的妻子有位年約十三歲的弟弟，自小五前即有「陰陽眼」，每天入夜後即盡量不上街，理由是會見到一些遊離在街道上的他道眾生，令他深感怖畏。此事，讓家人不知如何是好，也難斷真偽！

有一天，童姓法友的妻子對個人談起此事，當時個人隨口說：「可以檢測真假，只要現前測試即可知道。」此事，讓童姓法友的妻子記在心裏。

某週日他們夫妻邀個人前往住家，童姓法友的小舅子也在現場。當天的目的，是要探知童姓法友的

小舅子是否真的具有「陰陽眼」？或者只是幻覺？

由於當時個人精勤修學「準提觀音法」，念咒、觀想、結印是每天的功課，所以個人用觀想方式作為測試對方的方法。個人讓童姓法友的小舅子坐在個人面前約兩公尺處，讓他看個人有甚麼情況發生。

首先，個人攝念靜坐且不思甚麼。約過幾分鐘後，問：「見到甚麼？」對方答：「甚麼也沒有見到。」個人不置對錯。

其次，個人攝念觀想遍身出現整片黃光。約過幾分鐘後，再問：「見到甚麼？」對方答：「見到你的身上出現大片的黃色光明。」個人依然是不置對錯。

其三，個人攝念觀想如準提菩薩般，週身現有眾多手臂且發出白色光明。約過幾分鐘後，再問：「見到甚麼？」對方答：「很奇怪！叔叔，為甚麼你的身上出現很多隻手，又有白色的光？」個人依然是不置對錯。

最後，個人問：「你到廟裏會見到甚麼？」對方答：「我會見到許多不同的眾生，也會看到信徒身上有各種不同顏色的氣或光。」個人再問：「你可以看到多高的地方有眾生往來？」對方答：「我只能看到 20~40 公尺高。」

個人對童姓夫婦說：「他真的有陰陽眼。」

另有一事，童姓法友婚後，為了有更好的收入，購買一台新車作為運輸服務用，購車款是採用「互助會」的模式，先向眾與會者借了新臺幣四十萬，再逐次的攤還本利。

購車之後不久，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童姓法友剛買的新車，在交車使用後約一星期，隨即遭竊遺失。新車遭竊遺失，不僅失去服務賺錢的工具，還要承擔四十萬元的債務，每個月更要攤還本利。一時之間，新婚的喜悅，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起的是債務負擔的愁苦。

臺灣有相當比例的民眾，是依照傳統風俗習慣，信仰民間的各路神祇，有許多人更是自設神壇的服務信眾，當然絕大多數是有收取費用的行為。童姓法友的岳父，恰好是開設神壇的人士。因此，童姓法友新車遭竊後，在第一時間當然是報警處理，接著是前往岳父開設的神壇尋求幫助，目的是找回新車。

童姓法友的事，對其岳父而言，是女兒、女婿的事，也是自家的事了。此時，尋回失車是使命必達的任務，更是不容拖延時間的工作。因此，這位開設神壇的岳父，不敢耽誤尋車的大事，坦誠的向童姓法友表白：自己無有尋回失車的把握。接著，童姓法友的岳父另推薦一處法力高強，又真正無私救世的神壇。

他推荐的神壇，不是對外開放的神壇，是臺中縣某處民眾的居家住宅，每星期只有一晚是對外進行利世服務，平常是經營自家事業的正常家庭。此外，利世服務是不收取任何的費用，也不收受、不買賣

香、燭、炮火、紙錢。簡單的說，該處只有神明降壇的解民疑難、困厄，其餘一概不收。

童姓法友受其岳父的指引，遂依據該處的開放服務時間，前往問神及乞求幫助。

該處「神明」的幫助，是用小張黃裱紙書寫了七張符咒，並告訴童姓法友：「每天下午六點左右，在自家門口焚化一張符咒，七張符咒燒完後，汽車即可尋回。」

特別的是，該處「神明」交待與指示的時候，不僅說得斬釘截鐵，具有充份的把握，並且交付七張符咒時，確實是不收任何金錢。

童姓法友拿過七張符咒，半信半疑的回到臺北，每天依照「神明」的交待，傍晚時分在自家門口焚化一張符咒。七日後，七張符咒已都燒完，當天晚上依然無有新車的著落，夫妻兩人忐忑不安的過了一夜。

七張符咒化完的隔日清晨約五點多，童姓法友收到管區警察局的電話，告知尋得失車。來電話的警察問：「你是不是童○○？是否有申報新車失竊？」童姓法友一聽，隨即回答：「我是童○○！確實有申報新車失竊，尋求幫忙找回失車。」對方又問：「失竊的車子是甚麼車號？」童姓法友即向對方報上失車的車牌號碼。對方核實車號之後，即向童姓法友說：「你的失車已經找到！早上到警察局辦理手續，將車領回。」

當天早上，童姓法友迫不急待的前往警察局領回失車。非常幸運的，一般是在 1~3 天之內，遭竊的汽車即已被竊車集團予以拆成眾多的零件，並且很快的會被分批賣掉，找回的機率極為低。但是，童姓法友的失車，居然是毫髮無損的尋回，確實是相當少見的現象。新車已失而復得，童姓法友的心情是相當的愉快，終於度過不知如何過日子的危機！

因此，童姓法友將這次尋車的經歷，是一五一十

的講述給諸多法友得知。當然可見的事，是法友們都為童姓法友稱幸，也個個稱奇不已！

個人聽聞此事後，是相當的好奇，遂對童姓法友說：「我很想一探虛實，你可以帶領我去參訪嗎？」當時童姓法友回答：「過幾天我要前去拜神謝恩，屆時我帶你去參訪。」數日後的某日下午，童姓法友邀個人一同前往該處，兩人抵達時已經是晚間七點左右。

該處神壇是三合院的民宅，院落寬廣、樸素，廳堂寬大明亮，正廳的擺設如同前述的三地門神壇，也是正廳中間放一張供桌及八仙桌，桌上無有任何神祇的塑像，只有長明燈及香爐，正中的牆上貼著一大張紅紙。庭院安放著一座香爐，進入正廳大門後，右側方是問事者的登記處，左側放著許多張長板凳，這是讓問事者等候的地方。彼時，已有相當多的民眾在內，登記問事與等候者不少。

登記問事的作法，是將問事者的姓名、年紀及住

址，還有要請求解疑或幫助的事，寫在一張黃裱紙上，再將登載資料的黃裱紙焚化在庭院的香爐，這就算是完成登記手續了。接著，問事者可到等候區靜待「神明」處理。

入了正廳，個人將各處觀察一番後，即在等候區找張椅子坐下，等著觀看「神明」降壇濟世。此時，童姓法友先去禮神謝恩，拜謝幫助尋回失車。不久，童姓法友前來問我：「師兄！你有事情要請教嗎？」個人隨即答：「沒有！我沒有事要請教，只是前來看是怎麼一回事！」

等候約三十分鐘後，見一穿著整齊的中年男子進入大廳，上香後即手扶供桌前的八仙桌，背向正廳大門、面向牆上紅紙的正中閉目站立，登記處與等候處是分別位在其後方的大門兩側。

未久，該名中年男子用低沉的聲調，威嚴的語氣及口吻，自行念出等候問事者的姓名。此時，只見問事者走近八仙桌，並站立在中年男子的左前方，

聆聽「神明」的指示、幫助。

個人見過許多這種「神明」辦事的情境，但此處是明顯的不同一般。

一、該名中年男子是自行念出諸問事者的姓名，不需任何助手的提示。特別是登載問事者資料的黃裱紙，大多數是問事者自行書寫，也是自行焚化於院庭的香爐，即使是服務人員幫忙書寫的黃裱紙，也已焚化在香爐內，根本無法知會主事的中年男子。他是如何得知問事者的一一資料？

二、中年男子在處理諸方問事者的事情時，不做任何的探問，也不需提示，是自行說出問事者的資料及問題，相當的直接、果斷、清楚、明白。既不拖泥帶水，說話的語氣及口吻也相當威嚴。

譬如：當天晚上，有一名母親帶著年約二十餘歲的兒子前去問事，問的應當是前途。當時，個人見到主事的中年男子念出年輕人的名字，那名年輕人

隨即往前站立在八仙桌旁。接著，中年男子用威嚴的語調說：「問前途！你有甚麼前途可說。年輕人不學好，亂交女孩子，你讓多少女孩子受苦，打胎、流產了三個小孩。不知長進！」

當場是毫不客氣的嚴訓了年輕人一頓，奇怪的是他怎會知道這位年輕人的秘密事？因為年輕人的母親聽了那番對兒子的訓斥，也是嚇了一跳，並且按捺不住的自行走近桌旁，問：「我的後生（兒子）做了這些事嗎？他還做了甚麼？應該怎麼辦？」

中年男子又不留情的訓斥：「你的兒子做了這些不當的事，你也不管教，放任他墮落。你是怎麼做母親？……」該名母親回說：「他的事不讓我管，讓女孩子墮胎、流產的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前途應該怎麼辦？」

中年男子，或說是「神明」則不客氣的講：「前途渺茫！心態不正，不務正業，好吃懶做，要有甚麼前途？」

過程之間，只見那名年輕人受到「神明」點破密事後，神情慌張、表情嚴肅，無話可說的一語不發。

三、「神明」指點是直接了當，前來問事者眾多，受教者也多是信受誠服，並且事後確實無有收受錢財的情況。

個人在現場觀察約一個小時後，即對童姓法友說：「可以確定，這真是『神明』臨壇濟世，不用懷疑！我們可以回臺北了。」

正當個人準備與童姓法友離開現場時，驀然聽到主事的中年男子念出個人的姓名。當時，個人詫異不解的望著童姓法友說：「怎麼會念到我？」

童姓法友回答：「我瞞著你，幫你問了前途，黃裱紙是我親自書寫及焚化。」

因為個人是信佛的居家菩薩戒子，只問佛而不問神明！如何回應？

突然之間，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總不能一走了之！最後，個人選擇走近前方的八仙桌旁。

當個人走近八仙桌旁時，代表「神明」臨壇的中年男子望向我，當場表情略顯詫異的說：「喔！是你啊！」

接著，對方用不同於之前低沉、威嚴的語調，轉用相當溫和、客氣的語氣說：「你來這個世間是有任務，你不要忘記喔！」

當個人聽到對方說的話後，一時也不知如何回應，只得說：「好！」

約過了一會兒，對方又說：「很多的眾生要等著你度，你不要忘了！」

我又答：「好！」

接著，對方又說：「有很多眾生要你度，你不要忘記！」

我又答：「好！」

最後，默默的過了一會兒，對方又說：「這一生有很多眾生等著要你度，千萬不要忘記！」

我又答：「好！」

接著，個人隨即合掌退下。以上，是童姓法友代問前途的解疑對答。雖然此事已經過了將近三十年，但是記憶猶新，如同昨日發生的事。

說心裏的話，當時個人對「神明」的話是根本不信。

理由是：1. 既然真是「神明」臨壇濟世，肯定知道個人是名虔誠的佛法修行者，不是一般的信徒；2. 「神明」也肯定知道，發願度化眾生是個人的堅定

心願。

因此，個人覺得「神明」說的事情，對精勤修學佛法的人來說，都只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甚麼特別的「高明」可言。當然，說的事也都會準了！所以，個人認為「神明」只是應付個人，沒甚麼特別的點明及指示，自然也沒信。

但是，因為該處神壇的「神明」，臨壇濟世應是真實不虛，所以印象極為深刻難忘！

如今，回想當年的「神明」提醒，似乎是事事皆真。

11-8. 厭倦的遠離

因為個人看多了佛門的人事糾結，面對教內的虛榮場面及夢幻莊嚴，實在是疲厭難言。尤其是對種種聞之玄渺、莊嚴、華麗的言辭，實際是空洞無用的宣教語言，特別的感到厭倦。長年處在「似已解脫、證菩提」，實際如同陷在迷陣而東闖西衝的一

群善心人士當中，也特別感到無奈、抑鬱。

當時，個人的內心有一心願：出家則當做弘範人天的高僧，在俗則做護持佛教的大護法。既然佛教總是無謂的糾結不斷，出家為僧即暫不想了，專心做個好俗家弟子。

因此，1986~1989 年間，個人不再參與任何的佛門活動，也不接觸任何的出家僧人，同時盡量不與佛門的學人、信眾有所往來。內心只想把 佛陀供在心裏，終生作 佛陀的弟子，遠離佛教圈的一切牽絆，單純、獨自的修習佛法，守戒、行善、修證菩提。

當時，唯一與佛門有關連的事，是每個月的5~10號之間，必定會到寺院捐獻 2000 元。特別的是，入寺先禮佛三拜，再到寺務處捐錢拿收據，再回佛殿禮佛三拜，隨即離寺。在其間避免與僧人、信眾有言語往來，盡速處理捐助事宜後，隨即離開。

遠離佛門約有四年，直到 1989 年末，有人知道

個人學習佛法有年，前來邀請前去佛寺宣法，個人在顧及老法師的情面下，勉為其難的接下宣法三個月的約定。

因為如此轉折，而有 1990 年春節的宣法與疑惑，始料不及的自此而後，徹底的歸向緣起之路（這在《正法之光》第 47 期 p.14~p.21 已有登載）。

心想遠離佛教，卻又拉回佛教。當年「清修異人」與「神明」的預示、提醒，現今看來似乎是事實，而四十多年前廣欽老和尚對個人說的話，似乎也是一步步的呈現。



善用「當前的有」

多數佛教徒將生命的順逆、禍福、吉凶，依靠佛菩薩的庇佑，期待外在的幫助來解決人生的困境；並認為誦經、拜拜、布施可以保佑我們人生過得更好，這乃是「信仰的人生」。

佛法所謂的正覺，即是發現人生的真相。佛法不是託付於外在力量的幫助，而是看清楚人生的困境與問題，再運用智慧，以正確的方法解決人生的種種問題，使生活更好、困難更少。真正的佛弟子是在生命中實踐佛法。

多數人不是被環境困住，而是被自己的理想心態困住。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需求，把眼前的困境變成一個機會。認真的人必有機會，認真在現在才有幸福。

懂得改變理想與期待，盡力在當前，認真在眼前，做現在做的到的事，不一定做理想的事。學佛人應當認真思考：「現在」可以做什麼？而不是「想」要做什麼。善用現在的因緣，過著「正覺的人生」。

等待奇蹟是不可取的生活態度，因為等待奇蹟的心態，肯定會讓我們失去更多。只有不依賴、不抱著僥倖的態度，才會認真、務實、實際的努力耕耘。

因此，不要抱怨「想要的沒有」，要善用「當前的有」。善用「有」，莫論「無」！

「有！是實情；無！是心情。」若是認真於現前的因緣，內心必有光明。

附 錄

護佛舍利，建佛塔寺

安奉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 永住臺灣！

長久以來，歷代虔誠的佛弟子，即使必須縱越高山險阻、橫貫滾滾大漠，也不能阻擋想要供奉 佛陀舍利的盼望，歷史上輾轉迎請來到中土的佛骨，確實撫慰了佛弟子的虔敬之情。然而，遺憾的是如此得來不易的珍寶，總是少了份嚴謹史料的可靠度。

佛陀初滅 八國分奉佛舍利

公元前 387 年，釋迦佛陀入滅於拘尸那羅，火化後的佛陀舍利（梵 śarīra，巴 sarīra，指色身火化後的遺骨），由香姓婆羅門平分予八國建塔供養，並另立瓶塔、炭塔，共立有十塔。

釋迦遺族在迦毘羅衛城 建塔供奉佛舍利

佛陀初滅，八國分奉佛舍利時，因為 釋迦佛陀與釋迦族的血緣關係，當時已經很沒落的釋迦族還是分到主要的一份佛舍利。

釋迦遺族為供奉 佛陀舍利，在迦毘羅衛城建了一處佛塔。由於當時釋迦族已沒落，迦毘羅衛城建的佛舍利塔規模可能不大，也較簡單。

阿育王分佛舍利 廣建佛塔

佛滅後約 126~130 年（261~257 B.C.E.），阿育王登位第 11~15 年取出釋迦族供奉的佛舍利，隨後再將其中部份的佛舍利，在釋迦族佛舍利塔的原址建大塔供奉。

在往後長約 2150 年的歲月裏，佛舍利塔經歷婆羅門教、印度教、回教的破壞，以及自然環境的風化、湮沒，逐漸為世人遺忘。

舍利罐

十九世紀末葉，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漢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因發現鹿野苑、那爛陀寺、桑奇大塔等重要佛教遺址而聞名於世。）和威廉·克拉斯頓·佩沛（William Claxton Peppe）聯手尋找釋迦族建立的佛舍利塔。兩人得到錫蘭舍利·須菩提（Sri Subhuti）長老給予的史獻資料幫助，針對北印比哈省比普羅瓦佛塔（Piprahwa stupa）進行考古挖掘。

1893年，亞歷山大·康寧漢（1814~1893）逝世，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繼續進行比普羅瓦佛塔的挖掘工作。

1898年，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發現封藏在比普羅瓦佛塔內部的石棺、舍利罐，以及多達 1600 件的珠寶飾物。

佛塔裡的佛塔

1971年，印度政府批准了針對比普羅瓦佛塔的第二次勘探考古工作。考古團隊在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發現之裝舍利罐的石棺地下層，另外發現了兩處石室、皂石製的石棺、石罐，以及破碎的紅土陶盆。隨後，考古團隊證明新發現的石室、石棺、石罐、陶盆，皆出自比上層阿育王佛塔更為古老的佛陀時代。

1971年第二次考古，比普羅瓦佛塔內，在供奉釋迦佛陀舍利之石棺的地下層，另外發現建於佛陀時代的佛塔遺跡。



石棺位置的地下層發現建於佛陀時代之遺跡（位置示意圖）。

2013 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針對比普羅瓦佛塔前後兩次考古研究，再次的加以探究，證明比普羅瓦佛塔內的舍利，確實是出自釋迦族建立的舍利塔，是阿育王在佛塔的原址上，再加以重建新塔，並供奉、安置 佛陀的舍利。



舍利罐的銘文，用阿育王時代的婆羅米文寫著

Sukitibhatinam sabbhaginikanam saputadalanam iyam
salilanidhane budhasa bhagavate 〈saki〉yanam

(音譯) Nidhani Su Kit tim had tin amp Sab ah kin i can nam
sapupujhuj yenan. Ya salsana nidasi buddasa.

舍利罐銘文的意思，是述說著

釋迦族聖人 佛陀 世尊之舍利的安放處

供奉者是有美譽的釋迦族兄弟，攜其姊妹、兒子和妻子



舍利重歸佛教

在比普羅瓦佛塔發現的佛舍利，初期因為受到諮詢的德國考古學家安東·費洛博士（Dr. Anton Fuehrer）的拖累，曾經一度受到考古界的質疑。當時有位泰國王子Prisdang在錫蘭的舍利·須菩提（Sri Subhuti）長老座下出家，其敦請舍利·須菩提長老向威廉·克拉斯頓·佩沛建議，可以將這批受質疑的佛舍利送給泰王拉瑪五世，這樣可以減輕各界的質疑，增加公信力。

因此，當時治印的英國政府即將這批佛舍利送予泰王拉瑪五世，目前這批佛舍利安奉在曼谷金登寺（The Golden Mount Temple）。

此外，發現舍利的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為了感謝錫蘭舍利·須菩提（Sri Subhuti）長老的幫助，親致書信於泰王，一方面表明舍利·須菩提長老的貢獻；二方面請求泰王將比普羅瓦佛塔出土之釋迦佛舍利其中的21粒交予舍利·須菩提長老。目前該信保留在斯里蘭卡國家檔案庫。



華人佛教徒迎奉佛舍利

隨佛禪師（Ven. Bhikkhu Vūpasama Thero）是華人，出家於分別說系銅鑼部緬甸僧團，一心致力於還原「第一次經律結集」集成之《七事修多羅》，確立「依止《七事修多羅》，傳承佛世至今之聲聞僧團律戒」的原始佛教中道僧團。

基於發展佛法、僧團與利益世間的共同信念，原始佛教中道僧團與斯里蘭卡（錫蘭）、泰國、緬甸的許多南傳僧團發展為合作團隊。

2017年原始佛教會迎奉古印度迦毘羅衛國釋迦族守護、阿育王建立之比普羅瓦佛塔出土的 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進入臺灣（華人世界）。

原始佛教會率先在臺灣建塔安奉，後至其他原始佛教流傳的華人地區建 佛陀真身舍利塔供奉。

供奉

釋迦佛陀 真身舍利塔

凡捐獻新臺幣一千元以上的護持者，
原始佛教會致贈具紀念意義的紀念品，
護塔者姓名將永刻於功德紀念碑上，
令後世永誌護持者護佛、護法之功德。



盛有佛陀舍利的舍利罐
等待舍利塔落成後正式安放

特別
護持

功德主



英文版



中文版

掃碼觀看

NTD 500,000*

美國國家地理頻道「佛陀遺骨」

臺灣地區
銀行電匯捐款

*電匯前後請來電通知

銀行帳戶 華南銀行(008)北投分行
戶名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銀行電匯帳號 178-10-002647-3



護持專線：02-2892-2505 (財務組)



「非營利扶助孤童組織 ——關懷兒童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創立緣起：

「非營利扶助孤童組織——關懷兒童 Compassion for Children」項目於 2010 年由美國原始佛教會信眾聯合發起創立，並用「一元濟貧」援助緬甸孤童餐食的方式，擴大讓更多民眾一同參與這份善緣。該組織旨在扶助緬甸貧困孤童，通過幫助改善幼童的生活、學習條件，以幫助緬甸社會在未來能夠更好的發展。

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出家自緬甸，不忘緬甸這片土地的恩情。禪師認為：修行正法的核心在「正念」，當年紐約街頭「一人一元」的募捐，無數人的善念被啟發，參與到緬甸孤童救助。佛法的教育工作有時候看起來並不明顯，但是修行人對所作的正確的事要「與有榮焉」，走入人群，自利利他，這樣的慈心與善舉，需要薪火代代相傳，一直做下去。

自 1994 年起，隨佛禪師開始緬甸濟孤的工作，2010 年創立該組織，迄今二十年間，已成功募集扶貧款項近五十萬美金，先後扶助孤童達近萬人次。

項目背景：

緬甸是佛教國家，89% 人口是佛教徒。由於國家長年封閉，人民貧窮，尤其鄉村兒童多處於缺乏教育和饑餓狀態，需要社會大眾善心救助。「非營利扶助孤童組織——關懷兒童 Compassion for Children」項



2010 年，原始佛教會法工在美國街頭募捐



2017 年，原始佛教會為緬甸一家孤兒院慈善捐助

目援助的對象多由出家人主導行政管理和運作的寺院，法師收留一般或內戰失去雙親流離失所的孤童，他們被安排出家成為沙彌（或八戒女）。這些寺院由民間資助建立，善心義工出力照顧，兼及照護社區、農村及邊窮戰亂地區的貧童、孤童得以受學讀書。

關懷帳戶：Compassion for Children（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電話：1-718-666-9540 或 1-718-445-2562 .

附錄

中道僧團簡介

中道僧團（Sambodhi Saṅgha）是以南傳《相應部》與北傳《雜阿含》傳誦的『七事修多羅』為修證依止的僧團，『七事修多羅』是初始經典結集所集成的原始法藏。

中道僧團修持，重視因緣法的正見與身心的覺觀，落實離貪的解脫。中道僧團與尼僧團以常年禪觀的方式修行，奉守終生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也沒有代為收受、管理金錢與供養的「淨人」。

中道僧團常年在臺灣及世界各地，宣揚 佛陀原說教法，傳授中道禪法：修七覺分，次第成就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讓佛法能夠實證與實用於現實人生，利益世人解決現實問題，開展光明燦爛的人生。

原始佛教會簡介

中道僧團（Sambodhi Sangha）奉守「第一次結集」的經法傳誦，以部派分裂以前的聖弟子僧團為根本依止，承續阿難系與優波離系的古老經法傳承，遵守南傳僧律傳承，復歸「依經依律」的僧團正統。

中道僧團為了宣揚、傳續 佛陀的真實教法，依因緣法、四聖諦之「原始佛法」，實現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的「人間佛教」（一乘菩提道），在臺灣、美國、澳洲、馬來西亞成立傳續原始佛法的「原始佛教會」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致力引攝世人回歸 佛陀之道。

原始佛教會以回歸 釋迦佛陀教導之原貌，確立奉守「原始佛法與律戒」之僧團，體現「依經依律、尊僧和俗、性別平權、政教分離」之原始佛教教團為宗旨。

聯絡各地共修處

中華 臺灣教區 (Taiwan)

中華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O.B.S.T.)

網址：www.arahant.org Tel：886-2-2892-2505

E-mail：original.buddhism@gmail.com

臺北 內覺禪林

Sambodhi Monastery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

E-mail：arahant.tws@gmail.com

Tel：886-2-2892-1038 (代表號)

Fax：886-2-2896-2303

臺北 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 – Taipei

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58 號 2 樓

Tel：886-2-2515-2505

臺中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 Taichung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Tel：886-4-2320-2288

高雄 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Kaohsiung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261 號 2 樓

Tel : 886-7-5867-198

美國教區 (U.S.A.)

美國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America (O.B.S.A.)

網址 : www.arahant.org

E-mail: arahant.usa@gmail.com

紐約 中道禪院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O.B.S.)

30-20 Parsons Blvd, Flushing, NY 11354

Tel : 1-718-321-3380

馬來西亞教區 (Malaysia)

馬來西亞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Malaysia (O.B.S.M.)

網址：www.arahant.org

E-mail：arahant.mas@gmail.com

吉隆坡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6-03-79318122

檳城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 Penang

77 , 2nd & 3rd floor,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012 470 8542

威省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6-04-5489837

怡保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 6-05-2410216

馬六甲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Malacca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3,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Tel : 6-06-2818391

新山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Johor Bahru

No. 22 Jalan Nusa Perintis 10/3, Taman Nusa Perintis
2, 81550 Gelang Patah, Johor, Malaysia

提供法寶流通據點

如果您願意提供場所或訊息（素食館、店面、公共空間）陳列原始佛教會出版的各類書籍、CD、正法之光月刊，請與我們各地聯絡處聯繫，謝謝您的熱忱！

聯絡電話：

- ◆ 中華原始佛教會：(02) 2892-2505
- ◆ 臺北內覺禪林：(02) 2892-1038
- ◆ 臺北中道禪院：(02) 2515-2505
- ◆ 臺中中道禪林：(04) 2320-2288
- ◆ 高雄中道禪院：(07) 586-7198
- ◆ 吉隆坡中道禪林：(03) 7931-8122

原始佛教會網路資訊

親愛的朋友

歡迎您了解原始佛教中道僧團，以及參與原始佛教會課程活動，讓您得到更多終生學習的機會，相信能幫助您解決生命中的問題，與現實的困境，陪您一同迎向光明，光彩燦爛！

中華原始佛教會網址 www.arahant.org

中華原始佛教會學習資訊網 member.arahant.org

中華原始佛教會 Line: @boo4741u

中華原始佛教會臉書

www.facebook.com/Saddhammadipa

請訂閱 正法之光雜誌

<http://www.arahant.org/zheng-fa-zhi-guang>

中華四聖諦佛教會網址

www.saddhammadipa.org

中華四聖諦佛教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FourNobleTruthsBuddhism>



原始佛教會



正法之光



中華原始佛教會
臉書



中華原始佛教會
Line

參與護法方式

本書若對您有所幫助，敬邀您一同助印流通，及推動各項弘化工作，廣結法緣。



台灣Pay

臺灣銀行

中華原始佛教會



金融卡/帳戶適用

臺灣教區護持帳戶

國內匯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劃撥 / 銀行	帳號	護持項目 (請註明在劃撥 / 匯款單)
郵局劃撥	50159965	弘法、助印法寶、道場建置
臺灣銀行 - 天母分行	142-001-006834	弘法、助印法寶、道場建置
華南銀行 - 北投分行	178-10-002647-3	護佛舍利，建佛塔寺

※ 郵局劃撥，請填寫護持者姓名、連絡電話、地址，通訊欄請寫上各項護持項目及各項護持金額、其他要通知的內容。

※ 銀行匯款，請將執據聯或網路、手機匯款成功後的截圖，

傳送到原佛會 line 官網：@boo4741u，並提供姓名、連絡電話及地址。

中國大陸、海外匯入：

戶名：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地址：No. 139-3, Dengshan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007, Taiwan(R.O.C)

電話：886-2-2892-2505

Bank of Name	SWIFT Code	Account
Bank of Taiwan-Tienmou Branch	BKTWTWTP142	142-001-006834
ADD: No. 18, Sec. 2, Zhongshan 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038, Taiwan(R.O.C) TEL: 886-2-2875-5222		
Hua Nan Commercial Bank-Beitou Branch	HNBKWTWTP178	178-10-002647-3
ADD: No. 13, Sec. 2, Beitou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028, Taiwan(R.O.C) TEL: 886-2-2893-4166		

馬來西亞教區護持帳戶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Malaysia

戶名：Sambodhi World Berhad

銀行 / 帳號：HSBC Bank/202-124475-101

美國教區護持帳戶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America)

戶名：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America

銀行	帳號	護持項目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弘法、助印法寶、道場建置
	9946841178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 * 重現佛、法、僧、戒的光輝，推展原始佛教的目的，是藉由 釋迦佛陀真實教法的重現，使佛教恢復自利、利世的大用，間接的助華人社會的進步、昌盛，可以與西方社會同領先鋒，並得以維護自身的優良傳統文化及社會價值。
- * 中道僧團，終身不受取、積蓄、使用錢財，也無有代管供養的淨人。欲供養中道僧團者，請以「實物」方式護持，請勿用劃撥款項或銀行匯款等方式供養。
- * 原始佛教會立會宗旨：以回歸 釋迦佛陀教導之原始教法，確立奉守「原始佛法與律戒」之僧團，體現「尊僧和俗、性別平權、政教分離」之原始佛教教團。
- * 歡迎十方善信們，發心長期護持，以利法教弘開，利澤蒼生！

長期護持方式：

A：ACH 銀行轉帳授權

B：信用卡授權書

以上授權書，請到原佛會網站 <https://www.arahant.org/hu-chi-taiwan>
下載或來電 (02)2892-2505 財務組索取～

隨佛行道 . 第四輯 / 隨佛禪師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原始佛教會出版
中道禪林發行 · 2021.5 冊 : 21×14 公分
ISBN 978-986-96347-6-2 (第四輯 : 平裝)
1. 佛教 2. 文集

220.7

110005749

隨佛行道 第四輯

著 作 者 : 隨佛禪師 Bhikkhu Vūpasama

初 版 : 2021 年 5 月

出 版 者 : 中華原始佛教會

發 行 : 原始佛教 內覺禪林 / 原始佛教會各地中道禪林流通

連絡地址 : 臺灣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

電 話 : 886-2-2892-2505 傳真 : 886-2-2896-2303

網 址 : www.arahant.org

E - m a i l : arahant.tws@gmail.com

大馬流通 : 吉隆坡中道禪林 Tel : 6-03-79318122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法律顧問 : 陳銘釗律師

印 製 : 臺灣 力群印刷 886-2-2599-6288

馬來西亞 東方印務有限公司 6-04-552-2833

《非賣品》佛法之珍貴勝於一切 無法以買賣取得

佛陀正覺後 2453 年 / 公元 2021 年 5 月初版一刷 2000 冊
